

# 連江縣政府 110 年度社區營造補助計畫

## 成果報告書



申請計畫：「大廟小學堂」第二年

馬港社區田野調查人才培育計畫

申請單位：連江縣南竿鄉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1 1 月 3 0 日

# 目錄

一、 110 年度計畫目標.....	1
二、 全案執行情形說明.....	2
(一) 工作計畫甘特圖：.....	2
(二) 工作項目執行簡表：.....	2
(三) 工作項目執行紀錄：.....	4
1. 110/08/22 計畫執行線上會議.....	4
2. 110/09/15 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訓工作坊.....	5
3. 110/09/16 馬祖澳董金貴先生訪談 ( 開放式訪談 ) .....	10
4. 110/09/23 葫蘆坑朱寶金女士訪談.....	38
5. 110/09/24 后澳陳玉嬌女士訪談.....	56
6. 110/10/06 馬祖自然村走讀活動及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	79
7. 110/10/17 樓仔頂聚落場勘及環境整理.....	98
8. 110/10/24 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	100
9. 110/10/26 樓仔頂聚落踏查活動.....	106
10. 110/11/15 馬祖澳居民陳依明先生訪談.....	112
三、 檢討及建議.....	162
附件一：故事書寫.....	164
附件二：馬祖村大紀事對照表.....	167



# 一、 110 年度計畫目標

1. 透過深度訪談，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方式取得資料，將個別長者的個人生命史和村莊發展史，共同連綴起大時代裡的小歷史，還原出他們在大歷史中應有的地位，同時充實我們的馬祖文化記憶庫。
2. 尤其針對戰地政務時期，馬祖村作為軍港的特殊發展歷程為主要訪談主題，並以村莊內部空間小區塊為系統聯繫，勾勒出馬祖村的歷史和文化。
3. 以影音影像文字記錄馬港社區的歷史和文化，保存馬港社區的歷史和文化。
4. 109 年的計畫已部份還原馬祖村是由五個自然聚落(馬祖澳、葫蘆坑、科蹄澳、后澳、樓仔頂)集合而成成的村莊，110 年計畫藉由帶領年輕人串走五個聚落，重拾人們對過往歷史的記憶。
5. 透過口述歷史訪談工作坊及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號招不同領域的學員，實際參與訪談工作坊，讓青年訪問長者，促進世代交流，同時逐漸凝聚地方認同。

## 二、 全案執行情形說明

### (一) 工作計畫甘特圖：

月份 工作項目	110/08	110/09	110/10	110/11
研擬訪談題綱				
擇定訪談對象				
串走馬祖村行動				
訪談、記錄				
逐字文稿				
影音剪輯				
期末報告及修改				
結案報告				

### (二) 工作項目執行簡表：

編號	工作項目	概況
01	110/08/22 討論計畫 執行進度。	顧問：游桂香老師，耆老：李銀倮，工作人員：董逸馨，討論今年訪談對象及活動時間。
02	110/09/15 口述歷史 訪談技巧培訓工作坊	講師：游桂香，工作人員：董逸馨，學員：15人，已如期完成。
03	110/09/16 訪談馬祖 澳居民董金貴，	主訪人游桂香，工作人員：董逸馨，學員6人，已如期完成。

04	110/09/23 訪談馬祖澳居民朱寶金。	主訪人：游桂香，助訪工作人員：邱筠、董逸馨。
05	110/09/24 訪談后澳居民陳玉嬌。	主訪人：游桂香，助訪工作人員：董逸馨。 已如期完成。
06	110/10/06 走讀馬祖澳、后澳、科蹄澳，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	領路人：陳玉嬌、李銀倂。工作人員：董逸馨、邱筠、李振元。學員：23人，已如期完成。
07	110/10/17 樓仔頂聚落場勘及環境整理。	耆老：張金水、李銀倂、董金貴，工作人員：董逸馨，李振元、李祥義。已如期完成。
08	110/10/24 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	講師：劉亦，工作人員：董逸馨，學員：15人，已如期完成；
09	110/10/26 走讀樓仔頂、葫蘆坑	領路人：張金水。工作人員：董逸馨、李振元。學員：7人，已如期完成。
10	110/11/15 訪談馬祖澳居民陳依明先生。	主訪人游桂香，助訪工作人員：董逸馨。 已如期完成。
11	110/11.12 逐字稿紀錄及影音資料剪輯，結案報告書。	逐字稿轉譯：游桂香、邱筠、董逸馨。影片剪輯：游桂香。結案報告書彙整：董逸馨。 已如期完成。

### (三) 工作項目執行紀錄：

#### 1. 110/08/22 計畫執行線上會議

延續 109 年『大廟小學堂』田野調查人才培育計畫，今年馬港社區發展協會持續邀請游桂香老師指導第二年計畫。由於第一年計畫側重馬港耆老訪談，在訪談的過程中了解到要攥寫馬祖村的故事，必須要逐步梳理其轄下馬祖澳、科蹄澳、后澳、樓仔頂、葫蘆坑等自然村的故事。

今年持續以訪談目前在馬祖南竿，且曾經在這四個自然村生活過的原居民，包括馬祖澳董金貴先生、馬祖澳陳依明先生、后澳陳玉嬌女士、葫蘆坑朱寶金女士，持續進行訪談及田野資料搜集。走讀活動則是邀請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李銀倮先生、后澳居民陳玉嬌女士帶領學員走訪后澳、馬祖澳、科蹄澳，邀請張金水先生帶領走讀樓仔頂聚落，並在走訪的過程中解說村落的故事。

但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將所有計畫執行期程延期，一直到八月底疫情趨緩，符合中央政府政府的防疫政策，有效執行今年計畫，在 8/22 與游桂香老師、社區幹部志工、地方青年線上討論後，為了能夠招募更多地方青年加入地方田野調查、故事書寫的文化工作中，規劃於邀請游桂香老師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訓課程，以及請目前就讀於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同時為馬祖文學獎首獎得主的地方青年—劉亦，帶來馬祖故事書寫經驗分享講座，為未來馬祖村故事書寫起奠基的作用。

## 2. 110/09/15 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訓工作坊

2021/09/12

# 「大廟小學堂」 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

講師：游桂香老師

09/12(日)

10:00~15:00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馬祖境天后宮地下室)

活動文宣：

馬祖村是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的村莊，但也隨著時代的進步，改換了它的面貌、老成凋零許多往事記憶已隨風而去，年輕一輩已不知道過去的馬祖村的歷史文化背景但我們必須認識自己的文化和村莊的發展歷史，不容歷史成灰同時,本計畫的目的即在於挖掘長者們腦海深處的記憶，因為那是馬祖文化的寶藏進行社區人文挖寶的工作，是不容遲延的事。

在老人凋零之前，把握時間，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感念他們曾經的貢獻。在訪談的同時若能徵集到古地契、老照片或實地指認地景，透過聲音、影像記錄，這不僅僅是滿足我們的懷舊情感，而是文化記憶的保存。

本次活動計畫分為訪談技巧培力、深度訪談長者了解地方故事、

期望招集對地方文史工作有興趣

想要透過工作坊實際參與學習

或是知道家族許多故事想要分享的朋友

也透過這樣的方式，傳遞馬祖故事記憶，  
促進世代交流，凝聚地方認同。

### 「大廟小學堂」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

講師：游桂香老師

課程內容：

訪談前奏曲—訪談理論和學科知識

訪談起步走—訪談提綱、設計策略及運用

訪談技巧篇—方言、話題、禁忌、傾聽、澄清

訪談豐收時—整合、歸納，文本形成



課程側記：

此活動有十五位學員，分別來自公務單位、文化工作者、導遊、地方青年、社區長者、協會幹部等各行各業，先由游桂香老師簡報口述歷史為何重要，其強調個人的感受及故事，再從個人的生命史、生命故事，不加入價值判斷，來了解大歷史的輪廓與面向。

訪問分為質性及量化研究，量化則是以數據收集分析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其中特別是質性研究是直接的參與，所以在田野的環境裡面，情境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其過程要比量化研究更謹慎。

依據訪談問題的嚴謹度可以分為：

1. 結構式訪談：設定問題及訪問主軸。
2. 無結構式訪談：又稱為開放式訪談。
3. 半結構式訪談：又稱為引導式訪談，可以預先設定一個大題目，大的訪談架構，之於這個主要的課題，進行開放式的訪談。
4. 其他：以人員接觸的情況來分，可以分為「面對面訪談」、「電話訪談」、「網路訪談」、「多次訪談」、「一次訪談」、「個別訪談」、「集體訪談」等等。團體訪談有一個好處是，可能主訪有一些偏題，藉由夥伴來訪問可以拉回主線，但也有一個缺點，就是可能會造成訪問較雜亂、相互干擾等問題。

訪談倫理：知情後同意：每一位受訪者都需要認真、嚴謹的對待，不論有無涉及隱私，都需要取得同意簽署，即便像是健康篩檢這一類的工作，雖然不涉及到風險及隱私，都至少要取得受訪者的口頭同意。避免心理及社會傷害，任何引起參與者的情緒反應。



## 馬祖在地口述史培訓 盼多元觀點保留共同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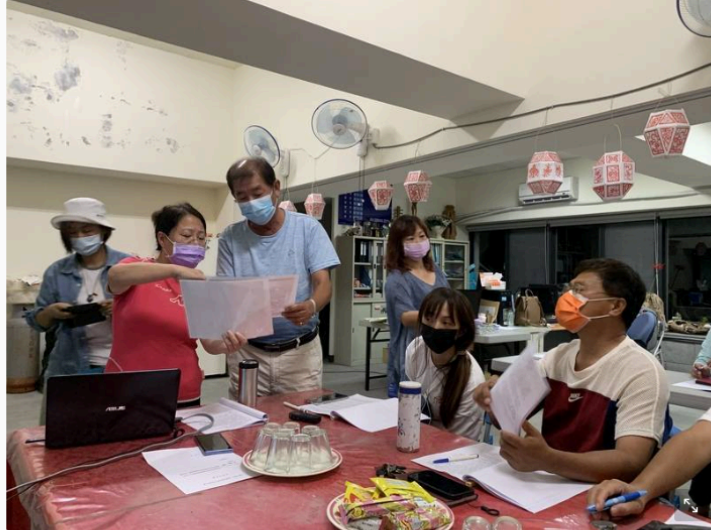


中央通訊社

發布於 09月16日12:47

訂閱

（中央社記者邱筠連江縣16日電）馬祖馬港社協自昨天起一連兩天舉辦口述史技巧培訓課，由文史工作者帶領民眾理解訪談技巧，盼倡導自下而上的民間歷史研究視角，透過訪談發展地方多元觀點論述，保留地方記憶。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大廟小學堂」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由文史工作者帶領民眾理解訪談技巧，居民也拿出資料熱烈討論地方過去歷史。中央社記者邱筠攝 110年9月16日

文史工作者游桂香認為，每名長者的個人生命史，都可以置於馬祖整個社會，或是世界的大歷史中，可作為檢視歷史的時空背景。地區長者不免凋零，地方口述史起步較晚，但「遲到總比不到好」，希望透過記錄過往歲月，發揮承先啟後的傳承作用。

文史工作者游桂香認為，每名長者的個人生命史，都可以置於馬祖整個社會，或是世界的大歷史中，可作為檢視歷史的時空背景。地區長者不免凋零，地方口述史起步較晚，但「遲到總比不到好」，希望透過記錄過往歲月，發揮承先啟後的傳承作用。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舉辦「大廟小學堂」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游桂香從馬祖的訪談經驗舉例，增加生動親切感與在地應用程度。

現場參與民眾也就馬港境天后宮靈穴、衣冠塚說法，討論居民傳承口述史與研究論述差異，展現論述生成需要口述調查與資料累積的過程。

游桂香強調口述工作的重要，並指出微觀生活史構築村落歷史，並對地方歷史具有重要性，希望在訪談培訓中，參與者除學習訪談技巧，也要確立尋找資料的目標，得以從生活中的人物探索，找出小領域對大環境影響，讓地方記憶可以保留。

馬港社協表示，口述史培訓是希望每個對馬祖歷史有興趣的人，成為第一線田野調查人員，地方文本是長期累進過程，經過地方認可成為集體記憶。

馬港社協指出，培訓活動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參與，成為尋找記憶的人，今晚7時將繼續在馬祖境天后宮地下室舉辦實作訪談演練。（編輯：戴光育）1100916

[查看原始文章](#)

#技巧

#口述史

#歷史

#游桂香

#馬港

國內

# 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簽到表

時間：2021/09/15 pm.7~pm.9 地點：馬港社協會辦公室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滿全忠*	0933500005	滿全忠
林建興	09133 22136	林建興
林滿正*	0911839319	(在會)
洪凱婷*	0970079907	洪凱婷
李芳伶	0938735261	李芳伶
黃文雅*	0918121870	黃文雅
王四海*	0933781229	王四海
董金貴	0919280198	董金貴
董逸馨*	0919394898	董逸馨
招米*	0901299827	招米 36,2
邱筠	0911300443	邱筠
黃熏慧	0937929339	黃熏慧
吳宜庭	0976115335	吳宜庭
楊琇婷	0976115335	楊琇婷
曹新	0911645420	曹新



### 3. 110/09/16 馬祖澳董金貴先生訪談 ( 開放式訪談 )



#### 董金貴先生訪談逐字稿

受訪人員：董金貴先生(馬祖天后宮前主任委員，世居馬祖村，現年 67 歲)

訪談日期：110 年 9 月 16 日

訪談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

訪談人員：游桂香、董逸馨

參與學員：王四海、林建興、馮全忠、林佳蓉、黃文雅



大廟小學堂（第二年）-馬港社區田野調查及人才培育計畫

訪談同意書

本人 葉金貴 同意接受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對本人的訪談、攝影、錄影，並將內容作為馬港社區發展協會之成果報告使用。

立同意書人：葉金貴（簽名）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6 日

游：我們昨天的課程裡說的，我們需要有一個系統的問題，今天因為是個人訪談，所以首先是董哥這個人，他和社區的關係，他是不是在馬祖出生的，他的祖先是從哪裡來的？這個跟後面的發展都很有關係，還有今年幾歲，因為他的年齡關係著他所認識的事物的年代。所以第一個要知道的是姓名、年齡、哪裡人氏、祖籍，是不是在馬祖村出生的，把他的個人狀況釐清了，然後進入到職業生涯，你知道他是軍人(退伍)，你就可以問他說當初他去投考軍校的歷程以及動機，這個動機關係到當時馬祖人從軍的人口比例有多少，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很大的關係。個人狀況釐清之後，再進入到他在馬祖村生長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比較重大的事件，例如他什麼時候擔任廟委會主任委員，主委任內做了哪些事情？這些事情對馬港社區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對居民的信仰產生了什麼樣的凝聚人心的作用？順著這樣的脈絡下，最後才 focus 在你最想要知道的那一部份。這樣子比較有條統，我們把它形成文本的時候就比較好呈現。

馨：另外提醒一下，因為這次的計畫主要是要回應到(馬祖)自然村的部份。

董：很難得有這機會向各位報告，能夠讓各位瞭解的們馬祖村。其實我們現在都在講「馬港村」「馬港人」，這是錯誤的，昨天中央社那位記者在馬資網上貼了文章，她說「馬港天后宮」，我跟她說是錯誤的，我希望我們這些導覽精英在這裡能一知道，我們確實的名稱是「馬祖境天后宮」。故底(從前)我們都說「馬祖澳」，我們在申請人民社團登記時我們用「馬祖境天后宮管理委員會」，不是馬祖港。會叫做馬祖港是民國 74 年以前，從 1949 年有駐軍到這邊一直到，也就是從民國 38 年一直到 74 年這一段時間，所有的軍用物資，人民，軍船過來的民生物資，軍船進出，都是在這邊，所以叫做馬祖港。民國 74 年，那時候(現在的)海天大樓是我們的指揮部。74 年福澳港落成以後，我們指揮部就搬到福澳。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早期我們這邊生意好得不得了，後來換地方了。

現在言歸正傳，馬祖村聚落的形成，在我的印象，參考我自己祖先的祖譜裡面，我家是從我曾祖父時從琅岐島遷來。原先馬祖村有四個大家族，像我們姓董的算是少姓家族。四大家族，第一個是翁姓，翁姓家族發展史，在我們現在舊街的最後方，劉進國(汽車)保養場那邊，舊的馬祖日報社，有馬祖日

報時就是在那邊開始。那個房子是翁家的，翁家有 8 個兄弟，所以翁家勢力範圍最大，也是林義和部隊之一，所以最大是翁家，然後是劉家，就是劉用祿他們家上一代，他們有四大房，劉用祿他阿公是最小的，最有錢的是劉家大房；然後就是陳家，陳家現在還在馬祖的就是劉進國修車廠後面的陳再祥；再來是朱家，以前的朱興國老師他們，少姓族群像的們姓董的。這些家族都是從琅岐島，各位如果有去過大陸，(進入)馬尾港前面有一個琅岐島，現在有個跨江大橋，以前是要從連江琯頭坐渡輪過去，現在可以直接開車過去到琅岐島。因為我花了很長的時間，特地回到琅岐島，整個島去轉。

游：我有去過(琅岐島的)你們董家祖祠。

董：董家的就在前面，榕樹旁邊。

游：還有馮家…

董：朱家在裡面，在我們董家的裡面。然後翁家的在琅岐島的後面，背面那邊，他們叫「海嶼」，姓翁的一般都是從海嶼來的。那時我為什麼會去海嶼呢，因為我老家隔壁就是翁以明家，翁以明他祖母以前在他們家的家祠有個神明，有個「元帥」，很有名，就是「新元大元帥」，我特地到(琅岐海嶼)那邊廟裡面去上香，因為我小孩子的時候經常去(翁以明)他們家拜拜。所以說這四大家族，各派一個長老。早期他們經常會去打架，我小時候聽長輩他們講，最喜歡和津沙人打架，一打架完畢，各家族就派一個人，士紳，也就是長老，各族派一個人出面協調，四家族裡要加上我們董家一個。我祖父很窮，不會賺錢，但我伯公，也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很會賺錢，我聽我媽媽講，他有多會賺錢知道嗎？他賺的銀元，袁大頭用籬筐挑回來的，所以他也是(長老)其中一個，去排解、協調什麼的，都是這五個人去。

所以我們村莊，真正的舊街這一塊，四大家族大概就分布在這個街上，然後從我家到學校這邊，就類似有個 T 家型的，就是最早期的。然後光武街這個區塊，是軍方的道路，早期在迎賓館(現在的卡蹯英雄館)的附近，是一個補給基地，跟現在的法院、還有天主教堂，還有下方都是海軍的補給站。陸軍的補給站在迎賓館這個區塊。我們這邊有軌道，馬祖的第一個軌道車，是我有看到過的，從碼頭通到海灘這邊，船，運輸艇來的時候，它那個有點像小火車那樣，但不是火車，比較小的是平板的一節一節的，拖著上去，拖什麼

東西呢？都是油啊、罐頭之類的，海軍的罐頭之類的。以前部隊燒油，一般都是汽油，煤油。以桶裝的 3 加侖為主，這一線，現在的海天大樓是一個放煤炭的。我講一個笑話，有一天地政局打電話來，說董哥有沒有空啊？有個事情請教你。我就去了地政局，原來是有一個人去申請土地，哪一個人就不要講名字了，他申請登記哪一塊地呢？是「馬祖港」標誌這一塊地，說他(民國)四十幾年時在這塊地上種菜，他(地政局)問我知不知道(情況)？我說：狗屁呀！你們都有資料，可以去翻一翻嘛，查一查，(民國)四十幾年時他幾歲啊？在這邊種菜？我母親是童養媳，娘家是四維的，我母親 6 歲就到我們董家，從小在馬港長大，所以說我有時候會去問她，有時候為了地的事情，像現在(社區發展)協會這邊的地，當初天后宮修建，那時我當主任委員，我去請教我媽媽，那邊有沒有牽涉到別人的地？她說，不會(有別人的地)啊，那時候這邊都是海灘啊。我們修廟擴建時來探勘過好幾次，說這下面是海灘，都是沙，挖起來都是沙，怎麼可能有地可以種菜？所以我跟地政局曹爾元講，(這人)貪得無厭，非要發給他嗎？隨便找二個人證明，講好了就去申請(土地登記)，我說這樣不好，該你的就給你(登記)，不是你的怎麼可以去登記呢？所以說，(馬港的)家族以前都是木造房子，舊街都是木造房子，類似山隴以前燒掉的房子那樣(民國 97 年 1 月 20 日介壽村軍友街大火災)，燒掉的老房子大概 40 間。

早期信仰方面，屬於我們馬祖村的，是南樓頂張家的，就是現在縣立醫院張院長他們家族，他們所有祭祀方面和我們本村是一樣的。再來是現在後澳水庫那邊是姓陳的，大概有 10 戶左右，在民國？年發生過一次命案之後，就往前面(馬祖村)遷移，那邊 10 幾戶全部搬到馬祖村。那科蹄澳是屬於科蹄澳的信仰，早期，大概在民國 65 年以前，就是光武堂成立以前，他們不跟我們在一起(祭祀)的，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文武白馬大王」，我們的信仰(活動)他們不參與。

以上是 65 年以前的村莊聚落形成大概就是這個樣子。65 年以後，光武街蓋起來了，那時候我當連長，我結婚的時候，那時的司令官是李明萱司令官，壞蛋，那時我當連長，被他整死啦！那時候他去看部隊，沒有不罵人的，那時候(大家)苦得要死，他重頭罵到尾，他是雲南回來的，是我最討厭的司令



官。他那時蓋了迎賓館、光武堂、光武街。這個聚落形成，這個光武街蓋完之後，就開始陸續的，大概來自四鄉五島都有人來我們這邊買房子，落籍了。所以說我們這個天后宮，你去相信這個「風水寶地」，我們這個村莊哦，早期的醫生，都出自我們馬港，早期的現在已調回台灣的李孝、還有一個李敏、陳行鑫，最早期的謝春福當過院長，還有陳君鼎，這些都出自我們村莊。

游：地靈人傑。

董：很奇怪，都集中在上半區哦。所以我經常開玩笑，我老家(位置)太高了，也沾上一點邊，我女兒逸秋當護士，哈哈。

王：你說司令官，司令官在馬祖多屌啊！

董：所以這個(聚落)的形成…所以，我經常說做一個人要積德，積陰德。各位知道喔，我們舊街，(民國 75 年 1 月 25 日)除夕夜晚上發生也大火，整個街都燒掉了，剩下幾時沒有燒掉，就是現在的劉進國汽車保養場那裡沒有燒掉，因為他那邊正好有條防火巷，他不跟那個街上連接在一起，還有現在的翁家以前被做社協的那間，旁邊有一條防火巷，正好夠不到他，但下面的全部燒掉。

游：連排的都燒掉？

董：全部都燒掉。最慘的是燒掉 4 個小孩子。20 年後(92 年 10 月 15 日)，我們廟剛落成，又發生一次，林文忠家，也是(燒死)4 個人。所以如果講迷信的話，我們廟裡面，我們也到處去問，去請示，我那時當總幹事。要做法事，花了將近 100 多萬，全部由廟裡出錢，我們都沒跟社友收一毛錢，做了七天七夜的功德，全村吃素…。這是我們村的大概一個形成…

游：好，對不起，我這邊打住一下。你看，我們這樣有系列的訪談內容，這樣一系列的訪談下來，對於村莊就會有一個初步的很清晰的瞭解，之後再針對各別的問題提問，深入訪談。你就知道這個村莊以前的布局，不是你現在所看到的樣子，然後四大姓氏在村莊裡面所分布的地方，這樣有什麼好處呢？這樣可以釐清人從什麼地方來，來了之後占居在這個地方的時候空間的分布，這個很重要，空間的分布都會影響到後面整個社區的發展。我剛剛到董大哥講，有一條類似小軌道從海灘上去，我去年訪談中聽說現在法院那個地方是個米廠，米絞(輾米場)？

董：對，沒錯，我剛講的就是補給站在那邊，最早的碾米站。

游：所以你看，跟民生有關係的都集中在那裡，你就知道那個區塊，你為什麼會選在那個區塊，我想可能和路線有關。

董：補給…

游：所以，(村莊的)空間分布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就已經很清楚了。我們請董大哥繼續。

董：剛才跟各位報告說，我們這邊聚落的形成，分為二個階段，一個階段是民國 65 年之前的一個原始的布局，而現在馬祖村像我這樣出生在這裡的「原住民」不到六家，有的遷到台灣去了，像我家遷到台灣去是比較晚，民國 69 年我父親才遷到台灣去，我始終留在馬祖，馬祖好像比較適合我，我也沒有離開馬祖，我覺得馬祖蠻好的。

所以說，這二個階段，早期因為…，昨天老師也講過，保丁，我以前就當過保丁，保丁的任務是幹什麼的呢？保丁他就是戰時的時候，他就是傳令兵，早期的，我們叫做「自衛戰鬥村」，有個「指導員」副村長，是由軍方守備區派出，一般都是副連長或是輔導長，中尉到上尉階級，到村莊當指導員，實質上村長是村中自衛隊中隊長，其實權都是在副村長，任務派遣啊什麼東西都是副村長在主導，副村長在指揮，包括民防自衛隊的訓練啦、任務的安排。那保丁都在幹什麼？每天都要傳達，以前自衛隊都要當衛兵，你要到各家戶去通知站衛兵，幾點到幾點的衛兵。那時保丁的薪水很少，一家要繳的「保丁費」大概 5 塊錢，我們馬港也不過幾十家，每個月只有 2、3 百塊錢，但是有一個外，是什麼？那就是幫忙別人站衛兵，像今天輪到海哥站衛兵，他說小董，今天晚上你幫我站衛兵，我給你 5 塊錢、10 塊錢，你幫我去站衛兵。然後保丁最主要的任務，他要會吹…

馨：你幾歲的時候當保丁？

董：那時候是初中一年級，大概是 13 歲吧！那時候最重要的任務是會吹海螺…

游：(馬祖話)噴螺管。

董：那個海螺，我今天沒有帶來。那個海螺擦得很亮，前面尖尖的把它磨掉，就有一個孔，用力一吹「撲~撲~」的響，有(空襲)警報響啊，就要吹海螺(示警村民)，或是自衛隊要集合啦，因為他們分配得很清楚啊，一個中隊，像勤務

中隊、戰鬥中隊、婦女中隊、其他中隊，好，海螺一吹，到哪裡集合，到哪裡集合。

林：有用敲鑼的嗎？

董：一般來講，早期沒有，後來是村公所門口會掛一個(砲)彈殼。

游：圓筒狀的那種。

董：對，(敲起來)噹~噹~噹，那種警報，以前，我們在現在的巨神像上面，有一個空軍的防砲部隊，他負責警報發放，他上面有一個警報器，就跟我們現在警察局分駐所的一樣的，它是放在村莊的最高點。我小孩的時候，一有警報響，大概是在 47 年時，我是 43 年次的，我那時很小，四歲、五歲左右，那時是(時局)最緊張的時候，那時候全村只有一個防空洞，防空江在哪裡呢？在「樓仔頂」，南樓頂，我們家兄弟姐妹又多，我爸爸去民防自衛隊去了，剩下我媽媽，帶著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往上面跑，要跑到樓仔頂啊，四大金剛上面，就在那個位置，只有一個防空洞。

王：馬港那麼多人，只有一個防空洞啊？

董：對，只有一個防空洞！到了民國，大概 50 代以後，防衛部才開始，那時鄉公所有錢了，這時候才開始建防空洞，現在很多地方，像天后會館(民宿)那邊轉彎的地方那邊就有一個。那時候我們家後面還有一個防空洞，那時候運氣很好，民國 58 年的時候，有一個團長，是我們姓董的，也是琅岐老家的，他認我們為「自己人」，他說局勢那麼緊張，他就幫忙我們家蓋了防空洞，現在還在。本來翁以明家，現在蓋房子(防空洞)被他挖掉了，然後在舊郵局、劉進國(修車場)這邊有個防空洞，也鏟除掉了，也就是說 50 年代以後(防空)就很多了，40 年代都是往樓仔頂跑，我們那時候多苦！我祖母說你們趕快走(去躲防空洞)，她那個三寸金蓮，纏腳跟本走不動，她說你們年輕人趕快去、趕快跑，她就沒有上去，每次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們這個村莊就是二個階段，民國 65 年前是一個階段，65 年後是另一個階段，所以說，我去想想，有時候我們看看現在和以前做比較，你說國民黨在馬祖有沒有建樹？不能說沒有建樹，我們摸著良心在講，這幾十年下來，你說國民黨沒有建樹，那是假的，那是騙人的。(二個階段)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跟各位報告，我為什麼會去當兵，那時候在我這個年齡層，在人數上要應該是蠻多的，你說我為什麼去當兵？家裡兄弟姐妹多，家裡打魚，魚賣不出去，沒東西吃。那時候我們生活多苦，我們讀初中，我是不會讀書啦，放牛班，我本來是初中最後一屆的，311(同學會)的，那時候的們讀書，從馬港走路去，交通車是軍用車，和我們上學時間配合不上啊，勢必要走路，從馬港走路去學校，帶著便當。

馨：從馬港走到介壽嗎？

董：那時候學校就是現在的介壽國中。四鄉五島的學生，都集體生活，除了南竿的回家，其他的都住校。

游：那是初中嘛？

董：初中。那時候初中一年級，讀到下學期，因為我身體不好，住院了一段時間就沒有讀了。後來又回過頭來去讀國中第一屆，就變成和我們現在國中第一屆成了同學，讀到二年級時，才去當兵。因為那個時候，剛好經國先生在金門成立了一個「第三士官學校」，他那個第三士官學校重點是要培養「七海部隊」他那時候說馬祖和金門的孩子思想比較純真，所以他就訓練為保衛他七海，各位一定有聽過「七海官邸」，所以有七海部隊。我這一屆是有 21 個同學去當兵，有一半以上是我們國中第一屆的，那時候是民國 58 年，我們早去(入學)了半年，因為馬祖與台灣、金門那邊聯絡不好，所以提早半年去報到，本來一年畢業，我們多了半年，變成一年半。我那時和金門的學生一起受訓，到民國 60 年 1 月 1 日畢業，畢業後又回到馬祖。剛才省老師說怎麼去當兵？那時候家裡兄弟姐妹多，吃飯連米都沒有，只有地瓜可吃，當兵還有眷糧可以領，最起碼父母親可以吃到米，因為有分配眷糧。那時候我們去當兵的同學，大概都是這個心態。事實上，你不去，也是要服兵役，在家裡也要服民防隊，除非你去台灣讀書，但讀完以後回來還是一樣的，所以當兵的比例來講是蠻高的，在那個年代，都鼓勵去當兵。

我民國 58 年去，60 年 1 月份回到馬祖，那時候是士官，下士副班長，守據點，守哪個據點呢？可能各位現在看不出來了，就是從珠螺到四大金剛這邊，現在有挖了一條走道，步道口有一個標示牌那個位置下面，以前那個

位置，我們部隊做了一隻老虎、一隻象，所以我們叫做虎班，我印象很深刻的，93 號據點。所以，那時候我們是很苦的。

游：是 13 號據點？

董：93 號據點，現在已經沒有了(消失)。我那天特地去走了一段，我們那個碉堡掩蔽物還在，蓋路時被砍掉一半。

游：那個據點應該要被保存起來的。

董：現在馬祖的觀光，唯一的是藍眼淚，哇！不得了，藍眼淚。早期有很多遊客，或在馬祖當兵的，說哎呀水鬼！哪有那麼多的水鬼？那時候不曉得有藍眼淚啊！那時候守海防最緊張的時候，就是二月份、三月份開始，一直到六月份，那時候我們得到的情報是說，對面福建有個兩棲部隊的偵察(訓練)師，他們每年大概二月份、三月份就會畢業，畢業以後這些學員就要出來出任務，他不一定到馬祖，也可能到烏坵、到金門，會去滲透，他規定要在多少時間之內，要帶回什麼東西，表示他的成功。所以那時特別緊張，那時候我們看著海面都是亮亮的、白白的，以為都是水鬼來了，一天到晚的，海防常常開槍。你說現在械彈管制，以前我們那時候，槍啊、手榴彈…，一抓到槍就是射擊，我們看到白白的，根本口令都不要問…

王：看到黑影就開槍！

董：(笑，點頭)看到黑影就開槍，看到白點就開槍啦。

王：先開了再說，不然自己就危險了。

游：那時候(海防)開槍殺了人，不會有責任的？

董：不負責的，我們也有誤殺發生。我們有一個單位，有一位營部作戰官去查哨，查哨要問口令啊，口令是要三問三答的，那時逆風，他根本聽不到，直接就開槍了，就把作戰官打死掉了。所以，早期部隊，在 50 年代、60 年代都很緊張。因為我是從最基層，從班長開始幹起。我 60 年到了部隊，然後 61 年的 2 月份，我又到陸軍官校去訓，那時候太年輕啦，我要感謝我們那個旅長(提拔)，我一個小班長，我那時運氣很好，我守海防守半年，有一個馬祖人當連長，山隴的，我的老連長，他現在家也搬到台灣去了，跟陳書禮鄉長同學，陳書禮在另外一個單位，我們單位在秋桂山營。那位連長一看到我，都是馬祖人，他說董金貴，不要待海防，調回來，就被調到連部班。連部班要

幹什麼呢？第一個要守連部，然後幫忙連部整理環境；跟著連長每天晚上去查哨。後來有一次旅長來視察，召見我，那時我已經是中士班長，他說：金貴呀，還是小孩子一個，明年你去陸軍官校讀書去吧，當班長太可惜了。就是這樣子，民國 62 年去，然後得從排長、連長、營長，一直到中隊長、副指揮官、指揮官，一路下來。金門、台灣、馬祖、台灣，因為要二年外島二年台灣，這樣跑來跑去，在部隊總共 26 年。所以，對馬祖來講，我個人都參與了很多，最大的，像北海坑道…

王：你參與了北海坑道，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董：(笑)講了以後，(有人)會怕了。我們那時打北海坑道是第二期了，二期那時是打水道。

王：(民國)幾年開始打的？

董：民國 58 年開始打的，226 師民國 58 年開始打的。

馨：你是哪一年去打的？

董：我是民國 62 年，打第二期…

馨：民國 62 年你不是去陸軍官校受訓了？

董：62 年我已經畢業了。

馨：哦，你是畢業後回來(才開始參與的)。

董：沒有，我是 60 年參加的，那時候是士官。我們部隊是 24 小時作業，那時候我們配合一個工兵營，我們是步兵，秋桂山營派出海防部隊，就是 8 個小時，白天，早上 8 點鐘去接班，下午 5 點回來，站衛兵，都是這樣子。那時候我們做的是二期水道，就是現在各位看到的划船搖櫓的水道。工兵組的爆破，爆破完以後，步兵就要進去，跳到水道裡面把石頭搬出來。

王：那是淡水還是海水？

董：當然是海水，哪裡有淡水？

王：那時不是還有未炸掉的(通向海水)石頭？

董：沒有(還沒有炸掉)，(海水)是滲透進來的。

王：是從石縫裡滲進來的？

董：是的。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進去(北海坑道)之後，右邊有個逃生口，到中間那個轉彎點的位置不是有一個(手比方形)那個小門，我們叫做逃生口，

結果那個太遠了，跑過來跑過去來不及逃生(的都有)。最重要的還月空氣，以前根本不知道，哪有什麼人性化？做那個坑道，烏煙瘴氣，在裡面都快要窒息了呀！一爆破完畢，我們開始清石頭。作業方式是這樣，工兵負責爆破，他們有一個安全組，先進去檢查，看哪邊石頭快要掉下來了，要注意注意，就標示一個，有的哪些炸藥沒炸開，他要從旁邊，不能從中間喔，從旁邊慢慢撥開，撥開以後，從旁邊再換一個炸藥引信把它引爆。檢查安全都沒問題後，然後步兵就進去了。有一天早上我們去接班，一看，哇賽！抬出來那麼多個，都死了，慘不忍睹！所以說我去帶團都不喜歡走到裡面，讓他們自己走。

王：董哥你那時候階級是什麼？

董：中士班長。

王：那時候你不是去陸軍官校？

董：沒有，(北海坑道)那時候是 60 年，我 61 年才去陸軍官校。58 年到士官學校，60 年畢業回來馬祖打坑道。後來北海打三個月以後，我們部隊又回來打哪裡你們知道嗎？各位可能沒有聽說過「華興坑道」。

馮：中山門下去一點那裡。

董：對，那個華興坑道直通到樓仔頂。

馨：(驚嘆)哦~~~

董：那個北坑道就直到樓仔頂，打通到整個貫穿，我們花了大概 8 個月時間，整在那邊 8 個月，一直到第二年，打通了，那個比較安全。以前從那個坑道一下來就到樓仔頂了。我 77 年回來當副指揮官的時候，我們那個副司令官還特地叫我帶他去樓仔頂，就是從那邊坑道出來，出來之後到新兵集訓隊，然後到…

林：樓仔頂那個新兵集訓隊國語他寫原西嶺…

董：什麼原西嶺，是南樓頂，以前最早期的馬防部新兵集訓隊在那邊…

林：對呀，我就是在那邊受訓的呀。

董：為什麼那位副司令官叫我帶他到樓仔頂去呢，因為他帶過一個人，那個人是張經玉的大哥，他是我學長，專修班 19 期的。他說：我一直很欣賞你們馬祖人，他也帶過林金順將軍，他說馬祖人很優秀，但的實在很糟糕，我說怎



麼了，他說你知不知道張經？我說我當然知道，他說他的老家在哪裡？我說在南樓頂，他說你帶我去看看！我就帶他去了。(原來)我那個學長出了個笑話，本來我們那個學長很優秀的，就是張經玉他哥哥，也是專修班畢業的，在當營長的時候，在金門，很可惜出了車禍，演習的時候，營測驗的時候出了車禍，他的傳令兵死掉，他的駕駛死掉，他的通信兵死掉，只有他這個營長活著，營長(職務)就拔掉，他當時的師長，就是這位副司令官，對他很好，叫他營長不要幹了，調他去當參一科科長，參一科科長也是很大喔！一般都是旅長幹完之後要升官的才升參一科科長，是管人事的，他說你好好幹參一。但他出了車禍之後，心情很不好，又和張金玉一樣的喜歡喝酒，一喝喝壞了，好死不死呢，國防部測驗，那時候國防部到金門去做戰略測驗，抽籤抽到他那個師，這個演習了他還跑去偷喝酒，喝了酒師長說也沒關係，你就安份守己嘛，但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了，他跑到主裁官的帳篷主裁官前面去小便，好死不死又被主裁官看到了，火大了！當兵當軍官當了十九年，二十年可以吃到終生俸，本來他師長要他好好幹，滿二十就可以回去(退伍)領終生俸了，現在師長火大了，你回家了去！所以他沒資格吃到終生俸，真是很可惜，後來這位學長也走了，他退伍下來不到二三年也走了。

所以人的際遇，不見得都是一帆風順的，就像潮水一樣，有起有落。我總覺得自己的心路歷程，在部隊也好，離開部隊也好，就是儘量的做一些善事，我沒有一定想要什麼家產萬貫，但是我可以很自豪的說，我的女兒、兒子都很優秀，像我的女兒逸馨，很優秀，唯一很自豪的，比上不足，不是家產萬貫，以前當兵時，小孩子跟著我都很苦哇！當軍人居無定所，孟母三遷，我們還不只三遷，到處搬家。

游：逸馨也住過金門嗎？

馨：沒有，我住過台灣，花蓮，然後馬祖也搬了三次家。

董：沒有住過花蓮哪。

馨：是你在花蓮的時候，我沒住過花蓮。

董：我 75 年調到花蓮，那時候我們(從)馬祖回去，就先到台北啊，台北之後又回中壢，中壢以後再回到馬祖。回到馬祖時先住在福沃，你們家(指林)那邊涼山頂，所以我跟涼山頂林家班的都很熟，他們很照顧我喔。那時候已經高階

了，已經副指揮官了。然後又搬到珠螺，之後又搬回馬港。所以我離開部隊以後這幾十年，都在媽祖娘娘這邊在做義工，在珠螺的時候也是。

你說珠螺那個玄天宮，很厲害，你們不要小看祂，我就吃過祂的虧喔。

游：怎麼說？

董：我講個故事給各位聽，那個時候，應該是民國 78 年，我從防衛部被司令官調出來，擔任聯合集用場場長，那時候權力很大，我那時候管全島的工程，52 個工程，最遠的就是在機場，以前機場要做什麼呢，要爆破，抓石頭，因為那時候戰地政務，你所有的工程都是軍方在做，老百姓的石材是跟我們買，我隨便貪污一下錢就很多，但我們怕得要死啊(軍紀森嚴不敢貪)！人家工程隊說：董哥，拜託一下，石頭給我，我明天要趕工呢！(搖頭)一天只能分配到一車，三立方的石頭，就是這樣子，他們繳錢跟我們軍方買，最遠的大概到 80 據點。所以說，(馬祖的建設)這裡面的過程我都有參與。

清(水)馬(港)道的第一期工程，就是我本人手上。各位有沒有注意到勝利堡上面一點轉彎處，有插道路標誌那裡，右手邊有一個堡壘在那邊(以手畫長方形)我們做了一個紀念碑在那邊，不知道你們導遊有沒有注意到？在那邊印了很多手印。

王等：有，有看到。

董：那就是我們，那時候所有的弟兄，參與做清馬道的弟兄的(手印)。那時候司令官是葉競榮將軍，他要求我，從我開始，每個人都要在上面印上手印。

王：哦，我以為誰那麼無聊呢。

董：(笑)

游：這是很重要的歷史痕跡喔！

董：對啊，這是一個很有紀念性的。當初我們都是用人工爆破，炸出來的。比如說做到珠螺時，我吃了一個什麼虧呢？珠螺做海堤，第一期時是我在做的，那時怪手機具一天 24 小時在那邊做，爆破、採石，在那邊推那個…做那作海堤。(我接任務後)司令官說怎麼還不開工？我說報告司令官，開工典禮辦了沒有？他說已經辦了。那我說好，我去看個(好)日子，我就跟工兵組組長，是我的頂頭上司，我說報告組長：開工典禮有沒有跟那個玄天上帝報告過啊？他說有啊，司令官已經上過香了，在外面(上香的)，我那時候也笨笨的，好

啊，你已經開工了嘛，我們隊伍就進去(工地)了。我帶了兩部怪手，新型的最大型的，就進去了，就開始轟轟轟開始挖，漲潮了，我們就要退回來呀，「啵」，一部怪手掉進去了，陷進去了，起先我還無所謂，還在那邊大而化之，因為怪手很少會陷進去、被困在那邊，他自己撐一撐就跑來了嘛，那怎麼撐就起不來？完了！完了！海水一直上來了，然後趕快找另外一部怪手，另外一部推土機，然後我回到港指部借了拖戰車用的最重型的！這麼粗(左手食指與大姆指圈起來)的鋼纜索，去拖，全部斷掉！拖不動就是不動啊！我說完了！完了！一定有問題了，後來我去找我那個親戚，陳新光的媽媽，還有陳春福的媽媽，她們就跑來，也很緊張了，因為我們都有親戚關係，她們都叫我「姐夫」，因為我太太是她們陳家那邊的人。她們說開工的時候有沒有跟玄天上帝拜拜呀？我說我們司令官有呀，她們說可能他搞不清楚啦！玄天上帝生氣了。我想想也對喔，但是已經被困在那邊怎麼辦呢？海水都泡了，我說完了。司令官過來，他說沒關係，明天再來處理，困就困在那邊吧。第二天，又到那邊去，又拖了一天，就是動不了，那二位長輩來找我，說你自己誠心去跟玄天上帝報告。我就進去(廟裡)了，我說玄天上帝請你不要生氣，大人不記小人過，我已經盡全力拖了，答說無論如何，請你協助把車子怪手弄上來。

第二天，狂風暴雨，雨又大風又大，我們組長跑來說金貴啊，算啦，明天再來拖拉。我說不行，今天一定要把它拖拉上來，玄天上帝會幫我們。他說你有請示嗎？我們就去「駁杯」，那邊(廟裡)只有「駁杯」嘛，他(神明)說一定可以。那時又是漲潮了，又是上不來，那時候我們只剩下一條鋼纜絲了。二位長輩很緊張問我「姐夫，(怪手)弄上來了沒有？」我說還沒有，還弄不上來，她們說你再跟玄天上帝禱告，我又拿著香跪在玄天上帝那邊，我說你有答應我了，無論如何，你若很威靈的話，你讓我的怪手上來。(手勢駁杯狀)哎！有聖杯了，給我三個聖杯，我心裡就不怕了。一條快斷了的鋼絲，我就叫小兵你下去把它綁起來，小兵說場長，怎麼可能？快斷了的鋼絲？我說沒關係，你就去，它自己會跑上來。他說真的假的？我說真的，你下去就對了，把它綁起來牽引一下。他就下去，一綁，一部(怪手)帶一部喔，我推土機都沒進去，光一部怪手下去就「啵」一下起來了。更神奇的是什麼呢知道嗎？

它自己還啟動了，一拖帶上來後，我趕快跟作業手說你試試看能不能發動，他鑰匙一打，撲嚕！啟動了！

王：它不是泡過海水？

董：對，泡過海水二天二夜了耶，四個潮水，上來(還能啟動，我就趕快進去(廟裡)對玄天上帝說，我真的很感謝，我說明天殺豬來謝你。我後來真的買了一頭豬啊，還趕快派阿兵哥去把廟宇裡面粉刷。所以說很多，這神明的東西，不是我們科學可以解釋，所以說，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我離開部隊二十來年，在天后宮，我從最基層的幹部，然後做到總幹事，做到二屆的主任委員，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就一直求媽祖娘娘，第一個就是保佑本境所有的善男信女弟子平平安安的，然後我自己的家人子孫平平安安的，這是最大的重點，其他的都是其次了。但是很多事情，每個人的福報不一樣，但我自己在軍方也好，在這邊也好，處理過很多「無名屍」就是「漂流屍」，那是很靈驗的東西。我長輩，就是我伯父跟我講：「依弟呀，碰到這個東西，要盡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協助。」一般的這些漂流屍，我們迷信的來講，他是有福氣才能出現才能浮上來、才能上山，這是他的福報啊，但是他也是跟你有緣哪，所以前幾年我在海上打魚，也有碰到，我們碰到都會處理。像我們村子好幾次，那時候我任職副指揮官，一有(漂流屍)就打電話給我，說老董，你快來一下。以前我們撿到漂流屍也不要經過什麼檢查官驗屍，就直拿上來跟他挖一個(土)洞(埋了)。

游：現在不行了，要檢查官相驗之後才能處理。

董：現在要報檢查官要驗要什麼的。以前沒有啊，我自己手上我記得處理過四個，村裡若有發現都打電給我，幫忙一下找阿兵哥，因為部隊有水泥呀，讓阿兵哥挖個坑(就埋了)。在西尾那邊我都幫他們處理過。那有沒有好處？講個真的也有好處，這東西就是冥冥中，我自己也有我的感受，我的經驗，自己也會感受到，像有一年我在莒光打魚，莒光發生一個海難，如果再差個 5 分鐘，那個人也報消了也沒有了，就是(他)運氣很好，那個人現在還在跑船啊，叫做陳家順的，胖胖的那個。以前我不曉得他的名字，我只知道他胖胖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正月十六，他們去釣魚，在東、西莒水道中間有個小島，那個叫做犀牛嶼還是什麼嶼，永留嶼，那天風很大，他們二個人去了那裡釣

魚，在那裡翻船了，那個水溫等於是零度啊，我救了一個，另一個死掉了。他們二個都是我給他們帶回來的。很多事情就是說也是緣份才可以碰到。我總覺得我自己碰到的也很多，你說不怕？不怕是假的喔，怎麼會不怕？但是我們今天抱著一個做善事的信念。像以前發生國華空難，我們一個長輩，唐財旺的爸爸(遇難)，我跟(唐財旺)的哥哥去北竿找啊，(在遺體中)一個個去翻，怎麼不怕？不怕才有鬼呢！我們把他接回南竿，做 DNA 鑑定，放成功山，他手都燒掉了。什麼時候最怕知道嗎？是入斂的時候，棺本上面那個天板蓋不過去呀，我跑去問師父說怎麼辦？那(僵硬的手蓋不過去。師父說你叫他兒子和女兒跪在他前面，跟他唸，我就跟唐財旺他們說你們要跟你爸爸講：要入斂了，身體要放軟，一叫啊，手真的會放下來，我嚇得趕快跑到外面去。你說不怕？回來也是怕了一個多禮拜，心裡要就是(毛毛的)。後來張福光的哥哥自殺了，在他們家裡，用瓦斯，他姑丈正明，是我的副主委，大頭當村長，我是義消馬港分隊的分隊長，村長大頭說：董哥你不要跑喔，我們一起上去，我說我們先上去看一下怎麼處理？狀況都不曉得呀，火已經滅了，但是你要把東西(遺體)拿下來啊，電都沒有了，我們二個人拿著手電筒，摸著樓梯上去樓上一照，他那個人坐著，他把沙發搬出來，他自己靠著牆壁，然後把瓦斯打開點火，炸了就燒了，整個人就炭化了，一磁就碎掉了。我們上去看後，就叫他姑姑，正明的老婆，趕快去山隴去買個睡袋、買一些白布，我們去找個板子，布舖在板子上面，把他放到白布上面包起來，再放進睡袋。我們四個人，包括他弟弟一個，用睡袋把他從樓上抬下來。(許多事)我都參與呀，你說不怕？是假的怕，哪有不怕的？

王：董哥，你這是做好事。大頭大概從那時候開始喝酒啦！因為怕啊！

董：哈哈！有道理，也有道理！

王：請董哥講一講馬港天后修建過程。

董：我講一段天后宮修建的神蹟。那時候在大陸雕刻好了所有的木頭，全部裝船(要運回馬祖)。

王：(包含)龍柱？

董：龍柱沒有，全部都是木頭。木頭裝上去後錨泊在(港)外面，港口(碼頭)不讓靠泊。錨泊在外面之後，他們幾個(供應的木雕公司人員)跑去吃飯，那時天快

黑了，好死不死，外面(港外)來一艘小郵輪駛過，一碰，我們裝木頭的船沈掉了。到了晚上 12 點多，電話回來(馬祖)說木材船沈掉，沈在港裡面，哇！轟動…，那時我們幾個幹部整個晚上沒睡，趕快找縣長劉立群，找(立委)曹爾忠，緊急會商如何搶救啊！最重要的木材全部掉在海裡面。後來聽說請了潛水夫，請了他們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啦(全用上)。那時正好(馬祖)這邊有一條做碼頭的華陽的工作船，縣長就下命令船進去，不管報關不報關，先把木材搶救回來再說。那時候還被(有關單位)罰了，華陽被罰了二百多萬啊，找曹爾忠去協調，曹爾忠說不要繳他去協調！縣長叫我們進去(大陸)我們就動員了，動員全村，第三天拖回來。我們那時也不知道木材…，你說這不是神蹟？它半夜有沒有漂走，你都不曉得，到底有沒有少？你也不曉得，因為它有編號。這怎麼找啊？整個海那麼大，看到木材就找，找、找、找。後來(大陸的)師父來(馬祖)了，也不曉得有沒有少，然得開始(按編號)找，那我們全村總動員，木材回來要洗呀！木材上面、雕刻上都是泥巴呀！我們找消防車供應水，用水注…，全村總動員，洗了一個禮拜。

王：這些柱子、木材都有用水沖？

董：所有的木材都沖了，沖了以後我們也不曉得(有沒有少)，我們就按照物件來看，這是樓板的、這是大樑的、這是柱子的，這樣去分。整個村莊廣場上面(木材)擺得滿滿的，等師父來，一根一根找…

王：都是大陸過來的？

董：是大陸過來的呀！所以蔡英文(總統)第一次到馬祖，本來縣政府安排一個導遊，我們不說是誰啦，安排一個導遊給她做導覽，我們說，把要跟她報告的東西給我們先看一下，委員會幾個幹部就說不用別人啦，老董你上去講(給蔡英文聽)，我說我討厭她，我去講個頭哇！他們說不行，你自己上去，我就上去了，跟她簡報。(建廟時)我們申請了 18 位老師(大陸師父)，蔡英文當時是陸委會主委，曹爾忠找她，用專案申請 18 位老師過來這邊安裝，在這邊待了三個月，所以我藉了這個機會(表達謝意)，雖然說我很討厭她，但沒辦法，我就講了這一段，我說我們廟建成，我也很感謝總統當年對我們的協助。你導遊知道這一段嗎？

我跟蔡英文糗了一段，我說跟總統報告，我是這邊的原住民，她會意不過來，她說你是哪一族的？我說報告總統我是馬祖(族)，我跟她扯這個。那時候我當選主委，她本來要送我們一塊匾。

游：你那時候退伍幾年了？

董：那時候是蔡英文第一次當總統，2016年時候吧，她選完總統，第一次到馬祖來，所以總統府通知，她要送匾額，總幹事跟我說總統府要送匾額，我說不要，(笑)我說我假傳聖旨，我們不要，我說我來跟總統府聯繫，我跟總統府說：我們媽祖娘娘指示，我們廟裡不掛任何匾額。所以他們送到那邊去，送到(山隴)玄天上帝廟那邊還是哪個廟。他本來先送我們這邊我們這邊不要。

游：看！我們董哥英勇！

王：但馬英九的匾額…

董：(笑)那我要啊！

王：馬英九的那塊匾額也說一下嘛！

董：(笑)馬英九的我要啊！我就假傳聖旨啦。

王：馬英九要送的時候，有沒有其他的人或其他的因素或者說(有影響)……？

董：有啊，我們社友……，你看我們廟裡面所有的匾額，我們很少掛。馬英九一上任，因為馬英九到我們廟，正好我運氣好。他選舉的時候是我當主任委員，第二次任主任委員，他來 long stay 鐵板住在潘哥家裡面，那天早上就到我們廟裡面。然後到他競選時他又來，當選之後又來，都是本人接待，所以他要送匾額，總統府通知說馬先生要送匾額，我說好啊，我們幾個就想掛哪裡呢？郭鎮輝當總幹事，曾林官當副主委，他們說老大要掛哪裡？我說當然是掛正廳啊！正廳掛哪裡？我說掛(主神龕)正對面，就請示媽祖娘娘，就是駁筊啊。所以有些長老問我，老董，匾額媽祖娘娘真的同意收嗎？我說當然啊，你不相信你去問嘛！

神格化這方面有很多東西，都是人怎麼去做的，幫媽祖娘娘做事，就是去問啊，就是有筊啊！是啊，同意，就掛在上面。

王：是駁三筊嗎？

董：對呀！我們媽祖娘娘，除非我們天后宮自己重大事情，他會給你三筊，其餘他都不會給你三筊的，一般你去問事情，他就給你一筊，第二筊他就……(搖



手)。還有，馬祖這邊，我當過主任委員，我跟大陸那邊交流比較多，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可與媽祖娘娘對語(可以有問有答的乩童)，很多(事情)都是用駁筊的。駁筊有個問題就是，如果你有個問答題，你勢必要想好哪些問題，要問什麼東西，就要慢慢的(駁筊)。我們也一直希望在馬祖也能有一個媽祖娘的代言人，我們去請示媽祖娘娘，他說不要，他不要，他說很多人因為心術不正。

游：外面很多人招搖撞騙。

董：對，他就是怕這個，所以媽祖娘娘跟我們講說，你有事，我就會通知你。所以我當了二屆主任委員，我自己，我找了連江媽祖廟，他有一個代言人，他們自己有事情的時候，媽祖娘娘會叫他們通知馬祖這邊，那邊電話馬上過來，我們就進去了。

王：還有就是說李小石的事情，他揹著媽祖娘娘登聖母峰的事也可以講一下。

董：對呀！那時候前縣長楊綏生當主任委員，李小石也是我們同學嘛，他想去登山(聖母峇)，我們也是請示了好幾次。我覺得我這個楊綏生同學，哎，不予置評！我們請示媽祖娘娘，娘娘起先不同意，因為(登山)那是比較危險的事嘛，李小石執意要去。那另外一個人就說，媽祖娘娘的意思是不是說娘娘的金身跟著一起去？嘆！哇(聖筊)，那傻眼啦！到底要多大的(金身)？因為他們登山的有規定，什麼東西可以帶什麼東西不能帶。

游：對，尺寸有限制。

董：我們就想說，大的一定不行啊，那我們就跟媽祖娘娘請示，勢必要做個最小的，有筊，我說你要給我三個聖筊，這事是很慎重的要三個聖筊，就真的有三個聖筊。

王：那現在呢？

董：那現在，回來後因為要展示啊(不能太小)，後來那個龍椅加上去(增加高度)。

王：原來是那個小小的，沒有那個龍椅的？

董：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就是小小的一尊金身，龍椅是後來加上去的。原來是小小的給他帶著嘛，那回來以後要跟旁邊的(神像)一樣高。台灣那個雕刻師父啊跟我們天后宮真有緣，那個胡老闆，上次我請他來幫我們彩繪的那個。

游：他是哪裡的？

董：他是基隆的。

游：哦，他是基隆的胡明華？

董：基隆的玉山軒。玉山軒(老闆)的祖父，民國 52 年，我們正殿最大的那一尊，那些木雕都是他們雕的，民國 52 年我們整廟的時候。之前我們所有的神明都是泥塑的，有的(手臂)斷掉，有的什麼(損壞)什麼東西，後來我們有一位吳木肯先生，就是林善清先生的岳父，透過他的關係，因為他那時候對台灣比較熟，就找了(現在)玉山軒老闆的祖父。後來(胡)沒有跟我們講，把我們那些泥塑的神像統統帶回去(基隆)，全部被他帶走了，我們那時候也曉得那些都是寶。

他把我們的泥塑神像帶回去之後，他店裡發生事情，發生火災，店燒了也把我們的泥塑神像全部燒掉，全部化掉。

游：其實神明就是要你這樣，要嘛就留下來，要麼就要焚化掉。

王：那個(李小石帶去登山的)神尊是 3 寸？

董：對，3 寸，是小寸的裡面的比較好的尺寸。

游：他有那個吉祥的尺寸。

董：師父做出來的神尊都有他的尺寸，一般是按照文工尺上面的。

王：玉山軒現在還有嗎？

董：還在呀！最近我一直跟他聯絡，因為我們有一尊宮女的手臂(損壞)，我一直跟他聯絡，後來我上次出差，主委特地交待我，他說叫我拐去玉山軒，我去的時候他的店門關起來了，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電話也聯絡不上。

一般我們都是找玉山軒，我們送給各宮廟，我當主任委員的時候，送了莒光的天后宮，福正、青帆、田澳的，然後清水的，都是送出去金身。我們送出去的著眼點就是希望說每年的三月廿三能回來這邊，回娘家這邊。清水的每年都回來，因為比較近嘛，那莒光的我們要考量到路途比較遠，但我們也會請他們回來一起來祝壽啊。

王：所以董哥，等於說龍柱沒有掉到海裡面去。

董：沒有！沒有！

王：上次有人說(龍柱)有生鏽的地方，說是掉到海裡面去過，拉上來的，(泡過海水)所以生鏽了。

董：沒有，沒有，是所有的木結構掉到海裡面。

？：外面 12 個雕像就有掉到海裡啊。御路上的那 12 尊石雕呀。

王：要從沙灘走步道上階梯往巨神像的路上，那 12 尊。

董：我不知道那有掉到水裡過，我知道的只有木材。

王：又有人說龍柱也掉到海裡，所以有些生鏽生鏽的樣子。

？：可是那 12 個(石雕)有啦，有掉到水裡去的，鑿哥都講翻過去了，裡面都有他的…。

董：我下了主任委，後面做的(12 尊石雕)，我就知道了，也沒有聽說過那些有掉到海裡去。

那個龍柱為什麼會有鐵鏽知道嗎？當初他們大陸的做工比較粗，當初要包裝龍柱，為了吊提好作業，外包裝都是用角鐵銲接，怕傷到裡面的石頭，所以用銲接，你知道大陸他們都是很粗糙，只要求硬(牢固)，他不曉得這個後遺症，那個鐵鏽會沾在(石頭)那上面。所以龍柱沒有掉到海裡。

？：現在那個巨神像旁邊那兩個(千里眼、順風耳)……

董：哦，那是另外一個工程，不是我們天后宮的工程，是風管處的工程，這就是為什麼比例會差那麼大。

？：現在那個千里眼、順風耳，感覺不是很好看。

董：那是二個階段做的。

馮：他好像是因為…把(媽祖娘娘)高度拉高了…

董：那二個，千里眼、順風正是先做好……

？：不是，不是那個高度的關係，感覺是有被污染到，在上面潑東西呀。

王：那是後面被破壞掉了。那個在馬資網有登出來，被潑漆了。

董：那是後來的事，我們都不知道。

林：福澳白馬尊王廟，以前是 5 號據點，有部隊在守，就是(從九榕閣餐廳)樓梯下來那裡…

王：(話題)還是回到天后宮啦。

？：天后宮的到底是衣冠塚還是靈穴？

王：不要再問是衣冠塚了，那個就是說定在「靈穴」了。那旁聽不是還有好幾尊(媽祖神像)嗎？比如說大甲媽還有幾個媽祖，他為什麼會放在我們這邊廟裡？

董：那就是一般宮廟之間的交流。我們廟與台灣的宮廟交流是從鎮瀾宮開始，其實鎮瀾宮蠻照顧我們的，我們也都很感謝。

王：我們建廟時鎮瀾宮有寄付嗎？

董：二百萬啊！顏清標親自送的，我們去募款。我們在建廟之前，組成一個募款小組，有 12 個成員，全省花了一個禮拜的時間，有鎮瀾宮派車子協助我們，我們天后宮去了 12 個幹部，全省走了一圈，到以鎮瀾宮為首的媽祖聯誼會成員，我們去拜訪去募款，其實每個宮廟都興趣缺缺。所以說我們做馬祖觀光，我回來曾經也跟劉縣長報告過，我們花了這麼多的金錢、精力，去宣導馬祖觀光，(但)過了彰化以後，(都問)「馬祖在哪裡？」，我們那時候真的感到…(搖頭)，我們希望…，我們接著馬上又辦了昇天祭，陸續跟他們接觸，邀請他們來，全省的都來。因為我們去繞了一圈以後，發現越南邊的越不知道(馬祖在哪裡)，他說你們是澎湖喔？我說不是澎湖，我們是「馬祖」，金門、馬祖，最前線的馬祖。那以後我們也感謝，因為建廟以後，邀請了鎮瀾宮那邊的幹部到我們這邊來交流，顏先生親自帶了 200 萬過來，跟我們共襄盛舉。

其實我們最早跟台灣接觸不是鎮瀾宮，是嘉義的新港奉天宮。新港奉天宮有一次過黑水溝過台灣海峽要過來交流，有送了二尊黑面媽祖，奉天媽那邊是黑面的，我們曾主委搞不清楚，幾個幹部跟他建議說我們媽祖娘娘是粉面的，怎麼送二尊那個黑面的？那人家是禮貌，交流，但他就把二尊送到津沙天后宮去。後來曾主委又回來當主委，是第一還是第二屆昇天祭，辦理昇天祭，那時，現在的(奉天宮)何達煌董事長來了，他說以前送你們二尊，金身到哪裡去了？哇！我說我們把他送到津沙去，他說我送給你們天后宮，你們怎麼把他送到津沙？完蛋了，郭(口誤，應是何)董事長生氣了，回去了，不參加我們這邊的活動了。

事情發生以後，曾主委說老董，現在怎麼辦？跟津沙那邊講接回來，後來我們也跟他們開會，想把金身接回來，怎麼可能？他們說(金身)在這邊，我們津沙也平平安安的，怎麼可能又送回去？我說我們再請奉天宮再送給我們，他們不願意。所以最早(有互動)的不是鎮瀾宮，後面才開始，也是感謝劉縣長跟陳議長，幫我們接上顏清標，然後我們跟他們交流，他也是好意，

叫我們參加媽祖聯誼會，南竿這邊去年，去年疫情，是前年，鐵板跟津沙也參加了媽祖聯誼會，最早只有我們天后宮參加聯誼會。聯誼會現在的會員大概有 170 幾個，每年有二次會議，我們都要派人過去，也召集，我們這邊也曾經主辦過會議，就是這樣有交流，我們也很感謝顏董，給我們指導的蠻多的。現在我們廟裡面的作為，也是希望儘量的接觸…這邊開放觀光，所以做這個巨神像，我當主任委員，做徵收這個道路，到設計…，後半段，因為巨神像是縣政府的工程，那是陳雪生縣長手上，接下來周邊那條船，一直到步道…，啊，我跟風管處，他恨之我入骨，他說你天后宮太囂張了。起先我們是跟曹立委，曹立委去找經費，曹立委真的很協助我們，幫我們找到三億的經費，他就告訴風管處說，你們好好的設計，風管處那時候是谷處長，谷永源，他說找到一個全省最好的設計師，我說設計師拜託你到現地來看，來看一次再來設計，你這只是在室內，紙上談兵。他第一次幫我們設計最後那一段「御路石」，他起先只設計 4 公尺(道路寬)，我說 4 公尺，我們要繞境上去，那能看嗎？我說你有沒有去過中山陵？有沒有去過北京中山陵？他告訴我董主委，我設計這個，你 20 年內，客人還走不滿。我說那 20 年以後怎麼辦？我說，再來，這個建築完成以後就是萬年寶蓋，以後不可能再去動，也沒有這個經費讓我們動，我說的堅持要 10 米，那一段我堅持要 10 米，我跟他吵啊！後來曹爾忠火大了，那個設計師被曹立委罵哭了，他說我給你三億了，你設計什麼東西出來？第一次才設計了一個 8000 多萬，你搞什麼東西嘛？他設計什麼？他原先不是那個木頭的喔，他設計個玻璃的，那個船啊用玻璃的。我說設計師你不是整死我們啊？你設計一個強化玻璃，玻璃每天要擦拭，才會晶瑩透剔嘛，才會好看，我說你這個 18 公尺，而且船形，他不是直直的是上寬下窄的這個樣子的，我們怎麼保養？怎麼擦拭？你有有沒想到？尤其這個地形，你用什麼東西去爬去擦？我說你本末倒置嘛！我們也是像這樣開會，我說你這設計可行嗎？他說我這玻璃是進口的、是最好的。我說再好都沒有用，你要適合我這邊要如何去保養維護最重要。這個船是這樣子的，尖底的，到時候要擦拭，每天要派人去擦拭，我們這邊海風大，又風沙(容易髒)，黑不隆咚的那能看嗎？不能看嘛！我說拜託一下你設計讓我現地可以保養維護最方便的才是最好。

游：而且設計要融入環境啊。玻璃的和環境、綠樹等沒辦法…

董：對啊，很不搭調嘛！那個路也是啊，我親自跑到台灣去找那個地主，我說拜託一下，我們現在要做這個朝聖大道，你那個地要讓出來給我們蓋路，因為他比較好講話，他也是看著我長大的(長輩)也是陳家的，他說沒關係，你天后宮要用，我全部給你。所以我們那時候跟縣長(楊)開會，我說你是醫生，看病你可能專業，我說工程方面你還是要聽專家的，我說你不要那麼固執好不好？(笑)我同學(楊)對我很討厭就是了，我說沒有辦法，我為了天后宮，今天不是為了我，我說這個朝聖大道做出來，子子孫孫幾代幾百代下去。現在每個人走到這裡，說喔，這個工程做得不錯。原先說做個 4 米，那時差點被楊綏生同意，我說開什麼玩笑？4 米怎麼走？為什麼叫做「御路」？為什麼我堅持要 10 米？人家御路一般是皇帝的轎子走的，4 米，轎子怎麼抬？怎麼走？尤其這麼陡？

我們當初本來路怎麼做知道嗎？前面不是有個平台嗎？我們本來是要做兩邊的，不要那麼陡，拉下來一點，路做兩邊，中間走車子，有一點像故宮。我一直跟楊綏生講，你看看故宮嘛！你陡成這個樣子，走轎子，我們發現在轎子很難走，到了上面很難轉彎啊。我說上面讓他緩坡下來以後，然後你要上去就從兩邊上去，就像故宮一樣，下面涵洞，車輛一樣可以走，我們要祭祀時兩邊都可以上去，他就是不接受，我說，好，我不跟你吵，不然風管處又在說都是我天后宮，經常在馬資網上修理我啊，我說我也不怕，我也不公務員。我們就在這邊地下室開會，至少開了三次，每次開協調會我都把曹爾忠從台北抓回來，我說只有你能治得了他(楊)。曹爾忠就火大了，後來這個(經費)下來，才 1 億 2000 萬，所以曹爾忠很火大，要繳回 1 億多的錢，他話我好不容易爭取到 3 億在那邊，你要繳回 1 億多，曹爾忠一直不滿意呀！

本來到那個下半段，我們一進去那裡，現在是平的再上去的那裡，本來是貼著牆壁做個拱橋，貼著牆壁出來，現在把他推出來了。

游：所以這過程，真的是要很熟悉的人才知道。

董：還有什麼問題？還有什麼問題可以交換一下。

？：他一共有幾個階梯呀？

王：幾個階梯自己算一下啊！

林：122 個，水泥的部份。

馨：01:45 不好意思，我們的課程其實有個主軸，有個訪問的主軸。

王：偏題了？

馨：對，蠻偏的。

游：有沒有偏題，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現在再回到主軸來。

王：(請題)拉回來，拉回來！

馨：這次其實還蠻重要的，社區要訪問的是馬祖的自然村貌，然後剛剛有講到一個特別的狀況，那就是民國 65 年以後，開始有一個比較重大的地景的變化，那我們可以去理解民國 65 年以前的老馬祖到底是什麼樣子，因為你現在所看到的地景，大部份是民國 65 年之後才有一個更大的轉變，這邊其實有準備了一些馬祖的老照片。因為我爸爸是「老馬港」他是這裡的人，我們找了大概是民國 50 年左右的老照片，是在地景上沒有太大的轉變的時候的。之後我們會來安排關於整個老馬港的地景照片指認。

游：(拿起一張照片)這張照片可以先看，傳統的閩東的廟宇，地方型的，就是比較 local 一點的，我們叫做「地頭神」「村頭神」，它的最標準的形製是「一門二洞」，我們舊的廟都是這樣，一門二洞，所以呢，現在變成閩南式的。我記得 70 來年時我常常來到馬港，他那時候還是一門二洞，因為裡面有時候會放些經書，我就會過來取閱。

王：對，我以前來南竿的時候就是這樣。

游：(舊照片)這是很典型的。雖然這個階段已經有改建了，你看他這個上面有寶塔啦、雙龍搶珠之類的，更早以前的閩東廟宇，你可以到哪裡看？福正天降宮就是一門二洞的，他原先是一個門二個窗，廟宇擴建之後就會變成二個側門，這個就是很典型。然後這個立面就是平平的上去。還有一個很典型的是芹壁龍角峰，他那個立面，我們馬祖話叫做「層層上」，一層一層上，就是他那個立面形成「凸」狀的，慢慢向上收起來，其實他是一個整面，就是高高向上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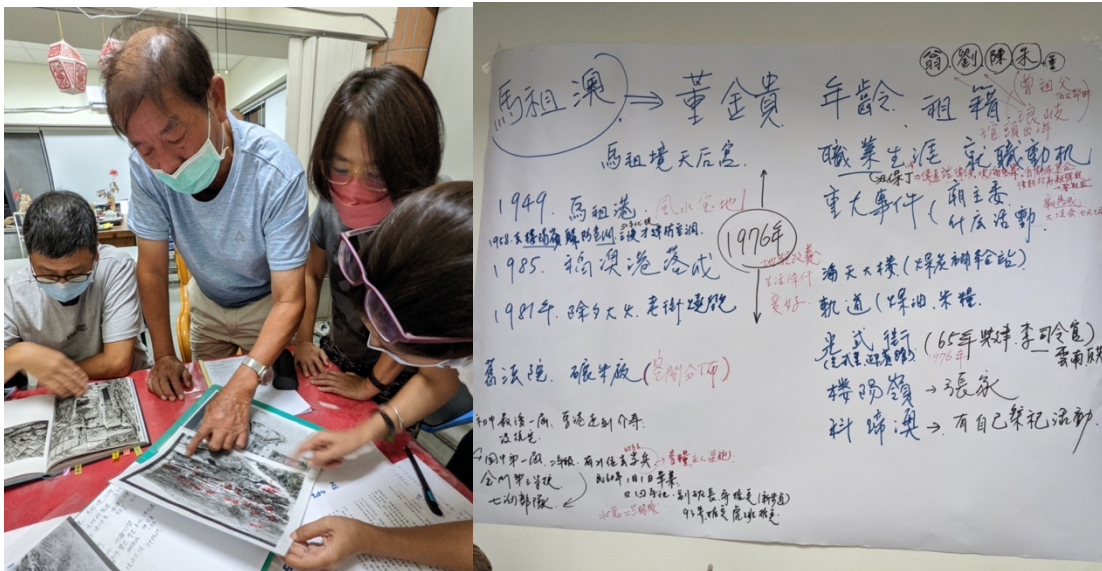
這張大概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董、馨：這張是(老街)剛燒掉時的照片。70 年左右。



(以下為辯識馬港老照片，略)

訪談照片：





## 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工作坊簽到表

時間: 2021/09/16 pm.7~pm.9 地點: 馬港社協會辦公室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馮全忠*	0933500005	馮全忠
林建興	0973322736	林建興
林滿正*	0911839319	(在會)
洪凱婷*	0970079907	
李芳伶	0938735261	
黃文雅*	0918121870	黃文雅
王四海*	0933781229	王四海
董金貴	0919280198	
董逸馨*	0919394898	董金貴 董逸馨
招米*	0901299827	
邱筠		
黃熏慧	0937929339	
吳宜庭	0976115335	
楊琇婷	0976115335	
林悅農	0913965776	林悅農

#### 4. 110/09/23 葫蘆坑朱寶金女士訪談



朱寶金女士訪談文字稿（檔案：09/23 朱寶金訪談錄音.m4a）

受訪人：朱寶金，主訪人：游桂香 助訪人：董逸馨、邱筠

訪談地點：朱寶金女士家

訪談時間：110年09月23日

逐字稿轉譯：董逸馨



大廟小學堂 ( 第二年 ) -馬港社區田野調查及人才培育計畫  
訪談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對本人的訪談 攝影 錄影，  
並將內容作為馬港社區發展協會之成果報告使用。

立同意書人：\_\_\_(簽名) 朱寶金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7 日

游：你的房子在哪裡？

朱：房子在馬路後面，我爹的房子有階梯，下面這間房子是『妹馨』（陳宜民之父）的，他的房子被拿去做標語（中正國中上方有水泥製實踐三民主義大標語）。我爹是在上面那一間。

游：你自小就是葫蘆坑那裡出世的嗎？到幾歲才跟我叔叔（劉宜坤先生）做親？

朱：也不記得...大概十幾歲、十七歲吧？

劉：十七歲！

朱：小時候有稍微有記得去過葫蘆坑一次、兩次，記得那邊有厝在蓋著，以前人苦（建材），用土塊做的，上面罩著（草寮）。

游：你 17 歲結婚過來之後就很少回去嗎？

朱：很少回去，這邊要做很多事情，生小孩之後就更沒時間，所以對那邊記得不是很清楚。

游：汝舊底跟依叔結婚的時候是做親的嗎？做親的嗎？

朱：做親的。

游：差不多是幾歲時候做親的？

朱：我也不知道，自小的時候（父母作主）。

游：結婚時候是坐轎過來的嗎？

朱：坐轎過來的。

游：從馬港那邊要拱（扛轎）很久啊！？

朱：我記得舊底是演習坐他們車過來。

游：啊～坐車的啊！

朱：舊底演習坐車。

游：啊～那個時候演習有車，要不然跟你這般年紀的別人都是坐轎，是轎子放在車上？車子載過來？

朱：暝晡時候到的，因為日子已經找了，所以那天一定要過來。

游：半晡幾點到？

朱：不記得幾點，日頭暗了。

游：因為日子討了，一定要過來，那時剛好是演習，人坐在轎子裡，轎子再放在車上，車子再載過來。那是那種大卡車啊？！

朱：不記得，可能是大卡車。

游：你現在結婚幾年了？

朱：我怎麼記得，我十七歲結婚，我也不記得是幾年了，小孩這麼大了。（孩子多大，結婚多久。）

游：83 減 17，66 年了。結婚 66 年了啊！

朱：啊～ 有 66 年了？

游：你做新媳婦的時候，有沒有說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朱：舊底我奶做的衣服啊！她穿下身裙，頭上面戴『苞花』，以前人就這款底（這樣子）了。

游：以前你結婚時候坐車是第一次坐車嗎？以前沒公車沒有什麼的？我聽『銀官弟』老闆（李銀佛先生）說你弟弟朱學文那時還很小，漢馬（身材）很小.....

朱：他跟我弟差不多，不知道他細（年齡小），還是我弟弟細。

游：是說一起過來當『親家舅』（新娘出嫁要兄弟送上轎稱為親家舅），親家舅給你送到中隴，他自己再回去的嗎？（演習不能逗留）還是說？

朱：他沒有送過來。

游：結婚三天『轉外家』時候...（意思是說回娘家的時候小舅子有沒有來接？）

朱：因為年近了，沒有『轉外家』。

劉：她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正好演習，部隊演習，她晚上到我家的，她那時候坐轎一下也沒有擺，也沒什麼，（上車時）沒兩步就上車了，到了這裡（酒廠對面的廣場）也是兩步路進去。

朱：車子停在『埕頭』（空地）下車，舊底人都是在『埕頭』下車。

游：舊底厝就在上面了？

朱：對啊！

游：那這間呢？

劉：這是我自己買的。

游：那你記不記得小時候在馬港那邊...那時候學校還沒有起吧？

朱：沒起。

游：學校還沒蓋時那個地方是做什麼的？

朱：學校還沒蓋，好像是『伯枝』（朱興國之父）把這地拿去蓋學校，福澳『笨馬嫂』（朱興國之姐）她爹，『伯枝』地拿去蓋學校，房子沒有蓋多大，房子跟碉堡一樣的。

游：現在學校裡面以前是不是『園』（田），現在學校那邊。

朱：現在學校那邊正是我爹那邊啊！正是『園』，我還知道，很多『坪』（很多）塊田園，馬祖那是誰的名字....『應仔』（翁聲茂先生）的田，我爹的田也在那邊。

游：現在學校這邊字（標語）做在這邊，是不是你爹的厝？

朱：正是。我爹在『懸頂層』（上層）啊！

游：現在學校那邊以前都是園？

朱：正是都是園啊。

游：那邊園都是誰的地？

朱：我們也不知道，不記得了。只知道『應仔』老婆在那裡種菜，『應仔』田很多，其他不記得了。連學校到處都是園，我爹那邊水池做在那邊，都是園啊！被犁掉做學校，錢都沒拿。

游：水池做哪裡？

朱：這裡，媽祖婆這邊後面進去，是我爹的田，我爹『洗湯池』（澡堂）做那邊，學校這邊『基座層』（階梯），『坤坤』（劉宜坤）都還知道。他舊底去那邊幫忙。

游：媽祖婆（天后宮）廟後面？

朱：我爹那時有水池做在裡面？記得嗎？（問她老公）

劉：我在馬祖（馬港村）也很久啊！

朱：坤坤都在那邊『對手』（幫忙），『洗湯池』都是我奶（我媽）在開。

游：『洗湯池』是開在什麼地方？

朱：就這裡啊！就厝這邊啊！

劉：就這裡啊！（馬路）下坡這邊，我丈母娘很厲害啊！

游：怎麼說呢？

朱：都是她做啊！

劉：很厲害，什麼事情找我。

游：除了洗湯池，還有做別的生意嗎？

朱：洗湯池。

游：洗湯池可以賺錢比別人種田的好啊！

劉：我岳父就做這個，別的冇。

朱：水是從『隴裡』引下來，外面這些事情都是我爹做。厝裡事情我奶做。  
（男女分工之意）

劉：我以前在馬祖村二十多年，馬祖街上我都認識。

游：喔！你以前搬到馬祖街住過？

朱：沒有搬！『洗豬』（殺豬，劉宜坤職業為屠宰業），飯吃一下就過去，晚上坐公車回來。

游：做到民國多少年，『洗湯池』哪一年才結束？

朱：我爹『過後』（過世）時候就沒做了。

游：你爹幾歲『過後』（過世）的？

朱：我爹八十幾。

劉：我丈母娘只七十就過後，我丈母娘野厲害啊！

游：怎麼說野厲害呢？

劉：（我岳母）什麼事情都找我，都教我怎麼做，怎麼做，（我岳母）吃東西很能吃，山隴那個...

朱：山隴『依滿』老婆（幸福五金行之母）就是我『依姪』（舅媽）。

游：陳書朝他媽媽。

劉：她叫我過去做事，我都做好好的。

朱：我娘就是在那裡討的。（山隴陳家娶的）

劉：（我）殺豬、賣肉。（我岳母）欲吃排骨，晚上要吃排骨，（煮好）筷子拿兩雙，夾一塊吃很好吃，吃三塊，再吃兩塊，完了！吃不下了。就封起來了，不肯給別人吃。

朱：以前環境哪有那麼好，都沒得吃，很『惜快』（命苦）。

游：你家裡開『洗湯池』應該有賺錢啊？

朱：有賺錢，但不多啊！

劉：賺不多，唉～我丈人敗啊！

游：以前敗是賭錢嗎？

朱：賭錢也沒有賭錢，就是當家不懂當家啊！淒慘～拿錢亂使！以前洗湯可以洗幾塊錢呢？

游：你說陳書朝他媽媽是你的什麼人？

朱：他媽媽我叫依姪（舅媽），我娘就是那裡討的。

游：等於說你媽是陳書朝的姑姑。

朱：對親親的姑姑。陳書朝的媽媽才歿幾年。

游：你以前有讀書嗎？

朱：我就是沒讀書，所以笨啊！一個字都不知道，所以去台灣都不敢行去啊！

游：在你那個時代，有沒有同年齡層的人有去讀書？

朱：別人有讀書，我沒讀書。有冇錢啊？著在厝裡顧（弟妹），我們以前孩子時候也不懂讀書好，如果知道讀書好，就去讀書，父母最好你不讀。

游：你家裡幾個兄弟？姐妹？

朱：我媽生了四個女生、兩個男生。

游：這麼多？

朱：這麼多嗎？兄弟兩個都歿了。沒得『接手』（延續香火），下代都是生女生，就是這樣。

游：朱學文以前當老師？

朱：正是啊！也歿好多年了！

游：也歿好多年了！另外一位弟弟是做什麼的？

朱：以前是在酒廠做，做做後去台灣，他也歿好久了，兩個都沒有了。都在台灣，兩個台灣老婆，養三個姪女，下面也沒有『接手』（沒有子嗣）。

游：沒子嗣也沒關係，以後招一個（婿）進來也是一樣的。

朱：唉～去哪裡招？

游：現在養男生都是跟媳婦走的，如果肯結婚（就可以找一個進來）...

朱：台灣媳婦不會這樣想。我去勾亡魂都是講這些事...

游：（祖先）也不安心....

朱：沒有一個『接手』（延續香火）

游：這可以處理，以前有人說「借來的燈馬也可以點得映映光」。

朱：正是啊！女人壞。（弟媳們不肯這麼做）

游：她們如果肯想辦法，就沒事了。像我家我爹我媽，我爹招進去.....

朱：對啊！你們是有做這樣的事。她們會這樣做嗎？馬港那間厝啊！我媽勾亡魂時候說那棟房子是『磨骨』做的（意指非常辛苦蓋的房子），被（媳婦）賣掉了。

游：你說街上那間？

朱：對啊！馬路邊汽車上來的那間。

游：哪間呢？

朱：就汽車上來頭一間是我爹的厝，他租給別人做旅社。

游：你說從街開上來，頭一間？

朱：對！頭一間都是他厝。

游：不是賣給馬祖『慶堂』（謝慶堂先生）

朱：不是『慶堂』之上（上面）一間。

游：現在開卡拉OK那間？

朱：以前那間房子很大。別人有起（一起合蓋），那就給人起，厝拿一間回來也沒關係。

游：已經賣了嗎？

朱：賣了就來不及了，我弟一走就賣了，就怕錢沒給她。

游：那間房子很可惜啊！那個位置很好。

朱：那如果有『接手』（子嗣），她就沒資格賣那間房子。外面都還可以再蓋一間，那是兩間房子的料。

游：葫蘆坑（指中正國中小標語旁）上面那間她（指弟媳）有沒有要？有沒有賣？有沒有怎麼樣？

朱：學校那邊嗎？哪有賣？公家要起，就拿去起，幾年後就拿回來。誰人要買，那也拿去賣給，人家去起厝，厝分一間回來。那間厝很『俊』（漂亮）啊！曾經幾年了，有人說要起（蓋），講一講又沒有了。我們又不懂字，不知道怎麼做。

游：你小時候在馬港有沒有幫忙『栽園』（種田）？

朱：我很少出去園裡，都是我娘在做，我娘天濛濛光就出去，她就『埤』蕃薯（種蕃薯）。我娘天沒亮就出去『掘園』（鋤田），種蕃薯都是她去，我都沒有去，所以也知道的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土坑、土坑，做小孩知道的也沒有很清楚，捉迷藏的時候會躲裡面。

游：裡面有土坑嗎？

朱：後門名號『土坑』。

游：所以不是葫蘆坑，是土坑？

朱：也不知道，只知土坑那裡，後門有開土坑。

游：那以前你媽媽有沒有纏腳？

朱：我娘沒有纏腳，沒纏腳才做事情，很『惜快』我娘。

游：那你們厝邊（鄰居）只有你一間？還有別人嗎？

朱：『依歎』一間『依馨』（陳宜民之父）一間，兩間兄弟。



游：『依歎』一間『依磨』（陳宜民之父）兩兄弟。

朱：『依歎』的兒子在台灣。他有一次『依磨』的兒子有心意，來這裡客佻（玩耍），他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他，他認我講話聲音，才問我說「這不是依姐嗎？」，我說「正是喔！都不認得了。」，其他人都沒什麼聯絡。

游：妳小時候一起玩的還有誰？

朱：有一個名『泉英』啊！是津沙誰的老婆（？），聽說搬到台灣去了也過後了。

游：『泉英』她是誰家的女兒？

朱：她就是『依磨』女兒，她最大的。

游：你後面妹妹幾個？

朱：我妹三個，跟我四個。

游：你是老大嗎？

朱：對。

游：所以你自小就在家顧弟、顧妹。

朱：山隴『依新』（坊廂玉老闆）老婆。

游：『依新』老婆第二？

朱：還有兩個在台灣，一個送給人家去。

游：送去的（小妹）還有沒有走動？

朱：有走動。我如果有去台灣她都有來。

游：那你在家裡顧弟、顧妹，有沒有去街上『骨交踎』（玩耍）？下面還沒起（蓋）吧？

朱：都沒去？

游：那下面現在那些開店的，『慶堂』（謝慶堂）那裡你有去玩嗎？新街那邊都還沒起？

朱：都還沒起。

游：舊街那邊起了沒？

朱：舊街那邊有了，舊街以前我們有去店裡買東西。

游：以前都開什麼店？

朱：雜貨店喔！我們又沒有買什麼？都沒錢去裡面買。

游：舊底厝裡吃的『配』（菜）是不是沒去買？

朱：我娘『礁頭墘』（潮間帶）啄蠟，都沒有去買的，我們都沒去。

游：你們以前跟『依枝』（朱興國之父），是自家人。

朱：誼～自家人，又沒有錢怎麼親？

游：有沒有什麼走動？

朱：沒有～“『依枝』（朱興國之父）老婆這麼『拏』（能幹）。

游：很本事啊！

朱：福澳『笨馬嫂』就是他女兒，她跟我弟同歲。

游：他這樣要叫妳什麼？

朱：他叫我『依姐』。

游：你們是同一個『行第』（輩份），這裡姓朱的，是大陸哪裡位置來的？

朱：姓朱的，（馬祖）沒有什麼姓朱的，鐵板有一厝姓朱的。

游：有沒有是大陸哪個位置來的？

朱：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游：我看鐵板他們姓朱的是從瑯岐過來的。

朱：我們也是瑯岐的。

游：也是瑯岐的。你弟讀書很好啊！？朱學文..

朱：我爹我娘為兩個男生讀書都讀書，我們女生沒讀書，就是搬去台灣（小妹）有讀書，他們自己跑出去台灣才有書讀。

游：他們幾歲去台灣？現在幾歲了？

朱：現在六十好幾歲，六十五。

游：有沒有很常回來看你們？

朱：怎有閒？

游：還在上班嗎？

朱：沒有上班，哪有上班。她有一個攤位賣菜，沒辦法離開。

游：那你跟『依新』（坊廂玉老闆）老婆有沒有常見面？一起在馬祖。

朱：一起在馬祖，我自己半年都沒去街上，沒辦法走。

游：你現在去清水做復健，不是去縣立醫院。

朱：這裡最早沒有『放針』（針灸）。

游：去『放針』？但是我們縣立醫院也有中醫啊！一星期有班。

朱：沒有，我都去清水『放針』。

游：『放針』放一下有沒有好一點？

朱：也不知道。台灣看醫生，台灣去開刀，台灣才回來。馬祖沒地方走，要做清楚（指的是複檢完畢回馬）。

游：你這樣走路要拿『杖仔』（拐杖）才好一點啊！

朱：有啊！我的車在外面（指助行器）。都沒去街上，過年過節都沒辦法去採買。

游：你娘以前去海邊啄蠣，舊底有很多東西啄啊？

朱：誼～啄蠣她以前去媽祖婆邊兜（指馬祖境天后宮旁面海邊），『ㄉㄩ 一 ㄩ ˊ』（岸邊礁岩）就去那裡，我娘很會啄啊！（退潮）時間一到就去啄，還可以啄一碗公回來啊！

游：就是說阿兵哥停船邊兜？

朱：『礁仔』也沒有很大，站著啄。也好幾十年沒去了，不知道哪裡可以啄了？

游：除了啄蠣，你爹有沒有去討海什麼的？

朱：我爹以前是討海的，以前晚上去討，晚上是討什麼呢？討丁香、討丁香，以前有討丁香。

游：丁香討完拿回家...

朱：拿回家我娘『燂』（煮），『燂』（煮）了拿去曬

游：『燂』（煮）了有沒有賣？

朱：可能有賣，我也不記得了，記得以前有吃過。

游：你以前有『唱曲』（歌謠）嗎？

朱：哪有唱喔！

游：你爹、你娘過世的時候會不會唱？

朱：有幾句，現在不知道了。

游：不記得了嗎？

朱：不記得、不記得，很笨啊！

游：我以前就應該跟你多『攀講』（聊天）。

朱：記性很壞，上句講，下句就有了。

游：現在有沒有聽過別人唱給你聽，還有誰會唱嗎？

朱：哎呀～～別人現在也不會去唱這事情了。

游：其實這很重要，也是我們文化啊！

朱：不是啊～ 牛角『依國老婆』（陳振國鄉長的太太）的姑姑，九十幾歲了，人家以前說她很會唱曲，當現在也變笨了（阿茲海默症），她看到『依國老婆』的孫子都不記得了，就一直問是男生還是女生，跟她說了都不記得又問，就一直問是誰啊？男生還是女生？人家說她以前唱歌唱得很好啊！

游：他那個姑姑是『銓棋』老婆...

朱：現在房子是蓋（牛角）田中這邊。她現在變得什麼都不知道了。

游：她以前又長得很漂亮啊！

朱：恩啊！她是山隴『兜兜鼻』（陳淑珍的爺爺）的妹妹。『坤坤』（朱寶金的丈夫）也這欸，人如果變老了，就很快（衰老），上句講、下句冇，如果叫他去街上買什麼東西，講一次不記得，要再講一次，在家裡面又會突然想起，跟人家聊天時候才想起來。

游：『依弟』（朱寶金的兒子們）有沒有一起住呢？

朱：都沒有一起住。

游：他們這些小孩住哪呢？

朱：小的住下面兵兵有禮那邊，一個住上面舊厝。

游：你說著舊厝哪邊？舊厝是哪個位處？

朱：在『天發』（陳天發）隔壁。

游：『天發』隔壁？

朱：以前房子沒有很大。沒什麼可以講的，兄弟哥啊！小的時候是兄弟，大的時候是『冤離』（冤家對頭）。

游：你說大的是什麼？小的是兄弟？大的是『冤離』（冤家對頭）。

游：你還記得？你看得出這是什麼位置嗎？

朱：看不出來，眼睛霧霧看不出來。

游：這個呢？

朱：不認得。這哪裡？

游：你家裡那裡，舊街那邊啊！

朱：喔～ 是舊街。

游：可以認得出嗎？這張也是。

朱：以前都這樣的門。

游：你出嫁以前就是這樣嗎？

朱：不記得了，眼睛非常霧哎！

朱：這間舊厝起的時候石頭是去牛角那裡打回來的。

游：歐～ 是我們自己本地的人會打石？（過去有從大陸連江請打石師父）

朱：對啊！有啊！ 以前『』那邊，『東柱』下面圓圓的....

游：『柱珠』。以前聽說『西尾』（四維）那裡有一個人會打石啊！？

朱：西尾、牛角、山隴一位名號『王木喜』。

游：『木喜』會打石，西尾也有一位，西尾那個是『依草伯』親家。

朱：誼～他女兒嫁給西尾。

游：石頭是牛角澳這邊打的嗎？

朱：牛角澳這邊的陂，『牛澳陂』。

游：喔！摩天嶺那邊，正是摩天嶺。

朱：『依草伯』的孫子在上面上班的地方（公共電視台的發射台）....

游：喔～ 上面那個公共電視台，是從那裡。怎麼拿回來的呢？自己扛嗎？

朱：扛啊！

游：起一間厝要使好多石頭啊！

朱：對啊！就『綱頭』（基石）、『柱珠』打好，整間都打這樣哪有辦法？其他石頭仔再撿一下，石頭仔就這麼大，以前沒洋灰，牆裡面石頭仔就擠進去，擠進去。

游：現在的房子還是這樣的嗎？

朱：表面洋灰打一下，房頂都是鐵皮蓋的，鐵皮是我出的錢三、四十萬，原來瓦片都塌了。

游：你過來這邊時候，婆婆還在，叔公還是伯公還在嗎？你結婚時候？

朱：我『大媽』（婆婆的婆婆）還在。

游：你大媽還在！『老老婆』（曾叔婆）還在？

朱：我嫁到過來一年，她才老了（歿）。

游：『依婆』（朱寶金的婆婆）是幾歲歿的？

朱：九十五。

游：九十五啊！ 這裡姓劉的都是長壽的。你們也是活的百把、兩百歲啊！身體要顧好一點啊！他們說『依枝』的老婆（朱興國之母）有在街上賣蠟餅？你娘以前有沒有賣呢？

朱：我娘沒有賣，就自己家裡吃，家裡只有開『洗湯池』在上面厝。

游：你家就只有開『洗湯池』沒去做生意，以前『洗湯池』生意應該很好啊！阿兵哥那麼多？

朱：人多就錢少進來。

游：洗一位有沒有記得多少錢？以前有洗一位好像五角錢？

朱：正是，都是『講角』（以角計價）啊！

游：以前栽菜、栽園、栽蕃薯，還有沒有栽其他菜？

朱：都沒，舊底很笨啊！栽菜還不會種。

游：有沒有栽麥？村子裡面有沒有別人種小麥？

朱：沒！沒！沒！

游：都沒看過嗎？

朱：沒！

游：小時候到別的地方去玩，有沒有去樓仔頂玩？去后澳玩？

朱：我很少出去，大部分都在家。樓仔頂有去過一次。

游：樓仔頂那邊有沒有你親戚？

朱：沒沒！

游：都沒有去那邊玩？

朱：很少出去。

游：樓仔頂的你知道的透嗎？

朱：以前『逐逐主』（每一戶）都有人住啊！舊底『阿六』（張亞六，張金水之父）就是住在樓仔頂，還有什麼都住在上面。都不記得了，很笨啊！以前跟我爹開『起湯池』，『便仔』（指一角，penny 外來語：一便士）還在那邊（指對面的櫃子），一角就一包還在那邊，呵呵！也不到是一角還是五角，是鋁的，我包一下還在那邊，在那個（櫃子）角角裡。

游：整包都還在那裡嗎？看一看吧！

朱：櫃櫃這裡。（動作：拿一包錢）

游：拍一下特寫照，以前就是這樣的錢啊！

朱：都是一角的啊！都沒人要啊！很久了啊！

游：正是一角啊！還是蘭花的花紋，特寫拍一下。

馨：民國六十年..蘭花的...

游：喔！以前就是這樣一角一角的。

（老理事長打電話進來慰問，感謝寶金阿姨被採訪）

游：你小的時候你公、你嬤都歿了？

朱：都歿了。我嬤還是我公先過後也不知道，我那時候是小孩子。我公墓是坐後面『葫蘆坑』那裡。我沒有多大，我在『依磨』厝邊兜牆壁黃土壕，碉堡，

我很小沒多大就爬到那邊去看我爹我娘都去山上（出殯）。（朱寶金那時候是最小的孩子，留在家裡）

游：現在埋在哪裡？

朱：土坑那邊，馬路上面向高處看上去，現在草長滿了看不到。

游：那現在不知道在哪裡了嗎？找不到了？

朱：還知道在哪裡。

游：以前是土埋的嗎？有沒有做『圓領』？（墳墓最外圍的部分）

朱：洋灰打的。沒人『討』（除草），有一年清明我弟回來，我們一起去『討』（除草），原本第二年請人去『討』（除草），後來就沒有。

游：那這樣你弟找台灣媳婦，大概也不會幫你做（清明祭祖）了。

朱：台灣媳婦不『插』（插手）你了啊！過年過節一年做一、兩次，之後也沒了。我弟活著的時候，我爹我娘做忌日的時候，台灣媳婦都沒有管，就我弟會在時間到的時候打電話回來說：「依姐！我現在要出外，爹娘的忌日提早做」，提早可以做遲不能，我跟我弟弟說你要唸啊！（囑咐弟弟對爹娘的牌位告知）

游：台灣人跟我們不親熱（熱絡）。

朱：台灣媳婦都沒做，如果有做就沒關係。

游：那這樣墳墓荒在那裡也很麻煩。

朱：就是麻煩啊！以前神主牌位還在那個房子裡面，我想要把牌位起到成功山，我爹、我娘的神主牌還有『像』（相片）在那邊，想要放那裡面去（指成功山塔位裡面）。他說....（我）自己也沒辦法做主....

游：這樣好像也不用問台灣媳婦，你自己這邊決定。

朱：『依國』說都蓋好了（指成功山靈骨塔），我們年齡也大了，我想把他們都搬到那裡，一年做兩次（公辦法會），錢就繳給他們，誰也不知道.....他不是那個（撿骨送到納骨塔），是神主牌現在在厝裡。（想把神主牌送到成功山）

游：厝賣給別人，神主牌還在厝裡。

朱：對啊！以前那種。

游：以前那種柴的（木頭的）長長的。

朱：厝租別人了，神主牌還在裡面。

游：可以問『依國』這怎麼處理？其他很多人....

朱：別人是撿骨（不是同樣的情況），這個只是神主牌想拿過去，我也有問過『依國』，『依國』說看看。

游：這放在家裡也不是『成事』（辦法）。放在塔裡面，那邊請師傅來念經什麼的....

朱：出點錢就沒有關係。

游：所以說事情都要有人做。

朱：我們自己不會認字，也不會走。

游：叫小孩『對手』（幫忙）啊！

朱：小孩都上班啊！

游：先商量好啊！商量好了，有假的請假。

朱：如果放在那邊可以的話，我就打電話叫我姪女回來，回來把依公、依嬭搬過去，她只要回來搬一下，自己是自己親親孫女。

游：商量下，這樣的事情都是要家裡一起來處理，如果沒有處理就擱在心裡。以前像你爹、你娘這樣待在馬港的，以前有沒有人會欺負你們姓朱的人比較少嗎？

朱：欺負啊！我娘也不會管外面人的事。我爹話多，會走會跑。（意指比較外向）我媽媽就不會。

游：你爹在外朋友也交得很多。

朱：我也不知道。

游：因為比較早出嫁。那你以前在家裡，你娘有沒有教你繡花、做衣服什麼的？

朱：沒沒沒。我娘沒有。

游：煮飯、煮菜什麼的？

朱：這個自己多少都知道。。

游：以前你爹討丁香是給別人合夥，還是自己有船這樣？

朱：丁香，我只知道就是討丁香，丁香拿回來我娘煮。

游：是說自己有沒有漁網，有沒有船？

朱：船也不記得了。

游：跟別人一起船，分多少拿回來。

朱：現在我也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討丁香。

游：討丁香是在馬港附近嗎？

朱：不知道在哪裡找，很新鮮拿回來，拿回來我娘煮，灑在『簞』（類似竹席）上面曬乾。

游：以前種蕃薯，有沒有剉蕃薯米？

朱：有啊！

游：蕃薯米剉了拿去曬？

朱：蕃薯米，我娘舊房子那裡有個『敖』（儲存設備），曬乾之後還沒有馬上吃，裝在『敖』裡面壓實，這樣才不會壞掉。

游：那就房子還有『敖』嗎？

朱：老房子垮了，哪還有『敖』，只剩下牆了。

游：那『敖』是柴做的也都『抔』（腐壞）了。那以前一整個『敖』可以吃一整年嗎？

朱：沒吃到一年啊！

游：以前吃東西很缺啊！到以後阿兵哥有米什麼的，才開始吃米。

游：你現在有沒有請外勞。



朱：沒請外勞哪有辦法。

游：你等下復健車子會來載你嗎？

朱：我兒子有車。

游：還是我等等載你過去

朱：不用不用，我日日都要去。

游：那他這樣也要在那邊等你。

朱：沒關係，她把我送去他就回去上班。

游：等你做好了，他再來載你。你說你家在土坑那裡，土坑那裡有沒有條溪？

朱：舊房子那邊嗎？有溪，有水井啊！

游：那條溪是從哪裡流下來？

朱：上面上面（很高上面）流下來。

游：那時候馬路沒做啊？

朱：馬路沒做，上面上面溪水很好啊！水很好啊！『生食』（生飲）水都去那邊喝了回來。

游：上面上面是走到樓仔頂上層？

朱：馬路向上那裡。（往中央大道方向）

游：馬路向上處還沒到樓仔頂？

朱：誼～馬路向上處再走上去，我爹以前水井，以前洗湯水就是那裡來的。

游：那現在水井還在嗎？

朱：我們幾十年沒去那裡怎麼知道，我爹沒了，誰去上面呢？只剩下很高很高上面『寶山裡』。

游：名什麼？

朱：『寶山裡』。

游：『寶山裡』？

朱：一直走上去，水井裡面很多水，流出流出洗衣服都在上面洗。

馨：洗衣服在上面洗，那吃的水呢？

游：吃的水也在那邊？

朱：沒有。吃的水下面就有水井，我爹那邊出去有水井。那邊水好多啊！

馨：水井是阿兵哥挖的嗎？

朱：也不知道是不是阿兵哥挖的，我們也不知道。

游：以前很多是自立打井，老百姓自己挖的，阿兵哥沒來之前就會打井。

朱：水井下方一點，那裡都是園啊！都是埕啊！那邊園都是『應仔』（翁聲茂）的啊！我們有聽人這麼說。

游：『應仔』？

朱：『應仔』老婆還在，九十幾歲了。

游：『應仔』？是姓翁那邊的嗎？

朱：『應仔』女婿開館店，他女兒嫁給店老闆，『應央』女婿叫什麼名字？

游：『應仔』女婿嘴歪歪的？大眾老闆叫什麼？

馨：陳善明  
游：姓翁那邊以前很『旺』（家族興旺）啊！？  
朱：『應仔』？我以前也不管這事，我娘也不插手別人事。  
游：以前人都是頭埋著自己做事。  
朱：沒錯啊！話莫多。  
游：你小時候馬祖澳有保長吧？那時候還沒有村？你當時的保長是誰？是不是就是『應仔』這裡的人嗎？  
朱：不記得了。  
游：以前保長權力很大啊！  
朱：正是！以前是保長、鄰長。  
游：保長就是『應仔』那邊的人做。  
馨：有沒有拿錢給保長？  
朱：有沒錢喔？以前哪裡有錢？  
馨：保護費？  
游：保長有沒有跟百姓拿錢呢？  
朱：這麼久了，小時候的事情怎麼記得。  
游：『依新』老婆，你妹妹比你小幾歲？  
朱：也不知道，她應該七十幾吧？也不知道小幾歲。  
游：你下來就是她嗎？  
朱：恩！  
游：那也應該七十幾歲。馬港那間房子是『慶堂』（謝慶堂）那邊。  
朱：馬港那間向上一點的就是他。  
游：『慶堂』（謝慶堂）是後來才搬過來的吧？  
朱：『慶堂』（謝慶堂）以前是誰住的，我們也不記得了。  
游：以前是沙灘很長，海水是到『慶堂』（謝慶堂）厝？水都到上面上面，溪是從你家這邊流下來的？海水上，溪水下是嗎？是這樣嗎？  
朱：不記得了。現在如果到山上地形都變了都認不出來。  
馨：中正國中小那邊都是田。  
朱：我只記得我爹的園很多，知道就自這附近，但是現在也都不知道了，地形被轉變了，也看不到了，知道我爹園很多很多。  
游：那有沒有地契呢？  
朱：哪有？都沒做！（沒去登記）  
游：你弟什麼都沒有去爭取？  
朱：都沒去。  
游：可惜了。  
朱：很多園啊！被馬港人拿走一部分，我以前還種過蕃薯的地都變成別人的。  
游：可能是有人知道你們都搬台灣了，人不在這邊，地給你佔去了。

朱：這些人（佔有土地的人）至少過年過節紙帛買一點燒給他們（父母或祖先）。

馨：我媽有說朱學文老師是他老師，我媽是四十幾年次的，那想請問朱學文老師所學是從哪裡學習的？

游：那時候有初中啊！那時候已經有初中啊！以前初中畢業都可以當老師，教一兩年以後就可以保送去師專。朱學文好像初中第幾屆？你弟以前在馬中讀書還記得嗎？

朱：記得啊！

游：他正是在馬中讀書吧？他第幾屆有記得嗎？

朱：不知道。

游：他這裡初中畢業後去做老師？

朱：恩！

游：後面再去讀書？讀了之後就...

朱：做老師。他以前可能在縣政府有沒有做一兩年？

游：喔～有在公家機關做過。

朱：有沒有做幾年，我們也不知道。

游：不記得了，太久了。依孀感謝你啊！銀官弟老闆說感謝你。

訪談照片：



朱寶金女士



訪談現場



家裡開洗澡堂時賺的一角錢保留到現在。



## 5. 110/09/24 后澳陳玉嬌女士訪談



### 陳玉嬌校長訪問逐字稿

受訪人員：陳玉嬌女士(后澳人自然村長大)

訪談時間：110年 09月 24日

訪談地點：南萌咖啡館

主訪人：游桂香 工作人員：董逸馨

逐字稿轉譯：邱筠、游桂香

大廟小學堂 ( 第二年 ) - 馬港社區田野調查及人才培育計畫

訪談同意書

本人同意接受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對本人的訪談 攝影 錄影，  
並將內容作為馬港社區發展協會之成果報告使用。

立同意書人：\_\_\_\_(簽名) 陳玉嬌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4 日



游：(后澳)房子拆掉有沒有通知你們？

陳：都沒有通知，人家打電話給我，說現在怪手在那邊推房子，把那個后澳村推平，你知道不知道？有沒有通知你？那時候我還在學校服務，學校有活動一時無法下來（到南竿），第二天就到南竿。其實我當天晚上就馬上打電話跟縣長聯絡，縣長說你去找工務局。

游：那時候縣長是劉立群？

陳：不是，那是民國 91 年 3 月 29 日左右，還是 92 年（確認是 92 年），反正就是我人在中山國中的時候，應該是 4 月開工吧，文獻裡頭有說 4 月，29 號有人通知我，我人沒辦法下來就打電話，可是工務局就回我『我不知道那裡有房子』。

游：請校長畫一張圖，把這個村莊簡況。

陳：今天我本來想要帶一張照片，那是我去找了很多資料，那裡有很多房子，後來在地政那邊，那是不能夠公開給我的，後來我說這是我家后澳村，他們就給我了，好可惜今天沒帶來。



（陳玉嬌女士於地政事務所找到的后澳村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后澳沙灘、梯田、海邊石牆、沙丘以及陳氏祖厝）

游：這裡面看得到妳家嗎？(逸馨拿現在拍的照片比對)

陳：這裡看不到，我的家在這邊，是第一家。

游：我們請校長在紙上畫一下，假設這裡是海。



陳：這一段路是海，這邊是馬港，走過去這邊是沙丘，海在這一邊，然後這邊馬港走過去，我剛剛講的，他們這邊要走過去的時候，這邊有很多豬圈，他竟然連豬圈都…（繪圖中），這邊是他家有很多故事可以講，他家後門有一顆無花果樹，這邊是陳旺旺，他的兒子叫『陳孝義』，有的人跟他是初中同學。我們這一輩的男生都是『孝』字輩。（陳妹娣）因為他家是另外一個方位，算是坐西朝東，我們這幾家是坐北朝南。主要道路走過去是這個家（陳思文伯父家），一直走到夫人村是這條路，這裡就有一點斜坡，走到這邊上面一點才開始平路，走到夫人村。旁邊這邊就是我剛剛所講的海淡廠，旁邊有一家最高的（陳木銓叔叔家），算是我們最靠北邊的，（人）現在在台灣，叫做『陳金華』（陳木銓之子）。在台灣經商成功，還有『陳正』，很多人跟他同學。主要是這幾家（陳妹娣的家）有好幾個小孩。

游：你說這是從馬港，就是(照片裡的)這條路？

陳：不是，這是珠螺過來(的路)，這邊是中正國中，這邊現在是獅子會(碑)，我們(聚落)在這下面，我唸國小的時候，這邊都還是這種地貌，這邊是平的，然後從這邊凹下去。我們馬祖國小是在這邊，現在圖書館那邊，圖書館後面一條馬路，要去科蹄澳的馬路，國小在這邊，每一次要上廁所，廁所在馬路的另外一邊凹下去的地方，要這樣走過去，從學校爬上來，再下去上廁所再上來。后澳不是走那邊，我記得，那邊是上廁所，這邊有一條路再下去。

游：現在這條路在圖裡的什麼地方？

陳：這個是夫人村的路，它（照片）的方位跟以前有點不一樣，我們以前這樣走過去，這邊有點斜過來。

游：改天我們走讀的時候，可以試著找陳學興來拍個空拍圖，看看空拍，環境脈絡就會很清楚。

陳：因為我們這一家房子很大，我堂哥家在這邊，我們是三合院，而且是兩層的。

游：所以這邊是三合院，那以前有這樣子的地方算是財力不錯了。

陳：這邊不是，這幾個都是平房（指風颱叔、發金伯），這裡好幾戶都是平房。然後他也是兩層樓（指陳孝義家），他是最後面蓋的，最新。然後『陳孝英』這個也是兩層樓，而且他家比我們寬，但格局不是兩戶三合院，就是一排。我家是青石，我記得他家就是黃色那種石頭，也是很整齊的很大的那種。后澳村算是以前比較早搬到那邊(后澳)去，所以當時可能滿講究建築。

游：這條路看起來應該是應該是在這下方囉？

陳：這條路是我們主要的道路這樣走過去，整個村要連貫也是這條路，它是主要的道路。這個路的上面，我剛剛不是說要爬上去有幾個階梯，所以和這條下面的田直接有一點落差。

游：所以這邊(指圖)是田！

陳：對，都是田，都是田。

游：(圖上畫著)這是階梯，這個方向是從馬港過來？

陳：(圖上畫著)，馬港，這邊是北。其實我剛剛講的后澳的水源很多，主要的大概是從秋桂山上面一直下來，所以這裡就是(目前的)海淡廠。

游：海淡廠的前身就是養牛場？

陳：就是三民畜牧場。

游：畜牧場的時候你們知道嗎？

陳：在做畜牧場大概是民國 60 幾年，那個時候我有聽我姊姊說，它有賠幾棵地瓜(以所種蕃薯的株數計量作為使用民地補償)。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家在這邊也都有地，但是後面我們家地那塊被他用，其他家我就不知道。我家後面那塊地是最好的地，當時可以種筊白筍、水稻.....，我小時候偶而會在那田裡看到雨傘節，因為田裡面的「園壁裡」(菜園內靠坡的山壁)、園墘(田埂)都有小水溝，整個田都很多水，我就偶爾看到雨傘節。(指圖中)這一帶是水源，然後沿著這一帶田旁邊都有小水溝，這邊路的旁邊就是小溪流，我小時候就聽得到流水潺潺的聲音，沿著這裡一直流下來，到這裡是水井，會匯集在這邊，所以，這邊水源一直很多。

游：這樣，海在這邊？

陳：是，海在這邊，這個本來是，後來變成水庫才拉進來，其實，我家旁邊就是海。我家是(距海的)第一家，這邊這一帶本來都是砂礫，本來我們也把它種植一些西瓜跟花生，適合沙土的作物，這邊都有地。

游：這邊過來都是園？

陳：從這裡看到這邊，這邊開始(指繪製地圖的中間上方)看到這裡，都是梯田，這樣上去都是梯田。這個田到這裡這坪(馬祖話一坵田地)是平的，這邊下到馬港這邊下面都還是平的。一到這邊有梯田才開始慢慢、慢慢上去，一層一層上去都是梯田，過去都有開墾。這個地方也叫做靶場，不是，靶場是後來被阿兵哥拿去做靶場...

游：靶場這邊以前叫什麼？

陳：我們叫做.....，我想看看，印象那麼深刻(居然一時想不起來)，我看看...有個特別名稱，我等一下可能會想起來.....，意思就是說它都是一些砂粒的田...

游：砂地？砂園？

陳：不是。是「砂母粕」！

游：喔！砂母粕，粕(形容又乾又鬆沒有水分的殘渣)？

陳：粕，不曉得是「坡」還是什麼？坡地的坡？我們這一帶都叫「砂母粕」。我們最早的這邊祖墳都是在這一帶，在「砂母粕」上面，後來居然被拿去做靶場，被阿兵哥拿去轟，拿去射擊...

游：可是那邊上去之後.....

陳：那邊上去是「四大金剛」，阿兵哥都是從這邊...，我小的時候在家從這裡就看得阿兵哥從這裡，從這裡開始走，拿著那個靶，這邊有小路從四大金剛

有個斜坡，阿兵哥一直從那邊走下來，然後這邊不曉得有什麼路走上去，每一個會把靶升上去，再降下來，我都看得到。然後他們打靶的地方就是打我們的祖墳。我這一陣子就是忙著去(為祖先)「撿骨」，其中的一個本來沒有資格，去申請找不到地籍圖，不是我找不到，而是根本沒辦法，因為土地已經沉到后澳水庫裡面去了，做了水庫，整個地貌都已經變了，你叫我們一定要確定說哪一個地點，那是我叔公的墳，找不到了。

游：那這樣子怎麼處理？

陳：後來我就跟他說，我說...，我同時...其實我家裡不知道算不算是后澳村的一些縮影，像我這一次，剛好這個時間，再過幾天我就遷我爸爸還有我祖父祖母的墳墓。在之前就已經遷過一次，因為要做秋桂山水庫，然後只好把我爸爸的墓就遷到現在的地方，現在的話，海淡場的前面，本來那一帶都是種地瓜跟花生，是我堂哥的地，然後現在都被人家全部登記走了，而且(地貌改變)落差很大，變成不是梯田，那我要去掃墓就變成沒辦法，路可以找得到，只是前面被人家工程弄得變成很直很陡，另外一邊也被倒廢棄土成一個小山坵，前後都被人家弄得亂七八糟的，所以我每一次都要，要掃墓之前都要自己先開一條路再爬上去，所以只好又一次自己遷走。

游：遷到(納骨)塔裡面去是很好。

陳：我叔公本來沒有資格遷墳，他說你沒有地籍圖啊，可是也不是我們希望這樣子，我們怎麼希望說.....

游：這是政府的問題啊！

陳：這是很多后澳人共同的痛。

游：另外一條路到養羊場是到馬港的路？養羊場以前有一個很大的軍營，我以前送貨的時候一過這裡。

陳：那個是另外一條路，這邊剛剛不是有一條路嗎？這條路一直走走，現在的要去夫人村的那條路。

游：逸馨可以把電腦用 **google map**，**show** 出來一下嗎？

陳：這裡這樣彎過來才是現在走到養牛場，那我們以前養牛場應該是從...要去的話，是珠螺這邊到四大金剛這邊一拐過來，就有一條路。

游：哦，(指照片)是從這邊過去，不是從現在那條路？所以說這邊都被填掉了？

陳：對，現在就變成了水了嘛。

游：所以，我要這樣子對一下，等於說你們家應該在這裡了。

陳：(指照片)我們家在這裡，這樣走下來，然後這邊以前除了平平的以外還有一個沙丘啊。

游：以前都是土沙？

陳：都是土沙，一個沙丘。

游：(我)現在方位有點搞混了。

(逸馨提供電腦協助指認 **google map**：軍營、秋桂山、海邊豬舍)

陳：(指 google map 上后澳水庫的東北角落)這邊是海，我家那個時候的位置應該在這裡最出來的位置。

游：然後我剛剛說的往山上的軍營的位置...

陳：軍營應該在這位置，另外有一條路(指現在的秋桂路)，在這一帶。這邊就是秋桂山。

董：W5 據點在這裡。

陳：這邊就是現在去夫人村的路，舊的夫人村路應該是這裡這樣子走。

董：從海邊走。

陳：我家在這裡，然後，以前這邊全部都是田。

董：我記得，以前小時候在海邊玩過。這邊有豬欄...

陳：豬欄在這裡。

游：他們補償的豬欄應該在哪裡？

陳：應該在這裡。

董：因為我以前走路從這邊走走走，走到這邊來，有下去玩過，豬欄在這邊，它就是一個山坳，然後旁邊都是田。

游：妳們以前的一排住家都在這裡。

陳：就是這一帶，海淡場在這邊。這邊我剛剛講最高的這一家，它的後面就是去夫人村的路。

游：最高的家是邱麗卿的家？

陳：不是，它的位置不在最高，最高是金木陳金木，最北的。

游：金木？是現在馬港的陳金木？

陳：不是，不是，他是夫人村的。(后澳的)金木，他乳名叫金木，後來改名叫陳金華，他最小的弟弟叫『陳正』，很多人跟『陳正』是同學，那個陳其運就是跟他同學，所以我就記得他的名字。

游：他們這些人都沒有回來針對自己村落的事(提供意見)？

陳：陳正是我堂弟，他前幾年，他們也是我叔叔的小孩嘛，整個村子裡不是叔叔就是伯伯或姑姑，然後他是我叔叔的小孩。他後來回來說把我叔叔跟我堂姐的骨骸放到成功山，那時候就把(家的)鑰匙交給我。他有回來過。

董：找到一個老照片。

陳：這是農改場，是清水農場試驗所。

游：有一張老照片有一個阿兵哥托著槍站衛兵，然後遠景是北竿小島，我想可能就是從這邊拍出去的，因為妳說有一間大房子。



陳：我那張照片裡頭，剛好有照到我家的房子，可是我今天沒有帶來。那旁邊，因為那時候旁邊的房子可能還沒有蓋，就可以看到我家的房子。

游：這些村莊的消失很令人不可思議的，軍管時代完全沒有人權。

陳：以前喔，你看，我記得，剛剛講的，這個陳金華。他每一天放學...我是放學後都是要澆水澆菜，他就是要去放牛，不是放牛是放羊，我叔叔家裡養了很多羊。

(逸馨取來老照片提供指認)

陳：我覺得這可能是清水，因為我記得...

游：清水看不到北竿啊，福澳也看不到。

陳：我小的時候，已經到我馬港伯父家住的時候，我每一天要做的一件事情，還是要跑到后澳沙灘上『逛江』(沿著沙灘潮間帶逛，馬祖話稱海為江)，你們有沒有聽過逛江？

游：逛江就是去撿海邊的東西？

陳：就是去撿海裡的東西，每一天早上就是要去逛江，看看黃魚可以撿，或是墨魚可以撿，或看到「流柴」，就是漂流木，有的話就是馬上把它抓回來，每天都要去。

游：以前沒東西燒(飯)嘛。

陳：對！對！

游：你們就撿流柴，我們叫「去礁頭墘」。

陳：「去礁頭墘」又是「去礁頭墘」，去挖那個東西(貝類)叫做「去礁頭墘」。「撿流柴」『逛江』就是沿著海岸走，去逛一逛，然後看有沒有東西可以撿。

游：那以前后澳都要跑到馬港買東西嗎？

陳：對，我跟妳講，我家在第一家，我不知道這樣講，會不會是自己講自己(自褒)，我祖母是一個大善人，因為我們是第一家，在路口走進村落裡頭很累

的時候，我祖母常站在路口，每次都從肚兜裡掏出蜜餞，很多人都有印象喔，程元鋒老師的媽媽是夫人村也有印象，看到我都還會說：「哎呀，每次到妳家裡去，妳祖母就會拿蜜餞給我們吃。」她都有印象。真的...常常...然後(很多事是)我還沒出生以前，也都是後面別人告訴我，像陳松梗他是北竿芹壁那邊的人，他跟我都是「鶴上」人，我們這個「鶴上」和北竿芹壁跟北竿的后澳、牛角陳高義呀陳高什麼(高字輩)陳聯什麼(聯字輩)都是同一家族。所以陳松梗的爸爸看到我的時候就還會說：『哎呀，我以前多惜快(可憐)，固裡好去你們后澳裡，妳嬤...』我祖母年紀比他還要大，陳松梗他爸爸也是人瑞，前幾年過世了。看到我就說他逃難，(那時)有瘟疫呀，馬祖以前有瘟疫，瘟疫的時候沒有地方可以躲，我們后澳村算是比較平靜，他到我家住好久。他就跟我講說到我家住好久，說我祖母是他救命恩人。

游：那時候應該是民國 30 幾年？

陳：整個村全部都是是一家(家族)，我小學的那一班堂兄弟姊妹有七、八個，都是我的整個宗族的，只有我一個女生，其他都男生，有的是堂哥有的是堂弟，還有那種『新婦团』(童養媳)，我班上有個同學陳孝義家的媳婦团，她後來沒有繼續讀國中就到台灣去。

游：以現在的角度來看后澳水庫在哪裡去？

陳：應該是在這裡，後來(建)水庫被推平，后澳水庫還把這邊的海納入進來。

游：你們是國中畢業後離開村莊？

陳：陸陸續續。我是因為家裡的關係我例外，我從小在馬港生活，但是我的場域還是在這裡(后澳)，因為這邊好多、好多東西我都很熟，比如『逛江』。我伯父會做中藥，自己有什麼病他會叫我去后澳哪裡採草藥，連無花果的葉子都可做藥，哪一塊石頭有地錢、錢衣什麼的，他也要去拔，后澳沙灘有一種治哮喘的植物，現在馬祖已經消失了，它整個果實跟刺蝟一樣，刺硬硬的，可是刺到不會很痛，只是很刺，現在已經消失了。草本、葉子掌狀。

游：妳說的好像是馬祖話「咩翻其」就是「蒼耳」也叫做「羊帶來」，它是用來治療皮膚病的。

陳：我伯父以前在馬港，他已經過世了。

游：妳伯父叫什麼名字呢？

陳：他在馬港開皮鞋店，以前位於現在的西區派出所還沒改建以前。

游：就是以前舊的郵局，現在的『林善清』附近？

陳：不是不是....

游：伯父名字？

陳：伯父名字叫做周松松。松松伯，人家都叫他「拍銅松」，他會手藝、會修理各種東西。外號叫「萬能博士」，然後他對植物草藥很有研究。

陳：以前不知道名字的都是叫師傅。

游：(指著照片，阮義忠在馬祖 1979 攝影集內所拍攝的馬祖村聚樂乒乓彈子房正對面)是不是這間？

陳：這個的對面。我那時候，住在這邊的時候，我們都是有這樣子的窗戶（指照片），這邊窗戶可以看出去，樓上租給聯勤組的阿兵哥，阿兵哥就常常會問：『你們吃飽了沒有？』他們只要去台灣就會買一些馬祖沒有，可是台灣有的東西，比如吐司跟麵包，我們馬祖根本看不到。

游：這間是以前的舊社協？

陳：對，舊社協那一，。它這個房子，我小時候就覺得很特別，窗戶很有意思。這是翁家以前開的，他們家名字『翁新西，翁新南、翁新北』。我住在我伯父家，我隔壁就是『陳正中』，現在在發電廠的。陳依明是馬祖村老村長，他家好像是『明利』商店，我記得上一次阮義忠照片裡頭有拍到他家，

（逸馨提供阮義忠照片指認明利商店）

游：這間是『依明厝』（馬祖話）？

陳：我們就是和他隔壁，我們的隔壁就是一個豆腐店，那時候我都叫依嫂、依嫂（老闆娘），她現在已經退休了，是跟逸馨媽媽是同事，在中正國中小煮飯煮菜，名叫曹秀金好像，她也是我們后澳村的，但是她很早就搬過來馬港這邊，她的婆婆（奕財姆）這也是...

董：是這家嗎？（示照片）

陳：這是另外一家。

董：所以老街有兩家豆腐店囉？

陳：對，它是街在最頭上面，現在應該是『永順』汽車的附近，馬港那個街上最前面。

董：陳再祥家嗎？

陳：對，陳再祥家。

游：我們覺得后澳村有很大的改變，是因為什麼因素之下？

陳：其實說起來有點隱私，最早的影響是我家發生變故，這個變故詳細情形就不說了，因為這個算是整個村的痛，老一輩的馬祖人知道，所以我就不講了因為這個往事不堪回首。後來我就被迫住在我親戚家，然後，剛剛我講的，我家裡就整個的...我伯父啊就全部搬，先搬是我們家，然後後來陸陸續續，到了民國 60 年前(遷出最多)，其實在之前，因為我們是整個家族在馬祖最早的時候是以后澳港做港口捕魚，但是可能那個方位浪都比較大，還是說什麼...後來就慢慢轉成去耕田，那一帶很多水，後來我們就是沒有人再打魚，再加上有很多種種原因，慢慢的有的搬到台灣，有的搬到馬港。剛剛講的陳個陳孝英家裡，他的姊姊就到馬港開「藍天理髮店」，藍天妳應該有印象，那時候的因為在台灣唸書，我只知道他搬到那裡，其他都搬到台灣，我們現在在馬港的只有少數，剛剛講的豆腐店，他比較早就搬到馬港，算是我們后澳人，那時候她的婆婆我們都叫『奕財姆』，她也是媳婦。我小的時候到



馬港去住，就住在她家隔壁(豆腐店)，每一天叫依嫂，我們知道都是「自家人」，每次都到她們家幫忙做豆腐。其他的好像后澳村的人都不在馬祖。

游：后澳村的人遷出的時候大概是？

陳：大概 60 年左右最多。

游：我知道你們家姊妹，因為我以前和劉美花、玉娟很好。

陳：她們都是我的表姐妹。

游：有一次在劉美花家看到妳姊姊，驚為天人，想說馬祖有那麼漂亮的女生。

陳：昨天、還是前天，林金炎老師有一篇什麼〈青春年華〉的文章，裡面 PO 的照片，有一張就是我姊姊，就是這二天的事情。



林金炎

9月22日 · 🌐



### 青澀年華

純真、可愛，美不勝收的舊時光。半世紀後，仍然可以穿越紛繁的記憶，所有美好，都是恰逢其時，大夥記住班級代碼？是311家族嗎？

~民國59年馬祖文康中心





游：後來我讀護校，畢業回來後在衛生院服務，妳姊姊去生小孩，是生小孩還是怎麼樣？跟妳姐夫一起在那邊，我那時候看到妳姊姊真的很漂亮，她對我也很好。

陳：我姐姐真的很好啊，她的學生都知道，都是說她很好。

游：後來我聽說她過世我就很訝異，想說怎麼可能？因為她離開這邊之後都沒有聽到她消息，後來聽到她的消息之後，我心裡也很難過。

陳：那也是時代的一個悲劇，因為她的病現在來講是根本微不足道，不會威脅到生命，就是腸阻塞，那時候因為馬祖沒醫療嘛，沒辦法解決她的病，那時候.....

游：因為那是醫療比較落後的時候。

陳：最主要的是因為交通，那時候她（三十多歲時）是大年初二生病，一直等，不曉得 15 天還是 20 天才有船，在這邊沒有辦法動手術，腸子就壞死了...

游：這就是身為外島人的悲哀，生命有時候比別的地方來得更脆弱。

那你們家族裡面有沒有其他人，在馬祖這邊大家比較熟知的，比如說他，像你們一樣的當老師啊、或是說在事業上為人熟知的成就？

陳：到台灣去的我只知道那個陳金華賺錢賺很多，但他是一個...也不會在外面怎麼樣，就很保守、很低調，妳看，我舉一個例子，也不是去挖人家隱私啦，我記得他的兒子在台灣結婚，我去參加，然後隔壁廳是曹秋華（萍），她的小孩還什麼人結婚，同樣一家店就是兩個廳，他們(曹)就是非常非常熱鬧，那我們這邊就是只有自己的親人，那時候的縣長就到隔壁去，非常熱鬧，我們這邊都聽得到熱鬧的聲音，可是以財力來講，他（陳金華）一定比對方來得大，但是我們也默不作聲，縣長那時候是楊綏生，嚴格說起來也都是同學，



但是我們都按捺著沒有去(邀請)。就是，大概我們后澳人變成比較低調，類似這樣。

游：那你們后澳人有沒有要組織一個起來，平常都有互動啊，一起看看怎麼為家鄉？

陳：我們喔說起來，每次見面會比較勾起很多傷心的事，反而不會常常見面。因為我們最早的時候，有一個構想，既然政府把我們的田跟地貌都變成這樣，我們乾脆就跟政府說，沒有建水庫的地還給我們，讓我們這群整合，讓我們蓋陳氏宗祠，可是我們去寫請願書，都有呈到監察院去，都沒有辦法通過，然後這種的就沒有辦法做。然後我個人就聽到我的一個堂哥，他是上校退伍，他就被人家公推說回來量地，大家全部都聯合起來簽名，請他代表回來，要不然每次量地都要一大群人回來，而且地又被弄得亂七八糟，已經根本沒辦法分得出來是誰，乾脆大家一起，可是這種的做法完全沒辦法被現在的(地政局)接受，(地政局)總是說：一個人怎麼可以量這麼大的土地？然後又說：你假如是柴埕根本不能夠量。

游：那時候有沒有大家一起簽名申請測量？說我量回來由我一個人來代表，我量回來不是給我個人，而是家族……

陳：都講得清清楚楚，但(地政局)一直無法接受。他到現在還是去年公地返還的時候，我的堂哥才拿到兩塊地，至於之前的我和他一起量的，(地政局)都是說資料不見了。

游：馬祖人很善良，要不然從朱金寶(第一任地政主任)開始就要坐牢到屁股坐穿了，不想說因為土地問題讓這些人失去工作、讓這些人去坐牢。

陳：像我就是，有一次實在按耐不住，他一直駁回我們的，而且他駁回我們的理由我們都不能接受，你這樣子就可以否定我們曾經有的(土地)？我就只好把這個曾經是這樣子，我有提出來是某某某，某某某，我就把名字寫出來，我寫說這個我先說明真的不是為了一定要找哪個人麻煩，而是為了徵信，我必須把人寫出來，你們才知道說我講的是事實，我沒有亂講，而且就算我亂講我也自己負責。然後這樣子，他們也不接受。

游：妳那位堂哥叫什麼名字？

陳：我堂哥是陳廉明。

游：現在馬祖有一個由陳儀宇老師、吳軾子、朱榮忠他們組成的馬祖土地正義什麼的，有沒有跟他們聯繫？也許需要這樣的一個團體，加入這個團體就會壯大，壯大就會產生力量，對政府產生壓力。

陳：我現在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其實他們有邀請我加入群組，我也加進去了，但是我一向不會說在上面發表，頂多就是看，因為我覺得他們很多時候都寫個人，每個人都表述自己，我也不知道我這種講了到底有什麼(作用)，在他們看起來是怎麼樣。

游：(后澳)這個是很明顯很明顯的政府的過錯，毀村的暴力，真的是...我們現在說這種事行政人員都要告知……

陳：我們當然知道，我們自己也在公家單位待過。

游：所以在這樣沒有告知的狀況下，這是一種很明顯的暴力啊！

陳：而且他當時還說：我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麼樣？我就是不知道！他就以這樣的態度(處理)，然後那時候我去用，提告，曾經他們因為這樣子把我駁回來，我就寫這個訴願，我說我寫這個某某某，某某某，我只是為了徵信，但是啊，那個當事人知道以後，不知道怎麼搞的他會知道，他就很緊張，好多人就會私下問我：妳最近要去幹嘛幹嘛。怎麼回事？好多人都在關心，後來我就想說，我連出發點是什麼他們都不知道，而且那作當事人就非常緊張。

游：這就是軍管遺毒，同管時期大家怕事，不敢出來，沒有一個人為自己的權益站出來，尤其是年紀大的人。我自己也深深有感慨，我家的土地也是這樣，但是，個人力量還是有限，希望真的有一個(組織或團體)，我們並不是說貪圖土地，或是非法要去佔有土地，而是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你就還給我啊，對不對？。

陳：所以我這幾年啊，只要有機會，我想，哪怕拿回來一點點，只要在后澳的哪個地方，我就是想說，我本來一直跟地政那邊一直唸，一直說你們可不可以以文化切入的點，(后澳)已經是消失了，我們至少讓後代知道說這裡曾經也是我的家鄉。

游：這樣的事情用講的，可能沒辦法，要形成一個計畫，把想要做的事情提出來。要訪談，把后澳居民找回來做一個訪談，像我們這樣子還原一下，因為你們自己人去還原更真實，像我們這樣訪談不夠真實，我這邊要看很久才能理解。你們自己人回來，自己組織，然後最後要形成一個力量，雖然現在已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但至少幫我們立一個碑文，畢竟我們的祖先在這裡落腳，流了多少血、多少淚、多少汗在這裡，不容青史成灰啊！雖然沒有辦法復原，但是也沒關係，至少說讓人家知道這裡曾經是一個村莊是一個聚落。

陳：我當時的用意就是這樣子，然後他們都不理了以後，我就直接...哪一天，我就在這裡，在我自己的地上面，我做一個東西，你們應該是沒有資格干涉我，他說那邊是水源保護區，我說我譬如說做一個...因為我上一次給東海大學林文海老師(東海大學雕塑老師，藝術所所長)看這篇文章(馬祖日報社刊載『失落的桑田 被人遺忘的滄海—后澳 作者：劉姝廷』)，他前一天(在馬祖)的課程有提到他大肚山紅土的做一系列作品，它很肅穆跟悲情的面孔，我就覺得很像我的心情，我跟他說我的心情跟你們的作品非常契合，因為我想要在消失的祖宗的土地上留一點東西，用石頭啊什麼的東西去把它做起來，讓後面的小孩子知道，可能要做的就是用石頭做起來意象，他說應該是可以做得起來。因為我也不要說去做很現代化的呈現，就是用最樸實、最永恆的。

游：對呀！妳看原住民(宜蘭縣南澳鄉金岳村)「莎韻之鐘」，每個人到了那邊，那種心情就會出來了，不管妳是哪裡的人，你到了那邊，對於莎韻的那種哀傷的緬懷就會出來。我是覺得可以這樣子做，但是要有人發起啦。

陳：我自己.....因為那個地方是我的，我在馬祖這邊目前后澳人只有我和清水的堂姐，但是那個堂姐她是跟我同一個三合院裡面，因為她是童養媳，她是從小就送過去，並不像我這樣有感情。

游：妳說的是哪位？

陳：是詹元春太太陳春妹，人家叫她「千金」。

游：妳如果自己要去樹立...

陳：他一定會把我拆掉，說我什麼違建...

游：因為妳個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其實政府也是看狀況辦事情，妳人多勢眾，他就不敢忽視。妳一個人他們根本甩都不用妳，一個小小的雇員就可以把妳推翻了。

陳：對，對，妳知道前一陣子，他們海淡廠在施工做一個牆，然後就挖土機開上去，正好把我剛剛講的那一塊，那邊是我一個叔叔的地，叔叔旁邊左右都是我爸爸的地，再上去一點都是我堂哥的地，因為都是我家族的地呀，所以我就過去去問他們這是哪一個單位在施工，他們就一直保護的不敢講、都不理我，都不敢講，叫我自己去查。然後我到地政去，地政又開始用那種口氣說想要查這塊地，指界的話要 4000 塊錢。

游：這什麼政府你看看！很難過喔！

陳：是啊！你光是去，你們可能比較幸福，不會像我一樣，我每次都代表那個家族去量地，不知道啊自己是，到底是扮演什麼角色？因為我自己都很迷惘，因為他們把我好像當成一個小偷還是乞丐，就是負面的，都是覺得說你幹麼？這個是你的嗎？好像不該我來，每次我都要一再刁難，一再的刁難，一個程序明明講得很清楚就好了，一次就可以，他沒有。每次來了這裡，他說妳少了這個，我就馬上回去拿，這個拿來了，又說另外一個又少了，永遠沒有辦法完成，都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都要一直求他，都要求他們告訴我到底哪裡還需要再補強。

董：我今天也幫我媽弄珠螺的地，也是要很強勢才會受理，但受理過程中，土地資料中舅舅的都拿齊了，然後他說還要跟妳反覆再確認，我們鑑界，上去就是一次工，一次就是 4000 塊，土地如果斜坡如果有很多樹草之類的，你自要弄乾淨，弄不乾淨，我們鑑界小組是不管你喔！丈量錯誤是你們的問題，就是他不認為是自己的問題，所以我們去的時候就很謹慎，可是會明顯感覺得到工作人員非常不友善的態度處理這件事情，一直不停的說就是你們家土地有問題，然後我們就有在追溯，他地籍建立的時候是民國 60 幾年，我說我們家 60 幾年時人都已經遷到台灣去了，怎會弄清楚，他們說他們已經依法公告了，是你們沒有回來弄清楚，其實我們家有些地是已經被畫為別人，中間還是有一些爭吵的過程。對啊！但他們還是，你們自己幾位，就找出來，占了誰的地，自己去弄清楚，他說政府就是依法辦事。

游：問題就在小小雇員，有一次我去問些問題，這塊地因為我們有古老的地契嘛，這塊地應該是我們家的，可是現在被別人登記走了，我們可以經遁什麼樣的

途徑把它再登記回來，她就妳去登記也不會給妳！我定想妳一個小小雇員就可以下判斷？就可以下判定說這塊地不會給妳？我說我不是說要給我，我們家族的地，是想請問妳有什麼管道做一些救濟嘛？妳馬上就說妳去量地也不會給妳，我就問她妳是局長嗎？還是妳是律師？一個小小雇員，都還沒搞懂狀況，就下這樣的判定。啊！這什麼政府啊？

游：其實明年有個想法，如果針對后澳做個計畫？把你們后澳的人全部找回來。

陳：也是不太好找，幾乎都凋零了，老一輩的像我所知道，我最親跟我同一房，跟我同祖父的這一房，或者同曾祖父的這一房，就只剩下陳金華的媽媽了，老一輩全部都走了，只剩下她，她是最年輕，我的小時候都叫他『新新孀』就表示她是剛娶回來的媳婦，她是最年輕的，現在她也 80-90 幾歲，前幾年就是她先生也就是我叔叔的骨頭要移到成功山去，她才回來過一次。最近我聽說她摔倒了，行動不方便。

游：老人家最怕摔倒啦！

陳：所以我所知道的老一輩的(就只有這一位)。上一次是我自己家裡的地，剛剛有提到的祖墳，有好幾個后澳(人)家裡的祖墳都在那座山上，就是靶場上面，就是砂母粕上面，結果被沈下去了，可是馬港有人就來量這塊地，剛好墳墓那塊都量走了，那塊土地就很大。後來我說...因為我之前，我堂哥回來量了幾次，全部都是空的，一直被駁回，一直說量的土地太大什麼的。結果我堂哥就交代我去，去的時候就知道我們大概申請的地在哪裡，就跟他們量有所重疊，就通知我：「妳這個有人量喔！假如覺得說那邊有你們的地要提出異議。」我就據我印象裡頭那塊地(主)還有誰，馬上打電話去台灣聯絡像剛剛講的『邱麗卿的小叔』，邱麗卿是我的堂嫂，和我一起出席，我堂哥後來也有回來提出異議，說這一塊是我們三家的祖墳，三家同時提出來，就把那一塊分割一半回來。但是你說他的地貌我要怎麼去處理？根本就已經在水裡頭，而且以前是梯田，很清楚哪一塊是誰的、哪一塊是誰的，但現在全部都變成一(整)塊。像我剛剛有提到說我爸爸在那邊耕田的那塊地，我印象就是非常深刻，除了我爸爸在那邊耕田我在那邊看以外，住在馬祖村後，我每天放學回來都是從馬港跑到那邊去，因為阿兵哥在四大金剛那方向下面有個打靶，每一天我們放學，幾個同班裡頭不是好多堂兄弟姊妹嗎？大家都跑到那邊撿彈頭，因為可以賣錢。每次撿的時候都把地瓜田踩得亂七八糟，因為大家都衝到那邊去。陳金華堂哥因為他個子最高塊頭很大，每次都撿最多，可以賣最多錢，然後我就很壞跟他說：『你把地瓜田踩壞，我要跟我伯母講，你完蛋』。結果他就說：『你不要講，錢大家就平分』，那也是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那塊地被人家佔走了，我就打電話去問，某某人把地佔走了你們(對那塊地)有沒有印象，陳金華、陳孝英說確實那塊是你家的地。然後我就，我後來碰到畫走我地的人，我說：「你把我地量走了，我去量的時候他們說你把地量走了，而且你還賣給縣政府，賣了很多錢。因為縣政府跟我說跟縣政府沒有關係，跟你有關係。」他就不承認，他說：「那是我太太去量的，我

跟她離婚了。」我知道是他量的，他不承認，就推給他太太。然後有次我剛好在馬港天后宮遇到他太太，我就跟她說：「妳是把哪塊、哪塊地量走了。」她看了我一下不敢講話，我就說你先生已經承認了，不說那句話還好，一說她就生氣『你去找他就好，妳為什麼找我？』又推給他先生。因為我在馬港天后宮，就跟她說：「妳放心啦，我想我那塊地也沒有說值多少錢，而且現在已經沉到水裡去，我能做什麼呢？妳放心，在媽祖娘娘面前，我不會去追究，所有的事怪政府，怎麼會用這樣的方式處理，變成這樣子，我也不缺那個錢，就是缺那個自己的東西，為什麼不能自己(拿回來)？」她那時候真的很放心，因為我是在媽祖娘娘面前講這話，她就放心了。我們真的不是說被誰拿走，只是說為什麼變這樣子？

游：你們后澳門牌從第幾號開始？妳說妳是第一家。

陳：我是第一家，我去戶籍(戶政)那邊找，我們家是馬祖村 88 號。

游：最後一家是幾號？那時候一共有幾戶？

陳：剛剛那樣數起來，我不知道(共有幾戶)…，妳知道做工程有個叫陳友華的嗎？他也是后澳的人。

(陳玉嬌女士訪談後實際到戶政查閱資料，后澳村在民國 45 年時後，一共落居十三戶 (88-93 號)， 55 年剩下八戶 (102-107 號) )

游：陳友華現在是在牛角澳。

陳：那個陳友華，他不知道幾號，他應該是住陳思文這邊，因為那邊有好幾家，至少有 3-4 家，陳孝英家裡面我記得也有好幾家，因為都是同一個家族又分出來了。

游：你們這個家族從大陸大概是什麼時候遷過來的？

陳：目前我在做遷墓的事，那墓碑上面有我的曾祖父的(名字)，我目前有看過，我曾祖父的其他東西我是不知道，只知道他的骨骸都有在裡面，但是我的曾祖父有一個用青色的磚，應該是大陸才有的，都已經凹下去的那種，上面有刻他的名字寫陳承笑之位，有一塊那種牌位。

游：那個磚還在嗎？

陳：還在，還在現在還沒有遷走的墳墓的墓碑前面，我們特地把它放上面。

游：妳有那個照片嗎？

陳：有墳墓的照片，這幾天不知道可不可以拍。

游：妳如果可以把磚的照片拍下來很重要，因為那種磚只有大陸在燒，那是灰磚，和那種紅磚是平的不一樣，它是凹的，應該是大陸過來的，上面應該也會有一些年代，光緒多少年之類的。

陳：那是我曾祖父的名字刻在上面，可是我的祖墳裡頭已經是有曾祖父，從我的曾祖父開始。

游：可以證明是你曾祖父的是一塊灰磚？還是…？



陳：那塊磚是曾祖父的名字刻在上面。

游：那妳曾祖父(墳上)有沒有什麼可以證明他是妳曾祖父的？比如有沒有什麼墓碑呀、什麼的？

陳：因為這是第二次撿骨，原來在沙地坡那邊已經不見了。只是剛好有一個我曾祖父的磚，其實那個墳墓是我伯父幫忙我做的，因為那時我還在台灣唸書，民國大概 60 幾年到 70 年，他特地幫我一起做的。

游：這個伯父跟妳是第幾代的？

陳：因為我們那個年代很多人就是生命很短，我親的伯父過世了，我伯母還在我們家，就招贅一個來，還是讓他姓周。所以他那時幫忙修墓，也是稍微有這樣子的意識，所以就在那塊磚放在(墓)前面，其實也都是我一個人去掃墓的時候，都有看到這一塊磚。那這次我特地去請示，能不能把這塊也帶過去(納骨塔)，現在的話就看那天師傅能不能幫忙。

游：妳找哪裡的師父？

陳：那個，我會跟他一起在現場...

董：(拿進一塊灰磚)是這樣子的嗎？

游：對呀，這就是灰磚，它不是燒紅的磚。灰磚是用還原焰(原理)燒製的，所以它燒的是(灰)黑的，也比較不工整。是這種灰磚吧？紅磚是閩南的特色。福清以北到那個連江、懷安那一帶都是供應我們這邊的。逸馨還撿了一塊。

董：對呀，因為鐵板這邊的(老建物)也是用這種的。

游：唉！現在看起來真的是滄海桑田，人生可以遇到好多好多事情。其實我們還是滿期待把這一段歷史給還原出來。如果我們下一次走讀的時候，逸馨這邊可不可以印一張 A3 地圖？然後標示出來就在請玉嬌校長在地圖上和我們說，什麼在哪裡、地理方位脈絡講清楚，這次就用這張講故事。因為用畫的比較不夠精準，地圖比較精準，甚至把祖墳在哪裡，即便是在水下，地理方位、脈絡比較清楚，然後就可以講故事。甚至哪個年代變成養羊場？養羊場我記得是陳金水(珠螺村民眾)在養的？

陳：今天沒帶來，三民畜牧場時，我前幾天特地去搜尋一下(網路)，以前都有寫，最早的時間不是，我們其實馬祖在 40 年代初期，大家幾乎都有自己都在養羊，我們后澳好多人養羊，可是好像到了 49 年還是幾年的時候就不准養羊，他說好像因為開始綠化，然後怕羊把葉子吃掉。其實養牛場 60 幾年還是 70 年代，我本來是有找到，只要去搜尋一下，南竿鄉誌裡頭就可以找得到，所以我們沒有特別去記它。

董：民國 73 年 10 月旅台鄉親陳金水在秋桂山設立養羊場，占地 10 公頃。

陳：我們本來想問三民畜牧場什麼時候成立的？他剛剛成立的時候，有去把地上作物有賠償一部分，都是幾塊錢(每株蕃薯)。

游：養羊場就是三民畜牧場嗎？

陳：不是，那是養牛，三民畜牧場那是公家設的。

游：在陳金水前面還有三民畜牧場？

陳：陳金水這個我不知道，他應該不是在那邊養羊的。養牛的是公家，農改場到那邊去養的。

董：69年9月政府用基層建設基金在秋桂山麓設立三民畜牧場，養牛，梅花鹿……

游：陳金水那是73年。就是他們三民畜牧場廢掉陳金水接手再繼續。

陳：我不太知道後面的，因為我記得那邊牛還賣出去到哪裡去，還是台灣去的？後來也有養梅花鹿，在後面一個區。後來他們把那個撤掉之後才把梅花鹿送到大坵去。這都是後面的事，等全部撤掉後就變成海淡廠。

游：現在海淡廠後方還有一個空間，不知道是誰的地？

陳：假如是海淡廠後面，應該是我家的地。

游：其實那邊還有個空間，有房舍在那邊。

陳：80幾年我們有量地，我去那邊有量過。那塊地之前是我姊姊量的，旁邊應該還有一些地也是我們的，但我去的時候馬祖村還有人在那邊量地，那時候已經就有一點亂掉。

游：對呀，他們看你們人不在這邊，知道的人就去量啦，還有一點最壞的是，地政事務所裡面的人，他們有親戚他就會告訴他們哪一塊地是無主地、哪一塊是沒有人登記，就叫他們去登記。我想請問一下你們家就你跟你姊姊兩位？

陳：還有陳瑞玉，在台灣，以前在圖書館工作，是我妹妹。陳傳貴妳認識嗎？就是他太太。

游：哦，這樣我想起來了，好像有一次還在台北碰到。

陳：她常常參加一些活動，我妹夫（陳傳貴）字寫不錯。整個后澳人(遷台)住在桃園的比較多，我自己因為在台灣唸書，大概都在台北，所以跟我們真正后澳的鄉親比較沒有接觸。堂哥偶爾會跟后澳的聚會，因為現在后澳的有跟北竿的陳姓的在一起。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好像越來越單薄啊。

游：后澳那邊也是有產業的，漁業沒有很發達？

陳：沒有(漁業)。我們全馬祖以前阿兵哥，那個軍管時期，不管民眾的、公家的建物，都是由軍方負責建的，所有用的建築的沙全部是后澳(取的)，后澳整個沙丘就消失了，整個被他們每天運沙走，整個沙丘都消失了。我小的時候因為放學要去那邊，每一天都要經過那裡，然後我們幾個都是在那個沙丘跑跑跑到最上面，然後衝衝衝下來，在比賽呀這樣子，我們故意這樣子一直玩一直玩。其實那裡有好多的海濱的植物。

游：你剛剛說你伯父採的哪些藥草？做什麼用的？你剛剛說的果實都是刺的是蒼耳（羊帶來），第二種是什麼？

陳：無花果的葉子。

游：無花果的葉子可以做什麼用？

陳：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伯父有很多那個啊……，每次都面我跟我姊姊，我們都要養兔子，我伯父每次，兔子一長大繁殖了他就殺兔子，就開始叫我們去山上採什麼、什麼（植物）回來。

游：給兔子吃嗎？

陳：不是，就是殺了兔子要(草藥)燉。所以我印象深刻，小的時候最討厭去採它(蒼耳)，畫出來可以看，大小差不多只有這麼大，(果實)全部都是刺，全身都是刺，每一顆上面長好多這種東西，它不是單顆(果實)，一枝上面有好多顆。

游：正好前幾天在北竿拍的，北竿有人專門種的，(找出照片)是不是這個？

陳：可能是喔！妳看我剛剛畫的就是這樣，(果實)就這樣結在一起，我採的都是硬的刺褐色(成熟的果實)，妳看它這個葉子，有點像掌狀的。對、對，就這個。

董：(show 照片)是不是這種？

陳：對，我採的都是這種褐色的硬硬的這種。

董：這在后澳的哪裡呀？

陳：在后澳的山上。

游：這種東西海濱很多，現在很少見了。這是北竿拍的，北竿碧園還種很多，北竿那個「金魚水」(店家)種的，她說要做手工皂的，還有車前草，還有馬齒莧，我都喜歡拍這些植物。

陳：現在(這些植物)好少，以前滿地都是。

游：以前真的滿地都是，以前我們都拔回去餵豬啊。

陳：後來人家說這很營養，我們想要吃已經沒有了。

游：還是有，只是比較少，很粗礪，不好吃。

陳：我以前在后澳的印象裡，本來我講到的，我記得小的時候常常都要去海邊，就在我家的下一個階梯，旁邊就是海邊，我們都要去挑沙子，每個人家旁邊都要做一個類似水池一樣的，消防沙，每次都要挑一下放到裡面，那時候我還沒讀書，我大概很小的時候，還沒有讀書之前就知道每一天要到海邊挑沙子，其實都是拿來掃地板跟雞屎、鴨屎，以前都有養雞養鴨，用沙子弄一下再掃掉(沙撒在雞屎上吸收後一起掃掉)。那邊的沙子對我們后澳來講，因為就是身邊的日常生活，因為沙子很多，所以我們那一條路，一邊就是種我剛剛講的平常的經濟作物，另外一邊靠海的這一邊就變成都是種花生，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種西瓜，西瓜種很多，然後對面有阿兵哥，那我每天放學都要數西瓜有幾顆，因為我伯母會怕被阿兵哥採掉，因為有的時候阿兵哥採掉，我們有時候跟阿兵哥報告也很危險，我們也不敢報告。

游：種花生、西瓜還有地瓜，妳說還種過水稻？

陳：對，還有筊白筍，這二個是種在比較高，在海淡廠後面那塊地，我們家以前用那塊地種水稻和筊白筍。

游：那時候的后澳有沒有喬木？有沒有種「面前樹」(馬祖話，黃槿，防風林木)、朴子樹？

陳：有一棵在陳孝英家旁邊，有一個我們村裡飲用的水井，剛剛講的無花果樹，就在他家的後面，他家的門前有苦楝樹，旁邊又有番石榴芭樂，為什麼印象很深刻？也是因為我常常去採，別人就會罵『那隻小猴子還在那邊爬來爬去』，

一直講，所以我印象也是很深刻，這些大概都有啦，那其實我最深刻的我家旁邊階梯這邊有種黃槿樹。

游：黃槿，我就是想問妳這個。在妳們家過年過節有沒有做「龜桃」？用它墊在底下。通常靠海邊的還可以用來防風。

陳：對！對！對！我們家，旁邊這一塊，都是我們以前活動的(場所)，結果阿兵哥來了，我們就退守到屋子這邊來，包括這邊本來是糞坑，糞池在這裡，後來阿兵哥來了只好，不方便上廁所，在另外一邊又弄廁所，印象很深刻，感覺為什麼兩邊都有廁所？

游：因為糞池很重要啊，以前都要集中要施肥。

陳：對！對！對！我過去聽過別人說，我們后澳裡人很「悍」，因為都是整個家族所以很團結，我們的柴埕，哪一塊地是我們村可以割的(為薪柴)，哪一塊地是別村可以割的，我們常常跟科蹄澳，科蹄澳剛剛說有一條去秋桂山那條路，那一條路翻到另外一個山，在「卡遛英雄館」附近有一條路可以到科蹄澳，那邊常常是引爆打架，以前打架都是很兇悍，說我們后澳的人很兇，跟秋桂樓的人又有地方重疊，秋桂山的另外一面就是秋桂樓、五間排，所以常常為了柴埕在起爭吵。然後到了後來登記土地時，也是變成那邊也有人跑到我們這邊來登記，我們這邊也會登記到那邊去，一般來說沒有讓柴埕登記。

游：他們說要三千平方公尺以下才可能，可是以前柴埕，像我們柴埕整座山頭都是啊。

陳：對呀！我們那邊也有啊。我按照我家後來，因為我們現在比較大了嘛，有一些理性可以分析，我家的地為什麼都是靠在比較有水的地方，或比較平的地方？好像有選擇一樣，後來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們家最早(到這裡)，然後後面的就釋放出來給別人，因為都是自己宗族裡面的，我想應該是這樣，但沒有經過證實也不知道找誰來問。

游：現在長輩凋零真的很可惜，但是我是覺得，不管怎麼樣，我們能把這段歷史還原回來，至少說讓我們後代子孫知道有這樣子的地方。談起往事不勝唏噓就是這樣子。

陳：是啊！我真的是很怕，講了會……

游：尤其發生過變故之後，那是因為妳們堅強，把這些放在記憶裡面。只是政府對土地的暴力一直是馬祖人很重大的傷痛。

那逸馨，拜託妳印去地圖，下次請玉嬌校長帶我們走的時候有圖可以對照，走讀這個活動一定有很多人參加，我都很喜歡參加這樣的活動。

陳：我每次看到各村有走讀的活動，都很想參加。

游：人家的故事我們沒有辦法親歷，可以聽聽人家講故事。好，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謝謝玉嬌校長。



(公視拍攝錄片后澳水庫興建紀畫面)



(陳玉嬌女士手繪記憶中后澳村的地圖)



訪談照片：



陳玉嬌女士受訪情形



繪製記憶裡后澳村地圖



## 6. 110/10/06 馬祖自然村走讀活動及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

# 「大廟小學堂」

## 馬祖自然村走讀活動

10/06(三)

時間：09:00 南竿后澳水庫公園集合

領路人：后澳-陳玉嬌 科蹄澳、馬祖澳-李銀佛

活動文宣：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於 109 年「大廟小學堂」第一年計畫已從地方口述歷史訪談，還原馬祖村包含馬祖澳、科蹄澳、后澳、樓仔頂、葫蘆坑等五個自然聚落。這五個自然聚落於清末時期便有先民落腳定居於此，而後國軍進駐馬祖，在軍管時期所建設的國民學校、電影院、商店街、天主堂、育幼院、法庭、英雄館等設施，一時之間馬祖村成為南竿西區最熱鬧的村落，同時吸引來自各村各島的人來此定居經商。

解除軍管後，南竿島的經貿及交通中心逐漸移往介壽、福澳等村，繁華的馬祖村也漸漸退去，但隨著阮義忠先生於去年出版《馬祖 1979》一書中，多張拍攝四十年前馬祖村的影像，捕捉到馬祖村傳統聚落及馬祖舊街、新街的風景，填補了過去歲月的空白，將馬祖村的過往重新拉回大眾的視野。

因此，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在 110 年執行「大廟小學堂」第二年計畫，除了繼續透過口述訪談及田野調查的方式，紀錄五個自然聚落的故事以外，也辦理口述歷史訪談技巧的工作坊，招集對地方文史工作有興趣的朋友，透過工作坊實際參與學習，培育更多人才以挖掘更多在地的故事。



這次以走讀的方式帶領大家穿梭馬祖后澳、科蹄澳、馬祖澳等三個自然村，認識軍管時期的建設，同時伴隨著老照片分享，交織著領路人的個人生命故事，重拾人們對過往記憶，讓被遺忘的風景不再被錯過，為馬祖歷史文化起向下紮根的工作。

-----

領路人：后澳-陳玉嬌 科蹄澳、馬祖澳-李銀佛

走讀路徑：

09:00~12:00

后澳水庫公園集合->海淡廠->科蹄澳->馬祖新街->馬祖澳->天后宮->馬祖舊街->馬祖國校->馬港老人活動中心

<參加者請著輕裝、自備水壺>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馬港老人活動中心

<室內活動實聯登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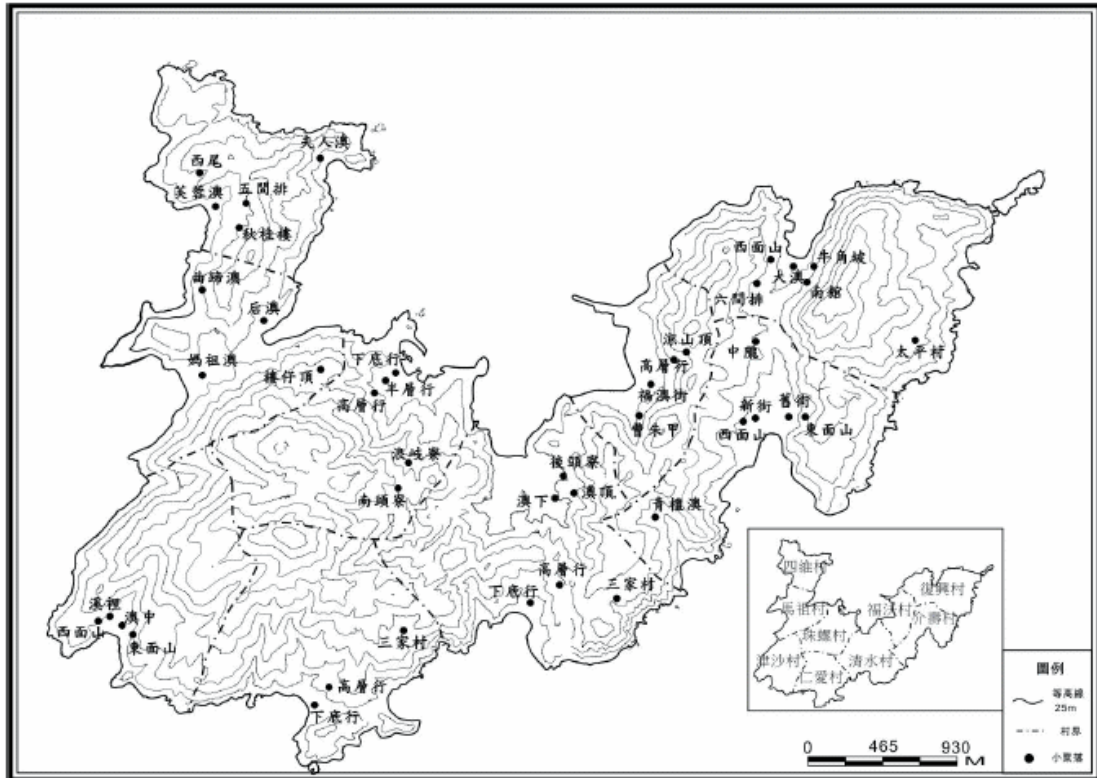


圖 8-1 南竿鄉各村小聚落分布圖 |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馬祖村簡介：

位於 203 高地西北方有一灣澳，先民舊稱「媽祖澳」，係「因有媽祖廟得名」（朱正元，1902：福建海島表之東沖口附近海島表頁一）。該廟肇建年代，雖已無可考，但仍可經由相關文獻加以推斷。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之附圖，於南竿塘上標註有「媽祖廟」與「媽祖澳」。故可知遲至清乾隆初該澳已建有媽祖廟，且媽祖澳一名亦已演繹成形。

馬祖澳一名，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同治甲戌日兵侵臺始末》的上呈奏文中已經出現。而「媽祖」被改寫成「馬祖」，有二種說法。其一，大陸學者徐曉望研究：林默娘在升天成神之前出嫁過馬家公子，閩東地區漁民於是將媽祖稱為馬祖。其二，連江縣誌第一冊編著者姜榮玉提到：後世為避諱以媽祖作為地名，而以字音類似的馬祖來稱呼。這兩種說法中，雖然「媽祖」改稱「馬祖」的原因不一樣，但卻揭示出同一訊息：閩東地區的居民有將「媽祖」稱呼為「馬祖」的習性。位於南竿鄉津沙村的天后宮重建捐題碑記中提到：「后德馬祖，天上聖母自馬□□□□重建完□，...。道光歲次乙巳蒲月吉旦立。」此碑記顯示，清道光年間今南竿島的閩東沿海移民已有將媽祖書寫為馬祖之紀錄，據此進而推論，閩東先民也有可能以馬祖取代媽祖來稱呼灣澳。另一方面，由於馬祖一名多見於清同治之後，英人已頻繁出沒於中國沿海，且清末有許多史籍提及馬祖，多譯自於英國海軍測繪之地圖，如同

治年間的《海道圖說》等，因此馬祖一名，也有可能是英人將媽祖音譯為 **Matsu**，中國人再將 **Matsu** 音譯為馬祖，之後被沿用下來的結果。此外，當地居民目前也稱該地為「馬港」，為馬祖港的簡稱，乃因福澳港興建前，馬祖港曾為本縣最大港口，是軍港也是商港，故得名。

民國之後，馬祖一名仍持續沿用。民國 34 年抗戰結束後，馬祖澳劃歸竿塘鄉「馬祖保」管轄。

民國 39 年，馬祖行政公署將馬祖保撤銷，設置「馬祖村」並沿用至今。國軍進駐後，因馬祖港為運補艦主要搶灘的港口之一，人口漸增，民國 59 年鼎盛時期住有 692 人，後來人口逐漸外流，民國 79 年僅剩 279 人，近年來人口漸回流，民國 101 年人口為 573 人。

馬祖村曾轄 4 個小聚落，(圖 8-1) 目前僅媽祖澳和曲蹄澳仍有住民。4 個小聚落的地名由來為：

### 1、媽祖澳

社教館往西延伸的聚落。民國 102 年連江縣政府定名為「媽祖澳」。原由劉、翁、陳、董、朱等姓氏於清末進駐拓墾。國軍進駐後，漸於今郵局所在街道形成商店街，軍民稱「馬祖街」。

民國 66 年，政府於馬祖街西北側另興建兩排 47 棟二層樓店寓式國宅，軍民稱為「新街」，而馬祖街則被稱為「舊街」。新街上方，民國 67 年 5 月，由國軍構工完成光武堂，自此，新街又稱「光武街」。民國 60~70 年代，本澳居民外移臺灣，但津沙、介壽等村居民遷入，目前此聚落仍為馬祖村人口最密集處。

### 2、曲蹄澳

馬祖村北方有一澳口，澳口後方半山麓緩坡有一聚落，舊稱「科蹄澳」，相傳過去有科蹄仔（曲蹄，蜑戶，即水上船民），曾泊船暫居於澳前海域而得名。民國 102 年，連江縣政府定名為曲蹄澳。目前約有 12 戶定居。

### 3、后澳

秋桂山東南方之灣澳，因位居媽祖澳後方，乃得名「后澳」。該澳口西側，海淡廠西南方，在國軍未進駐前原有 20~30 戶居民。民國 32 年，島上霍亂肆虐，后澳居民病亡者眾，人口銳減。民國 60~70 年代，居民皆遷台。該處成為后澳水庫

位址，昔日屋舍皆已不存在。

#### 4、樓仔頂

位於清馬道「四大金剛」上方，海拔高度約 85 公尺，昔日曾有居民搭建草寮，因地勢較媽祖澳主要聚落來的高聳，故得名「樓仔頂」。該地曾是南竿西守備區新兵訓練中心，尚留存一些軍營房舍。民國 50~60 年代最盛時期，曾有 20 餘戶居民，張、陳各半。民國 70 年代居民全數遷走，成為荒村。

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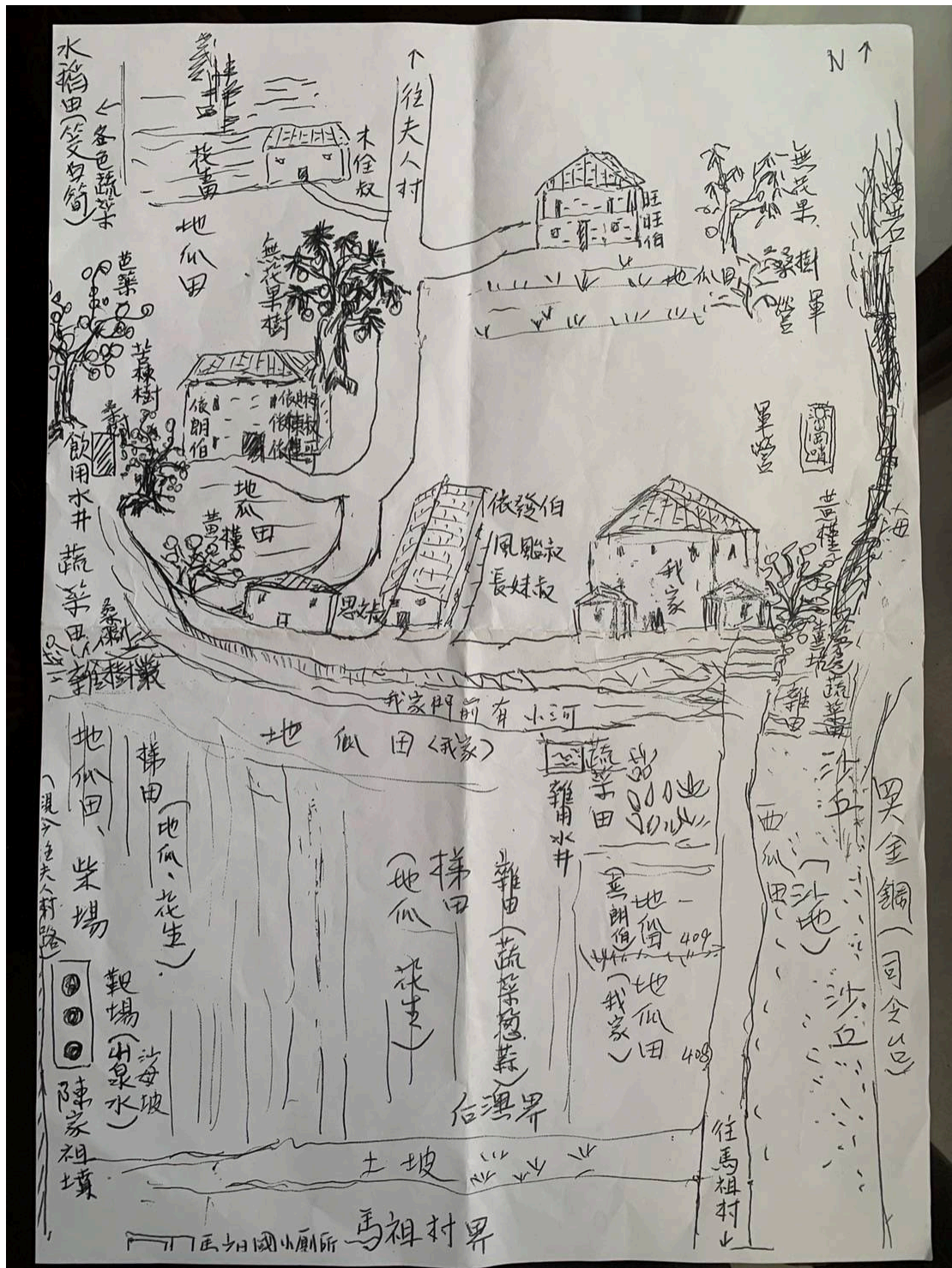
[http://board.matsu.idv.tw/board\\_view.php?board=138&pid=69200&link=69200&start=42](http://board.matsu.idv.tw/board_view.php?board=138&pid=69200&link=69200&start=42)

#### 后澳自然村走讀活動紀錄：

10/06 活動當天天氣很好，大家相約在后沃水庫公園集合，邀請到后澳村原居民陳玉嬌女士帶領大家認識后澳自然村。參與的學員來自各個領域，有導遊、文化工作者、地方青年、在地區民、公家單位的人員參與。

后澳自然村因為民國 95 年興建水庫的關係，昔日屋舍不在，為此陳玉嬌女士特別手繪后澳村地圖，還原后澳村的地理環境，並且詳細為大家解說后澳村的歷史故事。

學員們透過手繪的地圖，依循陳玉嬌女士的記憶，讓我們理解到原來后澳村有著大片的梯田，潺潺的流水自過山澗流下，居民曾經在那裡種植水稻、筍白筍等蔬菜，而靠近馬祖澳一帶的沙丘地形，則是種植主糧地瓜。那時還是孩童的她，會跟著村子裡其他的孩子們在閒暇時期去海邊逛江，撿拾有用的東西回家。透過陳玉嬌女士細緻的解說，讓大家得以穿越時空的桎梏，了解到后澳村真實發生的故事。



陳玉嬌女士手繪后澳村地圖



# 田桑的失落

## 被人遺忘的滄海——后澳

馬中 劉姝廷

99.12.16 星島日報

如果細懷讓  
人沉重，那麼  
這份記憶當會  
是多麼令人刺  
人心扉的。歷  
刻，儘可能深  
念，悄悄自我  
的沉澱著記憶  
份量，媽媽總  
是不經意流露  
出對童年生活  
的懷念，對她  
來說，那個坐  
落於南竿島  
遺忘的小角落  
，總是被人  
一個裝滿童年實  
藏與開啓純真  
夢想的地方  
……

依稀記得重  
陽節的這天，  
一路循著媽媽  
的腳步，燒紙  
錢的煙霧，瀟  
瀟在養牛場的  
上空，好像延  
伸至海岸的那  
一端，籠罩了那  
整個我所能觸  
及的視線，一  
片沙塵飛揚，  
迷濛中似乎看  
見了一坐村落  
的興衰，就像  
像親耳聽見當  
時孩童的嬉鬧  
聲與當年先人  
在這打拚的汗  
水與血淚，一  
同與沙塵揚走  
遠，伴隨在一  
片荒蕪上的碎  
石飛燕，發出轟  
隆隆的巨響，  
將所有在這的  
一切歷史磨碎  
壓平，深埋在  
這將來即成爲  
南竿大水庫的  
地底，對於當  
年在這嬉戲的  
梅花鹿來說，  
這似乎是一種  
諷刺，因爲他  
們只能算是參  
與過中間的一  
小段，然而真  
正被淡忘蒸發  
的人類歷史，  
現在住在大坵  
上的梅花鹿

們，是否也聽說過這失落桑田的傳說？是否懷念著這裡  
的一切？就像曾經在這生活並且踏過這裡的每一寸土地  
的孩童，在外地生根後，每當午夜夢迴都會想起屬於后  
澳的馬鞍藤以及採海砂的童年回憶？當我轉身上車，要  
離開這充滿故事的地方時，空氣中似乎還殘留燒完紙錢  
的味道，就像是有一群人曾在這燃燒過他們的生命的熱  
切且真實，但此時，卻如同反射在後照鏡上，被推土  
機夷平的一堆碎石，無聲的棄置，逐漸的稀釋。

當年，大陸沿岸的居民生活困苦，於是離鄉背井來到  
馬祖尋找更好的生活，而后澳因依山傍海，即成爲移民  
的落脚處，從福建省長樂縣鶴上玉溪至馬祖南竿的  
全爲陳姓，與北竿芹壁村的陳氏家族維同一支血脈，后  
澳因地形形勢，澳口強大的海風，不易於居民漁撈，使  
得一部分居民遷移至馬港，戶籍隸屬馬祖村一至十號，  
總體來說，后澳當時有十幾戶人家，除了捕魚外，憑靠  
著后澳深潤肥沃的土地，種植全馬祖唯一的水稻田以及  
筍白筍，水源來自山泉而開鑿的水井，灌溉著一畝畝的

良田，期間也種植蕃薯和花生，秋桂山的芝草是取之不  
盡的柴燭，屋旁種的不外是桑樹、黃槿、無花果和番石  
榴，居民勤儉而踏實，創造著后澳的興盛時期。  
岸邊挑著一擔子的海砂，因政府規定每家戶門前，都  
必須要有水與砂，說是要救火用的，但這些消防沙多半  
容易清掃，因此海砂總要每天不斷的補給，然而因馬祖  
所有建設需要海砂，都由這裡挖取，導致后澳地區地層  
下陷，造成生態上的破壞。除了挑海砂的回憶，總能勾  
起后澳童年時光的，非以馬鞍藤莫屬，他們在滿是馬鞍  
藤的沙丘奔跑跳躍，后澳的小孩用馬鞍藤編織著他們綺  
麗的童年，每個后澳人的印象即是被海風吹過而擺  
動的馬鞍藤，它陪伴無數后澳人在凜冽的海風中成長。  
由於在后澳的生活越來越艱困，且配合當時的移民於  
台灣開創新生活的風潮，原居住於后澳的居民，一戶接  
一戶的遷徙，而遺留在后澳的，只剩一幢幢空屋，這一  
個曾經興盛於一時的聚落，頓時毫無人氣，但在台灣及  
馬祖各地的后澳人，無不深深記得那爬上茂密無花果樹  
撥開巴掌大的葉片後面發現成熟果實的驚喜，芭樂樹也  
大的讓小孩像猴子般從這樹叢到那枝桠，盛夏採幾片桑葉  
紋紙摺的紫心黃槿是路人最好的庇蔭，開滿大朵像繡  
煞煮一鍋涼茶，秋後守著翻出土的一串串花生，顧不得  
沙土一顆又一顆的剝著嘴脣，后澳人如何忘懷曾經在這  
度過的美麗時光？

一直到近年來，馬祖與台灣間的交通便利以及地政制  
度建立，實施土地測量，多年不見的鄉親聚在一起，懷  
想從前的歲月與歷史以及看到馬祖發展如此迅速，而興  
起返鄉生根的念頭，或者希望蓋一座宗祠會館於后澳，  
供後代子孫憑吊，證明先人確實曾經在這片土地上生  
活過，可惡的是卻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如後澳即  
將成爲供給南竿水源的水庫，然而政府未曾事先向他們  
徵收土地，也沒有向他們詢問關於土地權狀的相關事  
宜，即強行以推土機將空屋夷平，留下的只剩子孫的嘆  
息，他們至今仍努力陳情於縣長，期望仍能建一座祠  
堂，或者一塊紀念碑爲前人的歷史印證，除了對徵收土  
地作事後的亡羊補牢，象徵性的補救措施外，對於祠堂  
和紀念碑，縣長依然不鬆口，而南竿后澳水庫的計畫是  
勢在必行。  
后澳水庫即將以全南竿的用水便利取代原有的歷史腳  
步，它也將掩埋推毀所有當年后澳的樣貌，壩高18米，  
壩長196公尺的后澳水庫，面積有0.5公頃，容量46萬噸，  
這樣大型的工程，阻止不了后澳鄉親尋根的念頭，從開工  
的92年4月，多年來仍不氣餒放棄的爭取，每年重陽節、  
清民節總有從前的后澳鄉親在這祭拜祖先，看著后澳一點  
一點改變了原本的樣貌，心中的苦水卻因南竿人用水無虞  
的福祉，遺憾的吞了回去，而水庫預定完成目標將在95年  
12月竣工，在那南竿人有利利用水的時候，會有人明白這  
裏頭有這麼一段被蒸發的歷史嗎？而這一片土地仍是后澳  
人心中的既溫暖又心酸的回憶。

后澳人都知道，爲了大多數人民的權益，后澳  
理性的規劃下，從地平線上消失，但當年遺留的  
和後代子孫的濃烈情感，卻是推土機怎麼樣都不  
的，村民僅僅希望建一座碑，讓后澳人怎麼傳承  
以卸下，一坐村落的衰落，如果有人肯付出，將  
出全新不一樣的風貌，這對於觀光立縣的馬祖來  
助益整個馬祖的觀光推廣且創造另一個不同的觀  
摩凡人村，從前也是一個乏人問津的落沒村落  
許多人同心走出並創造屬於夫人村獨有的特色，  
來越多人欣賞到她的魅力，一處毫無煙火的土地，  
爲如此，靠的是居民熱愛土地的情感以及政府有  
用心，后澳的往後的水庫歷史會以直線走下去，  
歷史呢？是否會依然埋在水庫的地底？當年的風  
只能在水庫平靜的水面上憑吊？

一塊紀念碑的建立，僅是后澳人最終的盼望與  
管紙錢的煙霧催生了祖先的生命，但后澳現在  
一個不同的生命樣貌而持續提筆寫著關於后澳的  
史會不停走下去，而現在的后澳村民，只希望爲  
一個完美的句點，留下一個象徵性的里程碑而已  
曾經后澳是去夫人村的必經道路，如今夫人村  
埃的珍珠，重現光彩，而后澳卻永遠失落在平靜  
下回品嚐完夫人村的咖啡後，別忘了轉個彎，嘗  
賞，這屬於后澳的美以及后澳那如傳說般的歷史

陳玉嬌女士提供女兒書寫后澳故事的文章





學員在后澳公園聆聽陳玉嬌女士分享



移動到過去的交通哨遠望后澳自然村



陳玉嬌女士指出目前位置為后澳及馬港澳的分界處



活動後的大合影

## 馬祖澳及科蹄澳走讀紀錄：

科蹄澳位於馬祖村北方澳口，澳口後方半山麓緩坡有一聚落，舊稱「科蹄澳」，相傳過去有科蹄仔（曲蹄，蟹戶，即水上船民），曾泊船暫居於澳前海域而得名。民國 102 年，連江縣政府定名為曲蹄澳，目前約有 12 戶定居。

雖更名為曲蹄澳，但居民還是習慣稱呼為科蹄澳，科蹄澳走讀邀請到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李銀梯先生，帶領大家走訪科蹄澳，透過走訪的過程，學員了解到科蹄澳發展的歷史，特別是李銀梯先生家族是在清末民初時期由對岸福清來到科蹄澳定居，特別說明在民初時期，由於距離對岸定海、筱埕很近，又由於這片海域漁業資源豐富，與對岸通商貿易便捷，而使得科蹄澳逐漸發展起來，生活富裕後開始在島上建廟，並且從大陸運來石材在這個澳口蓋青石屋，一時之間商業鼎盛，全盛時期甚至有『鴉片館』在此經營。

只是在兩岸分治後，切斷與對岸通商往來的聯繫，科蹄澳居民紛紛轉向到當時候南竿島的交通門戶馬祖澳定居經商，李銀梯先生的家族在馬祖舊街開餐廳，而村子裡其他人則是開設土產店、早餐店、撞球店、裁縫店、麵館等，可以說是馬祖舊街泰半都是科蹄澳人去做生意，有的居民則是搬遷到台灣謀求生計，漸漸的科蹄澳自然聚落慢慢沒落，目前僅剩下十餘戶人居住在此。

離開科蹄澳，李銀梯先生帶領學員走到過去連江法庭及馬祖天主堂。連江法庭在成立前是劉家老宅在此，軍方當時徵用此宅作為碾米廠，由於軍管時期物資都是被管制的，從台灣運過來的米糧是為去糠的米糧，光武接還沒興建以前是有一個運輸物資的軌道，軌道從清輝樓前一直延伸到碾米廠，這時候這裡僅碾米廠這棟老宅，其餘皆是梯田山坡地。天主堂、連江法庭、育幼院都是民國六十年落成啟用。

民國六十六年馬祖光武街落成，由軍方協助建設兩層樓的住商兩用國宅，為此吸引各村各島的人購置在此定居經商，商店街有漫畫店、撞球店、理髮店、餐廳、冰菓室等多樣化商店，再加上馬祖舊街，一時之間馬祖村人聲鼎沸，成為南竿島最熱鬧的地方，但由於民國 71 年 1 月 25 日，適逢除夕夜，馬祖舊街發生火災，自聚樂乒乓彈子房向下延伸到街口公車站，兩排木造樓房全都付之一炬，雖然政府協助賠償及災後重建事宜，但災後的馬祖舊街無法恢復往日榮景，再加上福澳港啟用，馬祖舊街逐漸沒落。





李銀倂先生與學員們合影



帶領大家走讀科蹄澳地景故事



科蹄澳天然灣澳，由於對岸為定海、筱埕，過去這裡停滿兩岸通商的帆船。





曾經的鴉片館，現在已經覆蓋在薜荔叢中。



科蹄澳青石大宅，現已經傾頹無人居住，盼能修復。



介紹馬祖舊街的歷史，舊街因民國 71 年的火災，付之一炬。





翁成燦老宅，兩岸分治前此為竿塘聯保辦公室，為馬祖澳最大傳統建築，後為軍方徵用作為馬祖日報社，在馬祖日報社遷往仁愛村後，因後代以遷至各地無人使用，徒留青石老屋。



戰地政務時期西區衛生所，當時為軍醫支援，地方居民在受訓後為護士，就近提供基礎醫療支援，後期因醫療擴大並整合到衛生院的關係，便不再使用，目前牆上仍然留有預防保健的字樣。



## 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活動紀錄：

下午開始的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邀請李銀倬先生藉由老照片的指引，帶學員穿梭時光隧道，回到馬祖舊街逛逛。

李銀倬先生與哥哥李銀官先生都是由科蹄澳搬遷到馬祖舊街開館店（餐廳）、冰菓室做生意，原本在馬祖中學當工友的他覺得工友薪資不高，所以辭職，在 1972 年馬祖舊街買了柴排厝開餐廳，那時候的馬祖村是軍港的所在地，只要有航次，不管白天還是晚上都充滿著人潮，生意好的時候，連麵料都還沒放，就已經被端去吃了。

因為印象深刻，對馬祖舊街的往事記憶猶新，所以這次便把地圖攤開，請李銀倬先生就記憶裡，與一旁的陳玉嬌女士一起攀講，為我們介紹馬祖舊街在最鼎盛的時期有哪些人、哪些店、哪些事說與我們知道，透過他們的帶領盤點，一一把馬祖舊街的店家及人際網絡梳理清楚，未來將有助於更深度紀錄及理解馬祖村的過往及歷史。



李銀倬先生、陳玉嬌女士一同攀講，學員們紀錄。



畫下老街地圖，紀錄地圖裡的人、事、物，為未來的馬祖故事書寫奠基。

# 馬祖舊街地圖

馬祖國校  
(現馬祖圖書館位置)

翁成燦古厝  
舊馬祖日報社

陳奕灼  
(樓仔頂)  
現閩東之珠  
浴室、水井

林伙玉  
(科蹄澳)  
豆腐店

翁新南	聚樂 乒乓球 彈子房	理髮店	唐木火 (馬祖澳)
2F 聯檢作業組	1F 豬肉鋪 林義民	豆腐店	陳奕財 曹秀金的婆婆 (后澳人)
2F 聯檢作業組	1F 豬肉鋪 林義民	修理店	周松松 外號萬能博士 打銅松 (福建→后澳)
陳依伍 (林平官岳父) (樓仔頂)	撞球店 理髮店	明利商店 早菜 雜貨店 撞球檯 留聲機	陳依明 (馬祖 澳) 水源地 水井 陳河清 陳伙木
吳木肯 (吳牡丹父)	南北雜貨	雜貨店 食用油店	謝志鋼 (西 莒)
陳禮崇 (西尾)	南北雜貨	撞球店 鐘錶店	姚醒吾之兄

外省老兵	西醫診所
阿倂師 (津沙)	理髮店
陳學源 (科蹄澳)	雜貨店
莊品官 (科蹄澳)	撞球店
李銀倂 (科蹄澳)	吃吃看 飲食冰菓店
李光佺 (科蹄澳)	錦旗店 裁縫店
陳邦亞 賣倆相好 (科蹄澳)	早餐店 餅店
陳學茂 (科蹄澳)	茂利土產店
李銀官 李銀倂之兄 (科蹄澳)	成功冰菓店
莊仁發 (科蹄澳)	麵館
林泰福 (科蹄澳)	餛飩店
	魚丸師傅

	(西莒→鐵板→ 馬港)
雜貨店	劉剛之父
浴室 麵廠 冰菓店	陳伯漢 (鐵板)
撞球店	劉在存 (馬祖澳) 愛金姑姑當過冰果 室小姐
中藥店 診所	黃宜興之父 (黃宜興為第一任 社教館館長)
撞球店	吳坤寶
裁縫店	莊秀金
撞球店 裁縫店	陳彩文
雜貨店	陳發利
魚鋪	陳善興
澡堂	朱全利 (朱學文之父) 現為丁丁卡拉OK
國際書店	李得春(小時候柑 仔店)
製麵店	曹治和父親 (夫人村)
館店	增俊 (陳愛國之父)
鐘錶店	陳正文之弟 (阿鼎的叔叔)
土產店	林天樞(當時商會 理事長、蝦米公司)


	(林金順岳父)
2F 風燈店	謝慶堂 (西尾秋桂樓人) (現 918 餐館)
中字號引港人 (福仔伯)	
李克丁 (青盲) 太太腳不好會 剪風燈 (西莒人)	
1F 公車站	冰菓店



馬祖老街舊照



可以從馬祖老街舊照看出為木造間排房舍



馬祖舊街地圖工作坊

「大廟小學堂」馬祖自然村走讀活動簽到表

時間：2021/10/06 09:00~12:00 地點：馬祖村

領路人姓名	電話	簽到	葷/素
李銀俤	0919280198	李銀俤	葷
陳玉嬌	0928628096	陳玉嬌	葷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葷/素
馮全忠	0933500005	馮全忠	葷
王玉花	0919919260	王玉花	葷
林佑霖	0918315380	林佑霖	不用
莊紫蘅	0918315380	莊紫蘅	葷
陳美芸	0988583558	陳美芸	葷
張雯鈞	0953693212	張雯鈞	葷
劉智全	0933001111	劉智全	葷
羅永隆	0928533279	羅永隆	葷
唐秀玉	0922868119	唐秀玉	葷
李芳伶	0938735261	李芳伶	不用
林心薇	0908973533	林心薇	葷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葷/素
祝婷芬	0921932609		葷
陳燕珍	0919611096		素
林佳蓉	0913965776		素
李振元	0919280577		葷
邱筠	0911300443		<del>葷</del>
劉梅玉	0988319635		葷
董逸馨	0919394898		葷
曹雅評	0932918814		<del>葷</del>
	0910091117		葷
	0915328663		
	0918121870		
	088477133		
	092001390		

## 7. 110/10/17 樓仔頂聚落場勘及環境整理

馬祖村是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的村莊，但也隨著時代的進步，改換了它的面貌，也隨著老成凋零，許多往事記憶已隨風而去，年輕一輩已不知道過去的馬祖村的歷史文化背景，但我們必須認識自己的文化和村莊的發展歷史，不容歷史成灰，同時，本計畫的目的即在於挖掘長者們腦海深處的記憶，因為那是馬祖文化的寶藏，進行社區人文挖寶的工作，是不容遲延的事。

在老人凋零之前，把握時間，把他們的過去記錄下來，感念他們曾經的貢獻。在訪談的同時若能徵集到古地契、老照片或實地指認地景，透過聲音、影像記錄，這不僅僅是滿足我們的懷舊情感，而是文化記憶的保存。

因此，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在透過「大廟小學堂」第一年、第二年的計畫，進行村中耆老的訪談，讓過去的馬祖村的輪廓漸漸清晰，也藉由走讀的過程，讓參與活動的學員更能夠認識地景、理解歷史脈絡，了解馬祖澳、后澳、科蹄澳、樓仔頂、葫蘆坑等五個自然村的故事，再加上游桂香老師的指導與帶領年輕人做中學、學中做的教學方式，鼓勵更多年輕人加入田野調查及口述歷史的工作中。

第一年的訪問工作中，根據樓仔頂聚落原居民張金水老先生口述，他原為「樓仔頂」聚落的原居民，大約民國六十年左右搬到馬港舊街經商，光武街落成之後，又遷居到現在位置，所以離開樓仔頂聚落已經有五十年之久。

依循張金水先生所陳述的訊息，得知樓仔頂聚落位於現馬祖村東北方，大砲連後山腰處，海拔約一百米，與馬祖列島大多以澳口成村的聚落型態不同。

「樓仔頂」自然聚落為張氏、陳氏家族兩大家族約十幾戶人家，為躲避海盜、日軍侵擾而落居於山谷中。自國軍抵馬後，原自給自足的生活型態發生極大的改變，大量的人潮帶來錢潮，居民逐漸棄農從商遷到馬祖舊街做起軍人生意或舉家遷移到台灣謀求工作生計，民國七十年後，最後一戶張家遷台後，便無人居住於此，自此老屋石牆埋沒於荒煙蔓草之中。

由於樓仔頂聚落現況未明，這也是當初在撰寫計畫時候始料未及的地方，為此特地再邀請社區耆老—張金水先生，帶領社協幹部、社區青年在舉辦走讀前先行探路及場勘，並在與社協幹部討論後，著手先進行步道整理的工作。





走讀活動前，張金水先生領著青年在荒煙蔓草中探路。



前往樓仔頂的路口被芒草遮擋，穿越芒草才看到一些步道痕跡。



## 8. 110/10/24 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



活動文宣：

馬祖作家劉宏文說：「馬祖有很多故事，只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寫出來。」

寫作是選擇適合的型態來乘載故事，讓故事找到真身，還魂到它的故鄉。馬祖不缺鄉野怪談、離亂史詩、英雄神話，但是缺少說故事的人找到恰當的包裝，吸引並傳遞給更多聽故事的人。

對劉亦而言，世界是緩緩展開的文本，馬祖是豐富的文學系統，無法窮盡，所以他從散文、故事書寫、非虛構到評論、論文，嘗試用各種方法「逼近」家鄉。

本次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大廟小學堂」第二年計劃，除了側重於口述歷史訪談技巧培力，透過實地走讀的方式，帶領了解馬祖自然村故事，每一筆對馬祖的新認識、每一次找到新角度重寫馬祖、認識馬祖。

就像一粒粒沙，我們可以作蜀堆（一起）慢慢「包圍」出馬祖的輪廓，像海洋用它的浪花日復一日丈量這座島嶼的形狀。

活動時間：2021/10/24 (日) 14:00~16:00

活動地點：馬港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馬祖境天后宮地下室

### 講座活動紀錄：

由於 109 年度大廟小學堂啟動口述歷史訪談的工作及紀錄，在文化扎跟的這個領域受到許多讚許，但更多馬祖人或非馬祖人期許這口述逐字紀錄可以在被轉譯成為大眾可以閱讀的馬祖故事。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有鑑於此，特別邀請西莒後裔並在馬任教過的劉亦參與馬祖村故事書寫，但考量如果只是委託專業人才來書寫村落故事，對於專業人員來說是容易的事，可一個島嶼的故事應該是從公眾的記憶，公眾的價值轉化而來，應該凝聚公眾一起書寫創作，才是社區發展協會應該向前的方向及目標。

為此，除了委託劉亦書寫一篇故事外，同時邀請他來分享及與學員闡述他這些年的創作歷程，劉亦引述馬祖作家劉宏文老師的一句話：「馬祖有很多故事，只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寫出來」。

他並且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認為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歷史都不清楚，有可能寫清楚「自己的文學」嗎？如果我們對自己的歷史推廣都著力不夠，能去怪別人錯誤的解讀、詮釋嗎？

「他們有可能錯了，但我們不一定是對的。」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人願意理解發覺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故事，那麼這個地方將無法紮根，況且馬祖因為歷史偶然，讓原本是一個大陸邊界的漁鄉，成為冷戰時期的軍事戰略前線，放諸在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也因為有了這樣的反思，馬港社區發展協會為此一直在努力，為了這樣的目標，趕在社區耆老凋零以前，凝聚不同的世代，一起記錄書寫馬祖的故事。

講座過程中，劉亦也不吝惜分享他的寫作技巧，他認為敘事的技巧可以分為敘三種遠近衛星（最遠）、蒼蠅（中等）、內心（最近），並舉例分享一些文章，分析其敘事的方式，或是掌握更多的技巧後，可以在實踐上混搭自由運用，並且在寫作前就要設定好起點與終點，那麼在其中鋪墊故事的起承轉合就比較好拿捏，他鼓勵大家可以從身邊的故事著手，一點一滴積沙成塔，一起慢慢地圍出丈量島嶼的形狀。





與參與講座的成員合影，其中包含馬祖作家劉梅玉女士、劉宏文先生、文化工作者游桂香老師，退休校長陳玉嬌女士共襄盛舉。



劉亦講座



## 馬港社協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 劉亦闡述這些年創作歷程—2021-10-25

分享 | 字級設定：小 中 大 | 友善列印 |

讚 0



推廣在地文耕，馬港社協24日如何測量一座島嶼的形狀- 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邀請莒光鄉親後裔劉亦闡述這些年創作歷程。（圖 / 文：曹重偉）

【記者曹重偉報導】推廣在地文耕，由縣府文化處主辦、馬港社區發展協會承辦「大廟小學堂」，24日推出如何測量一座島嶼的形狀－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邀請莒光鄉親後裔並在馬任教過的劉亦，與學員闡述他這些年的創作歷程，分享獲得2020年台大文學獎的新詩「在東島」，認為馬祖留下的故事太少，要鼓勵年輕一代多多筆耕，一起為這塊土地發掘更多故事。

劉亦引述馬祖作家劉宏文的句子說：馬祖有很多故事，只是從來沒有人把它寫出來。他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因為曾在馬祖教過台灣史，發現馬祖這塊地的歷史，與台灣之間的連結是在1949之後才開始熱絡，一夕之間從傳統漁村變成戰地前線，也實施過戰地政務，充滿了故事性。

劉亦也回推到清代時期，馬祖因為五口通商的關係開始國際化，興建了東湧燈塔與東犬燈塔，後來法軍、日軍都登陸過，乃至兩岸冷戰時期，美國西方公司與日本支援的白團，都曾來到這裡協助軍事工程與防務，但這些歷史，學子多半一無所知，所以他研議出版一本馬祖史，讓社會可以更完整、更全面的認識這塊充滿傳奇的土地。

這工作執行起來很不容易，因為馬祖留下的故事真的太少，加上耆老不斷的凋零，太多的故事已經失落或無從考據，所以責任就在年輕一代，鼓勵大家積極開始寫故事，可以嘗試從身邊的人、自己的村莊開始寫起，就像一粒粒沙，可以一起慢慢圍出馬祖的輪廓，像海洋用它的浪花，日復一日丈量這座島嶼的形狀。



大廟小學堂第二年馬港社區田野調查及人才培育計畫

## 「如何測量一座島嶼的形狀」

### 馬祖書寫經驗分享講座簽到表

時間：2021/10/24 pm.2~pm.4 地點：馬港社協會辦公室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王美蘭	0921163816	
曹鳳珠	0919280850	曹鳳珠 tim900928@yahoo.com.tw
吳佩蓉	0970823194	吳佩蓉 mangowu35@gmail.com
李問	0936169100	李問
李宗儒	0989711602	
廖億美	0910762063	
王宏	0910091117	
王欣怡	0963391692	王欣怡 apple90060@gmail.com
賴若欣	0970849533	賴若欣 classicedesign1902@gmail.com
馮全忠	0933500005	馮全忠 fongcc38@gmail.com
王金香	0912669650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邱秀琴	0975336687	
劉梅玉	0988319635	劉梅玉
陳妍采	0978218680	
姜澤廣	0934363002	
游桂香	0937051774	游桂香
徐揚華	0928587140	徐揚華 t27601851@yahoo.tw
王天光	0956262893	王天光
黃坤	0919279373	黃坤 叔 叔 uhoo0621@gmail.com
鄧文	0912328015	鄧文 hungwen0923@gmail.com
黃汝貴	0918151118	黃汝貴
許玉嬌	0928628096	許玉嬌 jiak6@yahoo.com.tw
黃逸瑋	0919394898	黃逸瑋



## 9. 110/10/26 樓仔頂聚落踏查活動



### 樓仔頂聚落踏查活動紀錄：

馬祖行政村原本包含后澳、馬祖澳、科蹄澳、樓仔頂、葫蘆坑等五個自然村，其中樓仔頂因為處半山腰，居民於六十年代遷移離開，因此五個自然村中，以樓仔頂最顯為人知。

大廟小學堂第一年計畫訪問樓仔頂聚落原居民一張金水先生，透過他的闡述，了解樓仔頂自然村的故事後，於今年計畫啟動「返家-樓仔頂聚落走讀踏查」的活動，邀請張金水先生為領路人，帶領社區居民、文史工作者、社區幹部、地方青年、文化處承辦、導覽工作人員，一同前往失落多年的歷史聚落。

張金水先生一邊拾階而上，一邊細數過往，我們看到曾經作為射擊場場、山谷地的梯田、路邊的福利社、村民自利挖掘的水井、從山澗留下的溪水、曾經的菜園，還有居民在村子裡生活的趣事，記彷彿那些人事物都歷歷在目，讓



參與的人了解到原來有這麼一個特別地方在南竿島，彷彿凝結了時光，靜靜等待人們在回家的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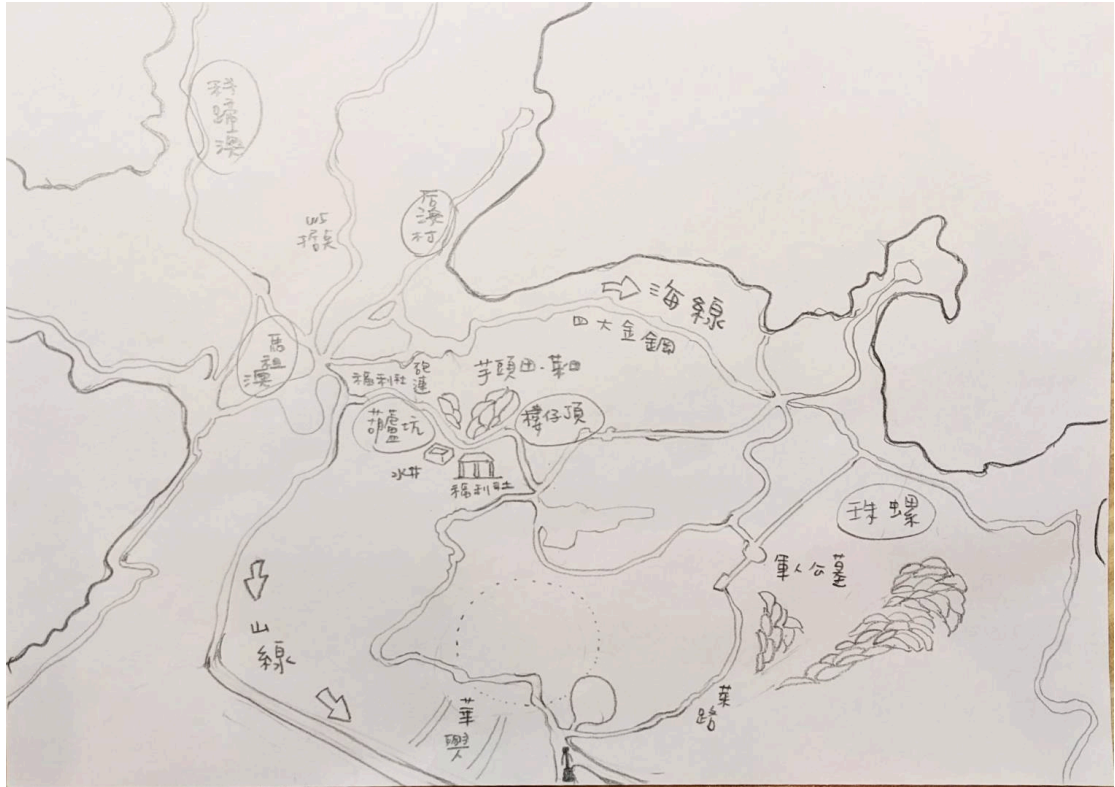
現在的樓仔頂雖已無人，但所幸依稀可以看見村子的輪廓，穿越重重樹林來到張金水先生的老家，但因為腳下雜草樹枝密佈，阻擋一行人繼續前進，雖然只能在遠處凝望，張金水先生還是很殷切的為大家介紹家格局與空間配置，故事講著講著就彷彿他還是當初那個少年，那個聽到上課鐘響，只用兩分鐘的時間就可以跑到山下，為了家庭生計可以翻過山頂步行挑菜去鐵板市場販售的青年。

此次走讀踏查的活動引發相當大的迴響，不管是在地原居民或是曾經走訪過的長者，聽過但不曾去過的馬港年輕一代或初來乍到的台灣人，都表示能再見到原始風貌的馬祖聚落感到十分欣喜，紛紛期許社區發展協會繼續促成聚落復興的工作，讓樓仔頂往日的風貌再現，除了可以串連在台馬祖居民，更深度理解馬祖的歷史，凝聚地方認同，希冀能夠成為社區文化資產的新亮點。



七十多歲張金水先生與文史工作者、社區幹部合影。





根據 1968 年南竿島的空拍圖，繪製馬祖五個自然村位置與路徑。



走讀活動當天帶領參與者登步道前往樓仔頂聚落。





張金水先生指引過去芋田、菜田位置。



聚落內張氏家族祖厝依然如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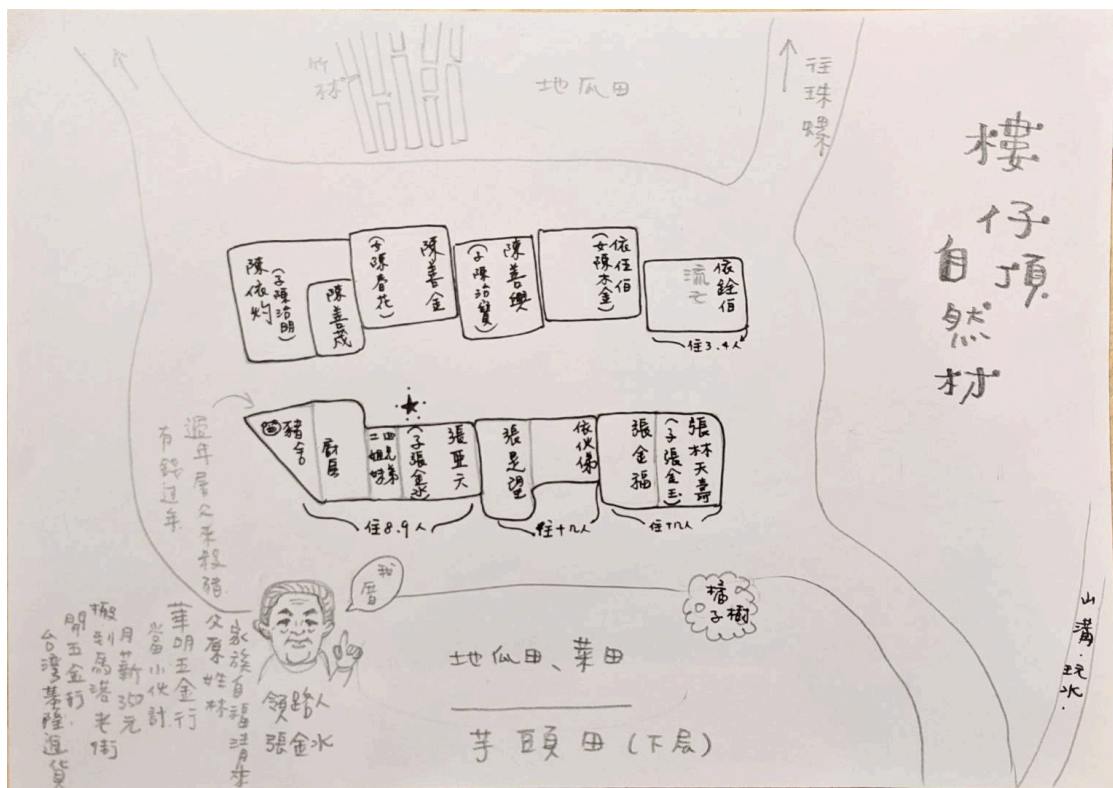


帶領參與者繼續往樓仔頂聚落上層前行。





樓仔頂聚落隱匿在黃槿樹叢下，回家的路舉步維艱。



根據張金水先生口述繪製樓仔頂聚落民居位置圖

## 「大廟小學堂」 樓仔頂走讀踏查 簽到表

時間：2021/10/26 09:30~11:30      地點：樓仔頂自然呼

學員姓名	電話	簽到
林佑靈	0919414260	林佑靈
李振元	0919280577	李振元
李秀玲	0938735241	李秀玲
游桂香	0937051774	游桂香
馮金忠	0933500005	馮金忠
謝文娟	0928628096	謝文娟
黃逸潔	0919394895	黃逸潔



## 10. 110/11/15 馬祖澳居民陳依明先生訪談



### 陳依明訪談文字稿

受訪人員：陳依明先生(民國 31 年次，馬祖村老村長，世居馬祖村)

訪談時間：110 年 11 月 15 日

訪談地點：陳依明家

主訪人：游桂香 工作人員：董逸馨

逐字稿轉譯：董逸馨、游桂香

大廟小學堂（第二年）-馬港社區田野調查及人才培育計畫

訪談同意書

本人 陳依明 同意接受馬港社區發展協會對本人的訪談、攝影、錄影，並將內容作為馬港社區發展協會之成果報告使用。

立同意書人：陳依明 (簽名)

馬港社區發展協會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5 日



游：依明哥，感謝你接受我們的訪談，對過去的事情攀講一下，把它形成文本，因為現在後生仔對過去的事情都不怎麼瞭解。你剛才說你是民國 31 年出世的？那你祖籍是哪裡的？你跟陳再祥那裡是親戚嗎？

陳：我祖籍是，我們以前也是大陸出來的。

游：大陸哪裡位置？

陳：大陸嶺南。

游：喔！那是跟山隴那邊的嶺南是一族的嗎？

陳：跟山隴那一房有(關係)，跟以前議長那裡關係。

游：你家裡搬出來到你幾代了？

陳：很多代了，有四、五代了。

游：你祖先一搬出來就是在馬港嗎？還是在山隴？

陳：首先到梅石，然後再到馬港。

游：大概什麼時候到馬港？

陳：什麼時候...差不多民國 31.32 年年左右。

游：等於說你才出世沒多久？

陳：幾個月，大概一歲左右。

游：家裡老人有沒有說過為什麼搬到這邊呢？

陳：過來找生活啊！

游：從那裡過來這邊做生意還是？

陳：誼～ 那個時候還太小搬到這邊來。

游：你爸以前是做生意，還是做什麼搬過來？

陳：也是做農、打漁什麼這一類的。

游：所以你小時候已沒有參與過去討海？

陳：有！有！有！ 圍丁香什麼的。

游：也是在我們馬港這裡？

陳：誼～港邊這樣。

游：那時代可以去讀書表示環境很好啊？

陳：那個時候十幾歲的時候，也是家族裡面籌錢幫助。

游：那個時候能考上初中，考得上就很厲害了啊！

陳：呵呵～ 那時候也差不多。

游：等於說是這邊國小畢業的。

陳：這個...馬祖國小，清疇國小。

游：然後考上初中第二屆，那你跟這位劉玉燕等人？

陳：誼～ 劉玉燕同學，同班同學。還有這個林長青、林長春什麼都是，劉玉燕、曹依順，福澳那幾個都是。

游：那你在學生時代有沒有比較讓你印象很深刻的時候啊？

陳：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非常有印象。

游：你那個時候都是住校？

陳：那個初中住校，小學的話就是現在這個圖書館這裡。

游：你搬過來的家就是這裡嗎？

陳：不是，上面。在舊的日報社隔壁。

游：現在修車廠那邊？

陳：現在這邊（指另外一邊）

游：再下來。

陳：這邊。報社這樣子，右邊這邊。

游：跟以前朱興國家？

陳：誒～朱興國家下來一點。

馨：這裡有張照片。（秀照片）



游：這張照片幫忙看一看是不是我們馬港這邊？這張照片我疑惑了很久耶！

陳：對！是我們馬港的。

馨：這個是朱老師家。

陳：對！ 這個是朱老師家，這個是日報社，這個是操場改為這個學校，現在學校。

游：你看以前田很多啊！

陳：正是！就是種田喔！

馨：旁邊就是朱寶金阿姨家，這是楊家。

陳：這個是『依撓』（楊發利先生）、『依歎』（楊發揚先生）

游：朱學文家嗎？

陳：朱學文還要在上面一點。

游：所以說現在學校是在這個位置？

陳：學校是在這半邊。

游：果然是馬港。

陳：這個就是原始的沒錯。

游：可是從馬港這邊看不到這裡(北竿島)啊？

馨：看得到北竿。

陳：現在圖書館蓋起來了看不到了。

游：喔～ 這裡下去就是海灘？

陳：這裡下去就是后澳裡。

游：這是后澳裡，這邊正是啊！

陳：這邊，我們海灘在這裡。就是這個房子了，協會。

馨：翁家的嗎？

游：社協那裡？

陳：對對對！社協那裡。

馨：所以叔公家還要在後面。

陳：我就是在這個房子的旁邊這裡。再出來就是雪金的。

馨：喔！這裡！看出來了看出來了。

陳：這個以前村公所就是做在這裡這個地方。

游：我正想問村公所坐在哪裡？

馨：但是現在這個房子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陳：這個房子雪金的。

游：這邊還在！

陳：對！圍牆還在。

馨：對對對！雪金阿姨都在這邊曬衣服。

游：喔！

陳：這個很老了，這個照片有沒有留一張給我紀念也不錯。

馨：我會給大家，印出來給大家。

游：今天終於這個，我剛剛還在想說你當村長時候的村公所在哪裡？

陳：就是在我剛剛講的，雪金那裡隔壁。

馨：就是雪金阿姨家裡面？

陳：以後，後面啊！

馨：怪不有那個管教養衛圓圓的在上面。

游：等下還可以把照片拍下來。

馨：有有有，我有照。（拿照片）



游：我很久以前有拍啊！後來照片太多了找不到了。

馨：(show 照片)這個是最近的。

陳：誒誒～ 對！ 這個門從這裡進去。裡面有一個廳中，村公所就做在裡面。這個是管教養衛這幾個字。

馨：所以以前是在這裡面上班？

陳：這邊是泉順的，劉泉順的。這裡以前好幾家啊！

游：以前房子那麼小可以住那麼多人啊！

陳：裡面好多主(戶的意思)，姓劉的有好多主，劉泉順，雪金她的老倌(公公)叫劉中央。

游：劉什麼？

陳：中央啊！中央政府的中央。不是棟央，是中央喔！還在裡面有一位「歎形」(小名，傻的意思，從前人為孩子取賤名以求好養)「歎倂」(歎形之弟)、金伙都住在裡面。現在那個房子給他要回去那個啊！那個那個光武堂給他要回去的那個，就是那一家的。

馨：那個叫劉什麼？

陳：劉仁義呀。

馨：對，他要回去了。

游：劉仁義。他是光武堂。

陳：誒～

游：就是現在劉用祿家他們家嗎？



陳：劉用祿是劉用祿喔！  
游：跟劉用祿沒關係。  
陳：他父親上面是親叔伯兄弟(親堂兄弟)，（指照片）這裡面有劉用祿的位置。  
馨：這一家不是變成劉用祿他們家？  
陳：誒～對！以前是政府那個時候港口... 港口連那個發電機擺在那邊。  
游：喔！港口連發電機。  
馨：所以他不是民宅？  
陳：發電機拿走以後，他拿去蓋房子。  
游：你看如果沒有來問你，我們怎麼會知道。  
陳：港指部，以前港指部是在我們馬港這邊。  
游：你讀書時候全部都要住校，我看過一張照片，好像是民國五十一、二年嗎？  
蔣公誕辰大家血書，那個照片我一看就認出來是你，對嗎？



馬祖初級中學學生支持總統連任血書

拍攝者：連江縣社會教育館（今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照片分類：時空寄情

此照片為馬祖中學學生支持總統連任血書，拍攝時間為1960年3月5日，拍攝地點不詳。當年因適逢蔣介石連任第二任總統，由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發動宣誓，圖片中馬中學生身著正式制服書寫「擁護蔣中正連任總統，福建馬祖中學全體師生血書。四九.三.六字樣」。本照片取

陳：那個時候我讀初中的時候，有十六、七歲了吧！  
游：所以說你比較晚去讀初中了？  
陳：那個時候，我是四十七年去的，他四十六年辦理初中。  
游：喔～四十六年。

陳：四十六年開辦的第一屆，我是四十七年的第二屆。

游：喔！第二屆。那先生（老師）都是哪裡來的呢？

陳：先生（老師）都是台灣請過來的。

游：喔，台灣請過來的。

陳：誒～ 也有多數是部隊裡面，學歷高的來這裡兼課。也有的空軍的，那個時候中隴那個地方不是有個空軍的單位嗎？裡面的空軍的阿兵哥來兼課，那個時候校長是指揮官兼，我們的校長是副校長，正式的校長就是副校長，那個時候指揮官兼校長。

游：那時候先生（老師）教的會不會很嚴？

陳：也還好啊！

游：你們那時候伙食？

陳：伙食自己繳錢啊！自己派同學每天派兩個同學兼去買菜。

游：舊底（以前）市場在哪裡？

陳：我們都是到福澳，那個現在商會那邊有個市場。

游：誒～ 對對對！我家附近那邊。

陳：誒～ 對！就在那邊買菜。學生兩個監買菜。

游：買菜買好之後？

陳：廚房去買，我們是監買菜這樣的，看他什麼有沒有貪污，他還是一樣會貪污，那個時候小孩也不懂，就是去一下而已，陪他去一下而已。

游：那時廚師是哪裡的人在做呢？

陳：有一個是北竿的，紅鼻、紅鼻，名字叫什麼我也不記得了，他住在中隴，很近，就是(學校)下方，就是今天介壽國中下方那裡中隴。

游：你們叫他紅鼻是因為他鼻子紅紅的？

陳：誒對！大鍋飯有沒有，柴多放一點在裡面，燒焦一點，鍋巴就厚了，鍋巴厚了他就帶回去了。給他拿去了好多喔！

游：舊底沒有得吃的時候啊！就是會這樣。

陳：誒～沒得吃啊！

游：你以前當學生的時候，學校裡面有沒有學生記過，或是學生記功什麼的？

陳：誒～有！有！有！

游：什麼樣的行為之下會是記過、記功這樣子？

陳：就是那種勤勞，做事情那樣子，老師看你很順眼，多數就記功。若違規的話，就要被記過了。

游：在那個時代有很多那種「匪諜」的事件，你讀書時候有沒有遇到先生或同學...？

陳：我們讀書的那時候有一個同學就叫林載善，也是大陸出來的，讀了差不多一個多學期，就被他調到臺灣去了。

游：林載善？他是大陸來的？

陳：他是大陸來的。現在我們還有聯絡，他當老師已經退休了。

游：喔～ 現在還在台灣。

陳：現在還在台灣啊！

游：在台灣哪裡？

陳：在台灣哪裡？我這裡有聯絡冊裡面還有他的照片。

游：你們現在還有聯絡，他那時候是被哪個單位叫去？

陳：他不知道是被哪一個單位叫去調查。

游：有再回來嗎？

陳：之後就在台灣讀書，讀完出來做先生（老師）。那時大概是一年級(初一)完了以後的事。

游：這位林載善在大陸什麼位處來的知道嗎？

陳：我也不知道，那個時候剛到那裡也沒有多久。

游：那他講話有沒有跟我們不一樣？

陳：有一點不一樣，有點『嗷嗷的』（口音腔調不一樣）。

游：有沒有可能福清？

陳：我畢業冊裡都有他的照片。

游：畢業紀念冊有沒有在？

陳：我們畢業冊沒有，就是現在...

游：現在的同學錄。

陳：誒～同學錄！有！

游：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陳：我去拿給你，拿給你看一看。

（去拿同學錄...）

陳：已經不在的有 10 幾個人了。

（看同學錄，指認照片中各同學）

陳：以前(畢業紀念冊)同學錢都繳好了，照片什麼都好，被老師...

游：誒～你跟『秀卿姐』(前縣長曹常順太太，李秀卿女士，台中護理學校畢業)...

陳：照片被老師拿走了結果沒有做，六十之後年才做的，這幾年（指同學冊）。

游：喔！邱吉淦都是你同一屆的。

陳：正是啊！

游：我們那一年也訪問過邱吉淦大哥。起計（姜起計先生）也是你一屆的。

陳：起計（姜起計）白肯的你也知道？

游：名字很熟很熟，很常聽別人說。『龍生』（陳龍生先生）也是

陳：『龍生』也是，金財（曹金財先生）也是啊！

游：青檀金財喔！跟現在都不一樣了！跟現在都不一樣的臉喔！曹依菊...

陳：依菊。

游：新土我哥也是你這屆的？

陳：也是！沒錯也是！

游：你說的林載善就是他？

陳：誒～就是他。臨時給他抓到台灣去。

馨：他是老師的身份？看起來年紀？

游：這是後來的照片(近年做的同學錄用上現在的照片)

陳：他後來的照片。

馨：喔！(指書中陳依明照片)在這裡！

游：這是老師嗎？

陳：招繼芬是我們副校長的女兒。這是他女婿，是她老公。

游：她老公是以前美軍的？

陳：真像美國人這裡。

游：是在我們鐵板這裡美軍？

陳：沒有，不是。

游：所以他那時也在學校當老師？

陳：沒有。

游：沒在學校當老師。

陳：他是就一起把他收到這一班當同學(同學錄)。

游：哇！不簡單不簡單，你看四十七年。所以你畢業的那一年，這張這張。

馨：超清楚的。

陳：(指某一張照片)這個已經不在了。

游：王慈官歿了嗎？

陳：歿了。

游：王慈官也是福澳人啊！舊底福沃「督司」兒子

陳：「督司」兒子，做餅那裡的。

游：他舊底有沒有常把餅帶去學校給同學吃？

陳：沒！

游：『順泉』（黃順泉先生），也是你同學？

陳：『順泉』也是我同學，白肯的。

游：白肯正是，他女兒在縣立醫院。

陳：正是！在中隴，住中隴。

游：是不是，我說是另一張（指血書的那張照片）。哇！這本好珍貴，好珍貴。

陳：有些同學有留到(畢業時舊照片)，所以說拿出來重做。這裡是第一屆、第二屆都在裡面（指照片）

馨：哇！好多人喔！

游：那個時候的馬祖菁英都在這裡了。那時候有讀書的人都很少啊！不容易啊！

陳：那時可以算說大學畢業。

游：以前的程度真的比現在程度高很多。

馨：那時候這個（指枕戈待旦）也才剛蓋好。





（陳依明先生提供馬祖初中第二屆同學在枕戈待旦前拍的照片）

游：對！哇！這本很珍貴！這本很珍貴！

馨：好多照片喔！

陳：以前更多給老師統統帶走了。

游：以前當老師那些人現在都不在了吧？

陳：都不在了。這個副校長也走了。

游：招北恩。

陳：招北恩，招北恩也走了。其他的也不知道，其他這個副校長董仁燦可能也不在了，我們校長個幾個，這個是司令官，司令官兼校長。

游：何俊、田樹樟。

陳：那個我們這是副校長。正式的副校長就是我們校長董仁燦。田樹彰就是司令官兼。

馨：田樹樟，對！四十幾年的時候。

游：不間單啊！田樹樟有一個亭不知道在哪裡有看到過？

馨：那個中正堂是他蓋的，他手裡蓋的。

游：中正堂？好像是那個介壽亭。

馨：梅石中正堂。

游：我看過這個名字。

馨：沒錯，梅石中正堂是他蓋的。

游：等下我們訪問完畢，你這本可以借我們社區，有些照片翻拍一下跟我們馬港有關係的。

陳：可以！可以！可以！

馨：好！沒問題沒問題。

游：益好益好(馬祖話)，我就說一定要來訪問你。你初中畢業以後就回來做生意嗎？

陳：那個時候有做過這個老師，有做過村幹事，那個時候薪水太低了，只有三、四百塊。

游：那個時候公務員沒人做啊。

陳：三、四百塊錢，結果做了一段時間不做了，去跑船去了，跑船那個時候美金是賺一百多塊錢美金(每月)。

游：你那時候跑遠洋的嗎？

陳：跑遠洋的啊！也跑了好幾年。第一個那時候也不知道說現在的這個公務員有這個退休金，如果知道的話也不會跑掉。有退休金，我退下來等於說吃終身俸了，對不對？那個時候也沒有這個(資訊)，所以說跑去跑船，反正做事嘛多賺總比少賺好。

游：你先去做先生(老師)是去教哪裡學校？

陳：我就在這個馬祖國校，吳元耀的時候我都教過啊！

游：喔！吳元耀，呵呵！

陳：好幾個學生他們那一班。

游：那你教幾年？

陳：有教兩年那邊。

游：老師不做就跑去行船（跑船）。

陳：去行船（跑船）。

游：行船什麼樣的機會讓你知道可以去跑船？

陳：也是聽人家講的可以賺美金啊！

游：有人幫你介紹到哪間公司嗎？

陳：那個時候是到基隆那個有幾艘船，就是大陸那個部隊出來的，政府有給他安插這個航線，我們跑裡面，等於說跑交通船，跑北竿、跑莒光，跑一年以後就有資格跑遠洋的。

游：那不用考什麼執照？

陳：不用考。

游：那時候人力太少了。遠洋你都跑到多遠呢？

陳：那時候...都有經過蘇伊世運河(應該是巴拿馬運河，它在南美洲，為船閘式運河。而蘇伊士運河在非洲)，都有去美國這樣，都是一節一節的上去(船閘式通行運河)，裝那個礦砂。有的也有裝雜貨，貨輪。

游：那時候薪水比較高，所以說先跑一年馬祖的...。

陳：那時候兩年才回來一次。

游：出去兩年才回來一次。

陳：跑遠洋的要兩年才回來一次。

游：那以前的薪水是怎麼領？你要開戶？他會存到你的帳戶？

陳：對，他公司在台灣，那你(是)普通的，最普通普通的船員，一百八十塊錢美金，你自己要留多少你跟公司講，留三十、五十留得自己用，其他的他給你撥到家裡來。

游：以前黑市美金？

陳：四十啊！

游：四十啊！哇！一比四十。那你跑幾年回來？

陳：有跑七、八年。

游：跑那麼久？

陳：後來又跑近的，跑金門，又跑台灣，近的跑幾年後沒跑，剛剛好我母親中風了，我回來。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啊！所以說中風了回來，回來就做生意，賣菜什麼東西。

游：你那時是做菜的生意？

陳：誒～

游：你那時跟善清（林善清先生）那邊…

陳：誼～那時有三主，我一主、善清以前是愛寶(善清妻舅，吳木肯的兒子)，吳愛寶搬台灣去後，轉讓給善清、還有學源(陳學源先生) 三主賣菜，這裡也有一個市場。

游：舊底知道，就在善清家向上一點這裡。

陳：就是排這門兜(門口)，那時有市場但是沒有菜街，像山隴那樣有厝，就是擺門兜賣。

游：你是民國幾年開始做村長？

陳：民國幾年啊？(思考狀)

游：我知道你做村長做好久。

陳：很久啊！派任的派三任，三任就十二年了。

游：派任的三任。

陳：民選的就選四任。

游：民選的四任。

陳：二十八、二十九年。

游：等於說你行船(跑船)回來了以後，做生意時候就開始做村長。派任的時候是哪一位指揮官？還是說誰？

陳：就是那個李定啊！（李定將軍，第 10 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 )

游：李定手裡。你那時候幾歲？

陳：那時候沒幾歲，才二十幾。

游：以前派任村長的人，他們阿兵哥都很小心啊(選人)，一定要找適當的人選。

陳：對啊！有參加過中國國民黨才行啊！

游：誼～要有黨員。

陳：我現在黨員 61 年了。

游：忠貞黨員。

陳：61 了喔！61 還 62，我民國 49 年參加的，62 了啊！

馨：這樣是初中一畢業就當黨員？

陳：還沒有畢業啊！剛進去的時候，一年級的時候他就開始查這個學生規矩不規矩，不像現在誰參加都可以。以前禮拜六、禮拜天兩天都要訓練、都要講習啊！

游：那時候加入黨員有什麼特別的優待？

陳：沒有優待。就是畢業以後要繳黨費了。

游：畢業後就繳黨費了。

陳：等於一出社會就要繳黨費了。

游：以前黨費一個月要繳多少？



陳：那裡我以前當村長，那個時候七十幾塊啊！一個月！那時候薪水...所以說我們現在有點反感就是這樣的，那個時候繳的七十幾，那個時候就賺大概三、四百塊，我們就繳了七十幾塊，還有兩塊錢的互助費。

游：互助費？

陳：互助費還要繳兩塊，就是說哪個黨員走的話，這兩塊錢這裡補助他。每個月這樣子，每個月這樣子，好貴啊！ 那個時候。

游：所以你現在黨的資歷這麼久，現在還有要你繳黨費嗎？

陳：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哎呦！十多年沒有了。

游：他應該是累積多少年以後就不用繳黨費了。

陳：對...

游：可是舊底七十幾塊比我們現在七千塊還多耶！

陳：就是啊！那時你才賺幾百塊，不是賺很多錢啊！以前那個比較好，以前那個每個月都開小組會議，什麼東西。現在我在哪一組我也不知道。

游：所以說舊底大家比較忠貞就是這樣，以前常常會有訓練，你的思想就比較正，像你們這樣的人，應該孫文、孫中山學校的老師應該找你們去談一談你們早年的事情。

陳：所以說民進黨欲拿我半票都沒能在我這拿到。

游：正是！正是！

陳：不可能啊！我們腦裡都中的是投國民黨，國民黨今天好，我們就高興一點，今天又如果有什麼，心情就不好了。

游：其實也確是是這樣。

陳：我們是死忠的一個，尤其馬祖人特別死忠。

游：你當時做菜的生意做多久？我記得你有開計程車一段時間。

陳：沒錯，那時菜街搬走沒生意的時候去開計程車。

游：你開計程車時候，牌照有沒有比較嚴。

陳：考試比較嚴，考駕照比較嚴，別的，違規就是違規。

游：我的意思是那時候是不是隨便你可以申請計程車的牌照？有沒有限制？我記得最早是有限制。以前『禮光』（王禮光先生）時候全島才開放幾輛。

陳： 沒錯沒錯，最後開放的。

游：你去開計程車的時候是已經開放了？

陳：沒錯。開放了，剛開始靠行，靠那個清溪，清溪車行。

游：你做村長時候，村公所在那裡，我們以前村公所裡面，米什麼的都擺在裡面。

陳：村長負責賣米，那個有一個民間的房子當倉庫，擺槍、擺子彈，但是每天晚上都有衛兵，民防隊衛兵巡邏，那個時候民防隊是很苦。

游：那時候以前說衛兵好像一年幾天？還是一年到頭都要站衛兵？

陳：一年到頭都要衛兵輪流，你馬祖村比如說民防隊三十個人，一天兩個人，一天好幾個啊！就是說兩個小時兩個人換班，跟部隊一樣的。

游：所以說一年四季每一天都要有。

陳：每天都要。

游：那時候彈藥庫是放在哪間房子？

陳：那間房子已經被拆了，就是修理廠這邊。修理廠這邊，你那個大張那個（指照片），有喔！



馨：我再放大一點。

陳：大房子過來這邊這裡，這邊一個小房子，這裡一條路下來放在這裡，米也放在這邊，那個時候是小偷沒有什麼小偷，那個破房子。

游：以前不敢偷啊！很守規矩。

陳：很守法的。這個地方。

馨：這個是豆腐店，這個是忘記誰家了。

陳：這裡，衛兵晚上也睡在裡面，今天你是八點到十點，你第一班這個第幾搬到第幾班。

游：那這個是從暝晡（晚上）從幾點站到第二天幾點？

陳：八點。

游：晚上八點站到第二天幾點？

陳：第二天大概五六點那樣，天一光就沒了。

游：你當村長時候有沒有遇到空襲警報。

陳：有啊！那個單打雙不打的時候就有啊！有的時候警報響幾十次都有。

游：馬港有沒有造成損害，有沒有人被打或是厝被打到？

陳：有！有！科蹄澳上面操場，現在停車場，以前前一段時間是育幼院，那個操場裡面就打掉一個婦女。

游：那裡以前有房子？

陳：那裡以前沒有房子，以前是操場，後來才起這個育兒園。

游：那時候有一個女人被打到了...

陳：有啊！這邊(附近)那時候房子被打到了都有...

游：那以前土坑(防空洞)，都去哪裡躲土坑(防空洞)。

陳：修理廠前面這裡有沒有，修理廠(永順修車廠)前面這裡有一個防空洞，你房子(董逸馨家)那裡也有一個防空洞。

董：修理廠有防空洞？

陳：(指照片)這裡旁邊還沒有，這個(照片)還早。

游：這張照片時還沒有蓋。

陳：你現在你們家旁邊那裡可能也給他拆掉了，那個起房子時拆掉了。

馨：對啊！

陳：你可能都知道(防空洞)。

馨：我知道我知道我家旁邊有防空洞，但我們後面自己又挖了一個防空洞。我們家自己挖的防空洞還在。

陳：這個他給他拆掉了，這個蓋房子的時候拆掉了。那個力安蓋房子時被他拆掉了。

馨：對對對，那邊有一個好大的防空洞。

陳：有好幾個防空洞。

游：我聽說最早馬港這裡沒有幾個防空洞，別人都跑到樓仔頂上面。

陳：樓仔頂是最早以前怕打過來，到上面去，一個人都挖一個防空洞，他那個不是鋼筋水泥的，他就泥巴的，用挖的。

游：就山壁這樣挖進去..

陳：誒～用挖的。還有這裡一個防空洞啊，這裡就是阿三家(劉用祿家)後面這裡有一條路通到這個防空洞上面去，也有一個防空洞。

陳：『好妹』嫂(劉好妹太太，陳美金女士)家後面有個防空洞啊！

游：好像有！現在那個謝阿順蓋房子那裡，謝阿順就是蓋在那邊，台灣人。前幾天報紙在登說那個違建為什麼就蓋起來，裝潢起來了。

陳：那邊也有，這邊也有，以前好幾個，好幾個防空洞。

游：那時村公所米是村長在賣，舊底是什麼樣的米？

陳：九三米。吃進嘴裡粗粗的。

游：九三米。是一包九十三公斤？九十三斤？

陳：九十三斤。還有救濟米也是九三米。

游：一般救濟米，可以領救濟米是什麼樣的情況。

陳：就是低收入的，以前等於說(馬祖居民)都是低收入的。

游：以前是啊！

陳：沒有吃救濟米的很少很少，大家都搶著要，還有鄉公所配合我們村公所來考核這個人、這一家怎麼樣怎麼樣，是不是可以吃，吃這個救濟，就是差不多。

董：低收入到底是怎麼樣的情況？

游：有沒有什麼標準這家可以吃救濟？

陳：就是說看他的沒有什麼收入。

游：可以我們以前人普遍都沒有收入。

陳：沒收入，家裡孩子多還啊！

游：就是說村長比較清楚，很清楚這一家比較困難。

陳：還要鄉公所人配合我們，我們也不能作主，我們只能給他參考，村長的責任就是能爭取多爭取一點，為自己村的人多爭取一點。

游：你說做豆方(豆腐)那個以前是誰在做？

陳：做豆方以前有兩主。一主是『伙玉嫂』，殺豬那個『伙玉』他老婆做(豆方)，一主是『依ㄎㄠㄟㄟ嫂』(曹秀金女士，依ㄎㄠㄟㄟ為馬祖話嘴有裂痕之意)做。

游：他們家裡的人都搬台灣了嗎？

陳：誒～一個班台灣了，一個『奕財嫂』(陳奕財老婆)他媳婦還在這，她在那邊家。

游：『奕財嫂』你知道嗎？(問逸馨)

董：我知道『依ㄎㄠㄟㄟ嫂』，『奕財嫂』我不知道。

陳：『依ㄎㄠㄟㄟ嫂』(曹秀金)就是『依ㄎㄠㄟㄟ嫂』，『奕財嫂』是他的大家(婆婆)。

游：『依ㄎㄠㄟㄟ嫂』是怎麼樣？

馨：不知道是她老公名字，她老公是樓仔頂的人，因為他有兔唇，所以才叫『依ㄎㄠㄟㄟ』。

游：所以他們本來不是馬港下面的人，他們是樓仔頂的？

馨：恩～她是樓仔頂人。

陳：不是，她是后澳裡搬出來的。以前我們這個村是八個鄰。后澳一個鄰，后澳就是水庫那裡，樓仔頂一個鄰，科蹄澳兩個鄰。

游：喔！科蹄澳還有兩個鄰？

陳：誒～科蹄澳兩個鄰啊，現在就是說我們馬祖本村的四個鄰，一共八個鄰，我們這個地方是四個鄰。

馨：這個是上次口訪的時候做的(指地圖)，這個是我爸...

陳：我知道，這幾個人我都知道。

馨：這是之前就是訪問老爸，然後還有老理事長做的老街地圖，馬祖日報社在這裡，這裡就是豆腐店。

陳：『伙玉』沒錯，林伙玉。『依灼』(陳奕灼)就是那個什麼珠那個？

馨：閩東之珠那一間。

陳：誒～閩東之珠。

馨：你那時候開店我好像沒有記錄到，在哪裡？

陳：理髮店木火，『奕財』嫂(陳奕財老婆)，豆腐店就是這個了。這個在我隔壁修皮鞋的，誒，我在這裡。



馨：所以是明利雜貨店嗎？是叫什麼名字？

陳：明利。

馨：就是明利。

陳：這個（指老街地圖）就是按程序下來得。

游：對對對！他就是這樣排下來，跟我們村子這裡都寫出來了。

陳：明利，『依灶伯』（謝依灶，秋桂樓人，謝志鋼之父），他是在縣黨部做退休的，他是第一屆。我第二屆。

游：他那時候做生意是？

陳：他父親做。是他父親做。姚醒吾他爸爸，叫『肯妹』，劉剛、伯漢，這幾個都寫得很清楚。

馨：yes!

陳：這個按程序都寫得很清楚。

游：對對對！這個中藥店這間呢？

陳：這個不是王宜典啊！黃宜『興』啊！

馨：那我應該寫字的時候寫錯了。

陳：我們都叫『黃先生』、『黃先生』！他做中藥店的，『康』寶？『康』不是這個『康』啊！

游：『坤』。乾坤的坤。

陳：莊秀金是『金寶』老婆沒有錯，『彩文』是發利裡面。『得春』應該跟對調，『善興』在上面『得春』在下面，『得春』家還在，『得春』現在有做什麼...「小時候柑仔店」那一間，就是最後一節的水泥房子，沒有燒掉。這個也要給他對調一下。



馨：這個還要再下來。

陳：這個也給他對調一下，這個在上面，他在下面。

馨：這個還要再上去，這個在下面。

陳：這個房子還在這裡呀，(後來才)蓋的。

游：來找村長就對了，老村長多重要啊！

陳：『ㄉㄨㄣ ㄆㄨㄣ』(夫人村)房子買這裡沒錯，曹治和他父親。

游：館店？

陳：『增俊』

游：那裡還有人做鐘錶店喔？

陳：那個已經晚了，那是白肯搬上來，他老婆是鐵板女兒。這個和『陳厘金』是兄弟，山隴『陳厘金』(在介壽商場內開鐘錶金飾店)，陳正文要叫他依嘎(叔叔)，陳正文就是現在阿鼎(陳君鼎)的父親。

游：阿鼎他爸爸，他就是白肯(西莒)搬上來的。

陳：阿鼎的爸爸要叫他叫叔叔還是什麼，阿鼎爸爸叫陳正文。

馨：阿鼎的爸爸叫陳正文，可是他是阿鼎的叔叔開的。

游：陳振文是這個振嗎？還是說正當的『正』？

陳：正當的『正』。

馨：喔！不是這個。這個『正』

陳：現在也不在了。

馨：對！他前幾年離開了。

游：土產店，是『天居』？

陳：不是『天居』啊！

馨：不是『天居』那就什麼名字？

陳：『木』字旁，這邊作『區』的。

馨：『區』？

游：『樞』啦！這個樞紐的樞。

陳：誒～ 我們都叫他『天《ㄇ一》』『天《ㄇ一》』。

馨：『天樞』喔！

陳：誒～這裡，過了！（看電腦）

馨：這裡！

陳：對，這個！以前他做過商會理事長，什麼東西，他就是外來的。

游：林天樞是別的地方搬來的，他是哪裡的？

陳：大陸裡面出來的。

游：大陸出來的喔！

陳：他跟那個中隴那個...叫什麼的那個一堆，他們做蝦米公司什麼的。

游：喔～蝦米公司？

陳：福澳做蝦米公司。

游：以前（舊底）跟黃星華一起的？

陳：對，黃星華都是一起的。

游：曹爾忠他岳父。

陳：還有那個鄉長『潘輔』（曹原彰岳父）都是一起的，大陸出來的。

馨：曹爾忠岳父？

游：黃星華。

馨：喔，知道了。

游：還有人做風燈店喔？有人做燈嗎？

陳：有！那個「沒腳」跟「青盲」。現在他的位置在那裡，他的位置就是在那個公車站裡面那家，『矮仔嫂』（陳書奮太太，其先生因身高不高，被稱為『矮仔』）住的那間，就是他的。



馨：好多人講到他們家。劉宏文老師也記得他們家很清楚。

陳：他們兩個，一個冇腳，一個青盲。

游：冇腳跟青盲。

陳：她老公青盲。

馨：他太太小兒麻痺。

陳：她很有一點藝術的天份，她就是拿小小一把剪刀仔，來剪那樣做燈的花，剪下來貼在燈上面賣人家，賺很少的錢，都很苦。青盲沒怎麼可以看見，她又不能走，都要背著，她等於說小兒麻痺症，就坐在那裡。

馨：然後再來就是前面的。

游：你這個謝慶堂是什麼意思？

陳：謝慶堂水果店現在就是『阿拋』（林中超）那裡就是。謝慶堂就是『阿拋』（林中超）的岳父。

游：他是西尾搬過來的？

陳：以前就是開水果店，我的照片裡面可能還有他們的那個房子。

馨：謝春福他爸爸。喔！我有寫到冰菓店。

陳：有沒有寫到冰菓店？他是開冰菓店的。我這裡就是民國六十九年的。

馨：哇！還有這張照片！好清楚喔！

游：嗯！舊底賣水果的。

陳：賣水果的這裡，這裡公車站（指照片）

馨：哇！還是彩色的！



游：你說『矮仔』 ...

陳：『矮仔嫂』就是這間啊！這個民國六十幾年的。

游：你那時候還在當村長嗎？

馨：我可以跟村長拿這張照片嗎？等下跟你加LINE 訊息。

陳：以前就是部隊的大卡車，這個小吉普，這個是學校，那個時候學校學校蓋好了。

馨：嗯...這樣就更清楚了。

游：你看一找你攀講下，這裡都出來了。那往上面一點，有一位什麼李克丁？

馨：他是兩家人住在同一家店。然後一個是青盲叔叔。

陳：誒～ 他兩個是夫妻啊！

游：是夫妻啊？

馨：可我爸說有一個會引船...

陳：她老公（青盲）就是李克丁了喔！

馨：可是他眼睛不好他怎麼引船？

游：她（指小兒麻痺婦人）老公青盲嗎？

陳：他（青盲）沒有引船啊！

馨：他沒有引船？

陳：引船那個不是，我們不知道名字，我們叫『福仔伯』、『福仔伯』，他是引港的。引港就是說中字號來的時候，搶攤，他要上船去給它搶攤進來。

馨：他是住一起嗎？還是不是？

陳：他比他前，不是住在一起。是他的房子，是『福仔伯』的房子，引港那個人的房子，(搬)走了以後賣給他（李克丁）。

馨：所以是說最早的時候是引港的。

游：你說的那個有駁是男人？

陳：有駁是女人，青盲是男人。

馨：所以老理事長（李銀梯）說他們出門的時候他會背他太太，他當腳，她太太 ...

陳：對對對！一個背著，她腳萎縮了，有沒有一點點(下肢)，那個女人上身身形很大。

游：那個引港人『福仔伯』，你小時候有見過他們？

陳：有啊！我見過他，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都很老了，他還有一個太太，也是住在這裡，結果最後通通走了，通通回台灣去了。

游：他們有子嗣在這邊嗎？

陳：好像就他們兩個，沒有子嗣，就他們夫妻兩個。

游：這個才是引港人。

陳：以前軍中搶攤都是他下去引港。

游：他麼會知道會做引港的？

陳：我這個也不知道。

游：以前是不是討海的？

陳：以前可能會懂一點，可能也是年輕時候也是做類似的事情，可能有考上，才能拿到他的執照才能引港。

游：你有沒有聽過以前『慶堂厝』這裡以前是個渡頭啊？舊底水到這裡？

陳：水有到操場這裡，這個颶颶風、大潮時候，颶颶風時候，水會吹上來，沒有錯。

游：有人說以前有時候從海上漂屍體上來，會撿起來放在那裡？然後再去掩埋，有記得這樣的事情嗎？就以前船仔、舢舨仔什麼的都是靠在那邊。

陳：舢舨仔有的，屍體什麼我沒聽說過，是不是更早的我也不知道。以前做颶風，舢舨什麼的都吹過去，以前做颶風好像特別大的樣子！

游：以前的颶風正是特別大啊！是說如果有颶風一過回南時候，小孩都去海邊撿東西，都有東西可以撿回家。我們這裡有沒有發生過百姓跟兵哥之間有很大的衝突？

陳：那個時候我看也沒有什麼，在我當村長的時間可能都沒有。

游：后澳發生事件的時候，你那時候多大（年紀）？

陳：后澳發生事件的時候也是我當村長，那個陳應城當警察。

游：喔！應城叔當警察！

陳：對！當警察。那個時候大砲連，就是現在四大金剛。

游：以前后澳有幾主人(幾戶)？

陳：一個鄰啊！

游：一個鄰，差不多有幾主？

陳：有十七、八主喔！

馨：后澳也是村長管轄的地方嗎？

游：對啊！他是一個鄰。

陳：我們馬港有八個鄰，它（后澳）那邊就一個鄰。

游：那蓋后澳水庫時候你還在做村長嗎？

陳：蓋后澳水庫時候沒有了。

游：后澳座做水庫的時候，有沒有問過馬港（村民）大家有沒有意見？有沒有怎樣？你有參加過開會嗎？

陳：我沒參加過開會，他可能是當時的現任村長，不知道幾年誰手裡的？我(御任)之後是抓『仁燦』(林仁燦先生)來做。

游：你後面是『仁燦』接？

陳：對，『仁燦』接，林仁燦。

游：『仁燦』接時候是民選了？

陳：『仁燦』接大概是第五屆吧！我做四屆以後，沒薪水，人做累了。

游：是啊！以前村長又沒薪水...

陳：還要貼錢哪！以前鄉公所幹事下來，或什麼幹事下來，都要請他吃飯，你沒薪水...

游：大大小小事情都要找村長...

陳：為了替村子裡人多爭取救濟那些的，就要拍這幫人的馬屁，之後才能爭取(救濟)給村子的人吃(救濟)，那時後每一村的人都很辛苦，都沒得吃，討海沒魚討，栽園又沒蕃薯收，對不對？

游：所以你剛剛說你小時候做後生時候有參加過討海，圍丁香什麼的？我們圍丁香是在哪個地方圍？

陳：就這石頭旁邊啊！

游：就我們這邊？澳口出去這裡？

陳：正是啊！還有轉彎過去一點啊！還有到四維這邊。圍丁香有一個人要爬站在『礮礮』(石頭、岸邊礁岩)上面。

游：那叫做『企山』(站在礁岩上，也就是礁岩陸地高處)？

陳：誒～『企山』。

游：『企山』做什麼事情呢？

陳：做什麼事情，(船上的人把)繒放下去，(企山)就要用力把它拉兜來，拉近回來，就是說丁香多數會在『礮礮』旁邊這邊(洄游)，(撒網後)網給他拉進來以後，就圍過去。(圍網的意思，所以捕丁香魚就稱為『圍丁香』)

游：喔！所以要有一個人要站在岸上。那船上差不多有幾個人？

陳：船上最少最少要四、五個。搖櫓要一個，『拔勺一繒』(拉網)兩邊也要有四個。

游：就是說『企山』這一個把網收兜來...船的人收...

陳：收兜來，船上的人(把兩頭網網)搭兜(合攏)這個索時候，網不是這樣圓圓的(圓形手勢)，網是沈下去的，要有兩個人拉，這邊兩個，那邊兩個，慢慢收(進)船，收(進)船後，跟袋子一樣，丁香被裝進去，然後拉上來，拉上船後把網解開，倒在策(大口的竹器)裡。

游：以前丁香當(捕)得多嗎？

陳：也不多。就是說有做沒吃，怎麼說什麼意思呢？就是說讓他們做船主的人拿光了，繒要分走兩、參份，船也要分走兩、參份，(船主家)自己人再來兩參個，都給他都分去了啊！你分一份，還沒有一點點，他分七、八份，你才分一份。船主什麼都分光了。

游：舊底說『糸孟』有分份、「繒」也有分份、『船』也有分份，『人』也有分份，正是，(船主)一個人可以分掉好幾份去啊！以前丁香圍回來怎麼處理？

陳：他就是船裡面的人『焯』(白水煮)了後拿去曝，曝成丁香乾拿去賣。賣十塊你還沒有分到一塊，他就拿去六、七塊了。

游：喔～要等他們賣完才能分錢？

陳：誒～

游：那還不能事情做完就分錢啊？要等他們賣完？他若賣不出去？

陳：要等他們賣掉。他會看看大約可賣多少了，如果有錢就會先拿一點支(預支)給你也可以，先拿一點先給你，先給你拿回去買米買什麼這樣。

游：舊底圍丁香大概幾月份到幾月份？

陳：三、四月這裡，三、四月是丁香，丁香、白巾什麼都是這夏天這一段時間。

游：我們有沒有辦法在海邊判斷，今天晚上可以去出海圍？

陳：有冇都要開出去，討海人有冇都要開出去，有時候出去圍沒一粒(無所收獲)也是有的。

游：舊底都是駛搖櫓？

陳：搖櫓。兩邊櫓，旁邊(各)一個，後面一個，四個人搖。

游：兩組，四個人？

陳：它兩面擱啊～這樣才會快。

游：舊底搖櫓有功夫啊！

陳：有功夫啊！風透(風浪大)一點，沒功夫的(槳)一放在櫓螺就脫了，就不能搖了。(有功夫的人)那個(櫓)會攸在櫓螺裡，搖啊！搖啊！也很費力啊！風透很使力啊！

游：舊底做船是我們本地人做？還是拿去哪裡去做？

陳：我們本地人也會做。

游：馬港有人做船嗎？

陳：馬港沒啊！福澳劉玉燕(女士)他爹舊底就做船的。

游：伊名號「做船嫩」，還有一個「做船炎」。以前都是他們那邊做的。

陳：誒～要請他做，有時候船會漏啊！或什麼的都會請他做，他那「捱灰」(捱是搥搥的意思)捱好，把(船破裂的)隙隙(細縫)慢慢攸呀攸的攸進去(以細竹片把灰擠進縫隙裡)。

游：舊底『捱灰』(搥灰，製作木船填縫劑)你知道是用什麼跟什麼(配方)嗎？

陳：石灰、石灰跟石油啊！

游：桐油。

陳：誒～桐油。

游：我小時候有看過福澳海灘，舊的系孟(破爛的魚網有纖維)也混進去捱，是嗎？

陳：正是！正是！捱好之後泥(抹的意思)上去。

游：那個『櫓螺』做的功夫最重要啊！會合、不合，做的好不好...『櫓螺』是什麼你知道嗎？(望向逸馨解釋)

馨：不知道。

游：那個槳上面，譬如說這是一個槳，槳上面要凹一個槽，然後船舷上面要凸一塊，然後一凹一凸這樣套上去。

馨：喔！變成一個機關這樣子。

游：對！好像我們關節，它就不會跑掉，你這樣搖的時候它就不會跑掉。

陳：你去哪裡可以看得到呢？你去北海坑道就可以看得到那個船，他就是那個搖櫓的，北海坑道搖櫓那個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馨：叫『櫓螺』喔！

游：就叫搖櫓的『櫓』，『櫓螺』，因為它的圓圓的形狀像螺。



陳：你要想在這個（清楚）一點，你那一天去那裡看一看，就什麼叫櫓螺？什麼叫櫓？

馨：所以在福澳有人會做這個船的技術？

游：以前...

陳：福澳那邊那個都有啊！

游：那個白日夢他爸爸，老闆的爸爸。還有那個池益健、池益強的爸爸。

陳：差不多討海的都會做，小條的舢舨仔都是使櫓搖出去的，然後再盤到大條船上，再開出去。回來時候船繫在這個（外面下錨），舢舨仔再搖回來，舢舨仔輕啊！可以扛啊！舊底都要扛上來，不能放在下面（高潮水線下）。

游：會被浪拖走？

陳：通通都要離開水，不是拖走，舊底有時候老士官（想）跑回去（大陸），以前馬祖港管站，以前那個交通船靠在外面，要舢舨去載，你福澳也有啊，貨扛上來泊在這裡，到時候水漲上來，船不是浮起來？港管站那個士官，那個櫓拿一下，搖走了，搖到大陸去了。

游：喔！怕搖到大陸去了。所以說要拿上來。

陳：所以說那個時候開始舢舨統統都要抬上來，要離開水面，早晨你有下去再抬下去，是這樣的。

游：舊底我們這裡也有港管站？我們要出海也是要打條什麼的？

陳：以前那個交通船就是從這裡開，就是從這個港開，你那個福澳是商港。

游：我舊底國中畢業就是來這邊等船，三點半開船。

陳：誒～你去台灣的也是在這邊。

游：我這在廟裡面住過，住在姚醒吾家也住過，凌晨四、五點啊！你從福澳走過來來不及了。哇！以前馬祖生意好好啊！做吃的生意啊！

陳：嗯，生意很好，朱興國老師他依奶（媽媽）『焗』（炸）蠟餅就是在那裡。

游：你那時候做村長有沒有發生過百姓出海被港口班刁難這樣的事？

陳：當然有啊！他規定你四點半回來，你就四點半以前回來，你超過時間，他扣你船明天就不讓你出港。

游：可是以前不見得每個人都有手錶啊？

陳：他部隊裡面有啊！早晨幾點鐘出去就是幾點鐘出去。

游：可是我們百姓不知道啊？

陳：不知道你自己就要早出去那裡等啊！他們「好～時間到了你下去了」。常常有的被罰了扣了，有時候村長跑去跟他講一講同情一下，什麼東西馬馬虎虎，讓他出去打漁，老百姓太苦了沒有打魚沒有飯吃。常常有這樣的事情，常常被罰。

游：舊底我們這一條街還很熱鬧呢，你看這裡店還很多啊！

陳：這個村公所就是在這裡面進去了。

馨：這是劉家，雪金阿姨家。

陳：這裡是雪金門兜。我就是住在這裡旁邊（指阮義忠所拍的照片），這很晚照的？

馨：這是最近的照片。

陳：這個房子都蓋出來了（指力安大樓）。

馨：這是最近拍的，因為要做對照。可是這是人家民居，為什麼可以當村公所？還是說是租的？還是說佔的？

游：以前徵用。以前有厝租給他吧？（問老村長）

陳：有！

游：強徵民宅啊！我們家隔壁以前都是阿兵哥住。舊底我們馬港有沒有會起厝？

陳：起厝也是起柴厝，我也是有柴厝才起沒多久，以前燒掉的就是，也是起柴厝。

游：舊底是哪位師傅起的？

陳：好多位啊！都很久了。做豆腐那個依姆，那個牛角搬過來的，名號什麼？現在可能都沒有了，他兒子也是起厝啊！『美瑞澳』（梅石澳）那個、那個...

游：喔！『美瑞澳』人會起？

陳：『美瑞澳』（梅石澳）人會起，牛角人也會起。

游：牛角人是不是一位名號「依伙」？有聽過嗎？依伙還是依玉？

陳：那裡可能都會起，就是這樣的。

游：所以說當時我們的都是柴厝。

陳：都是柴厝。

游：都是請我們本地師傅起的？

陳：誼～

馨：可是木柴從哪裡來？

陳：木柴啊？那個時候也有...自己不知道哪裡來的，也可能大陸買一點下來。

馨：誼？大陸可以嗎？

陳：可以啊！很久...

游：在這個之前在大陸，兩岸隔治後從台灣來的。

陳：也有颶風的時候吹出來的，有幾年的時候漂很多柴出來。

游：人家都撿啊！撿啊！放在那邊。舊底以前我們柴厝不是很容易生白蟻嗎？

陳：生白蟻沒錯啊！

游：生白蟻我們以前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陳：生白蟻什麼辦法？只能換了。

游：喔！只有拿去換。

陳：誼～都換起來。

游：沒有說噴藥什麼的？

陳：莫。以前哪有藥。

馨：就是直接換掉了。

游：所以以前蓋一棟房子很不容易。

陳：這一間就是現在這個我們社區（發展協會）了啊！（指 1979 年照片的翁家老厝前），這一位是『妹磨』。

游：喔！這個人還認得啊？

陳：這個人是『妹磨』啊！

游：『妹磨』是誰？（指阮義忠所拍的照片）

馨：陳宜民的爸爸，就是住在上面的那個。

陳：誒～對！『妹磨』，這位是夫人村搬出來的。

游：喔！我知道他那個就是在港務處上班那個，陳宜華、陳宜民。

馨：嗯～有一個在加油站上班。

游：對對對！

馨：嗯！他們家的。

游：舊底這個是『建民』（林建民，林志東之父）家殺豬的嗎？

陳：誒～對！那裡殺豬的，這間房子都是翁家的，都是現在這裡社區（社區發展協會舊址）這裡。

馨：這裡有張造船廠。

游：造船廠不知道在哪裡？

陳：就在這裡後面啊！

游：這張是在我們馬港這邊？

陳：造船廠推下去起中正國中啊！就是這裡下面層。

游：喔～～那以前（造船）師傅都是哪裡人？我們馬港有師傅嗎？

陳：有啊！

陳：以前街上都要 paint（漆）兩過，每一年做年做節都要 paint（漆）。

游：你說厝都要 paint（漆）藍色的。

陳：（指照片）這邊就是造船廠了。

游：喔！這個就是造船廠！

馨：這樣就對起來了。

游：現在的中正國中這裡。

陳：誒～中正國中這裡，（那時候）沒沒有推掉還沒有蓋的時候。



游：你看他這個馬路在這裡了，已經有馬路了，防空洞在這裡，造船廠...這張照片非常珍貴！

馨：這張我也是網路上面找的。

游：你看這艘船的船號不知道多少，兩...兩...五...(船隻編號 225)嗎？

馨：嗯～ 好像兩兩五，以前光禿禿的時候就全部看得非常清楚。

游：對啊！現在厝都起密了。這裡人你認得嗎？（指照片）

陳：這些小孩不認得。

游：修改軍服...

馨：茂利土產店...

陳：茂利是他哥哥，是號『學茂』。他『學茂』、『學源』兩個兄弟。

游：喔！阿三...

陳：阿三要叫依伯。『學茂』現在這個人也九十幾歲了。

馨：科蹄澳的。

游：陳學源依伯也九十幾歲了？

陳：這個八十幾。阿三他爸爸（陳學源先生）八十幾，他（陳學茂先生）差不多九十出頭了，他是他哥哥。

游：還在嗎？

陳：還在！

游：啊！好厲害！他以前土產店這裡東西這麼多是我們本地做的嗎？

陳：本地做的。

游：蝦米、什麼蝴蝶乾？都是我們本地做的？以前阿三的爺爺是做『道士』的？



陳：是做道士的。阿三他爹也有跟了幾場，跟著討厭了，不做！不做以後就只有他爹做，他去誰家做，(誰家)就要有一個要幫忙打鼓打鑼，最後要走的時候交給『劉治國』。

游：『劉治國』不是跟他學的嗎？

陳：冇！是書拿給他，他去看怎麼做，有跟過一兩次吧！

游：『劉治國』還很聰明噃！

陳：就是說有讀過舊底書，四書。

游：『劉治國』有沒有快九十了？

陳：冇！只八十出頭一點。

游：那跟你...比你大...

陳：大幾歲大概，大概也就八十五左右。

游：在那時候有讀書很厲害啊！他還知道怎麼念(用福州話唸)啊！念經知道怎麼念很厲害啊！

馨：這可能要問陳學茂阿公看看他認不認得。

陳：誰？

游：她說這幾個小孩。

陳：誼～我不認識。

馨：這是一九五幾年的，民國四十幾年的照片，這現在都已經...

陳：長大了都不認識了。

游：這位是林澄輝嗎？

馨：是嗎？

游：口福麵包老闆。

馨：好像有可能喔！這麼帥。

游：有給他看過這張照片嗎？

馨：沒有。還沒有給他看過。這比較晚期了，這是 1979 那本翻拍出來的。

游：1979 年那很有可能是他喔！

馨：誼對！那有可能是他，四十年前。這個就是阮義忠那裡面翻拍出來的，留下很多很珍貴的照片。

(後續詢問林澄輝先生，確實是他本人。)

游：那我們還有什麼請教老村長的？

馨：我想要請教比較多民防隊的事情。

陳：民防隊啊？

馨：以前有什麼系統跟組織嗎？知道有男生跟女生。

陳：誼對！一個是男的民防隊，還有一個婦女隊。

馨：都是村長管理嗎？

陳：對！還有一個副村長，村裡面有一個副村長，有一個幹事。

游：他這個編組是誰來編？

陳：我們村裡編，他有交代我們怎麼編，你男的就是男的民防隊。

游：我們馬港這裡有八個鄰，大概民防隊可以邊幾個隊？

陳：八個鄰不是說這個，他是說民防隊年齡裡面拿來編，老人、女人養仔了都沒有，就是說在沒有結婚或是剛結婚沒孩子的編進去，女的大概十五歲多就開始編隊，男的十六歲就開始。

游：我們最多的時候民防隊大概有幾隊？

陳：一個村就算一個中隊，一個中隊包括民防隊跟婦女隊，一個村一個中隊的。

馨：那我們村大概多少人啊？男生多少人？女生多少人？

陳：那個時候最多的話大概有五、六十個，民防隊從十六歲到四十五歲。這一段男的都是民防隊，四十五歲之後就退休了變成預備隊，預備隊就是作戰的時候、演習的時候，你要出來了。

游：所以說就是每年其實一個隊裡面有多少人不一定。

陳：不一定。

游：有人上、有人退。

陳：沒錯！有人上、有人退，有人搬走，也有人就是說到四十五歲退休了變成預備隊。

馨：那有記得最多時候要管理多少人嗎？

陳：大概幾十個人，我們村裡面幾十個人。

馨：幾十個一個村，然後婦女隊也幾十個？

陳：婦女隊少，婦女對有沒有一、二十個人。婦女對一參加進去，生小孩了就沒有了。

游：以前有的早結婚的。以前我們民防隊除了站衛兵還有其他什麼任務嗎？

陳：有啊！演習啊！訓練啊！

游：到後面民防隊補償都有領到吧？

陳：那時候有！他按那個點數的有！都有領到，有的最多領到二十幾萬，最少的就領幾萬塊。

游：那個二十幾萬是每年領還是一次領。

陳：有！做一次領，那時候議員...立委是曹原彰，他有一次領完領多少。

游：所以說他那時候幫我們爭取，如果沒有（爭取），就一塊都沒有，是吧！我們有因為演習造成人員的傷亡，有這樣的事嗎？

陳：傷亡也很少，但是人老了（往生）這是有，傷亡很少。

游：沒有因為參加演習發生意外？

陳：那沒有，那沒有，那就幾天時間，有的演習一兩天的時間。

馨：我們村子固定訓練的地方在哪裡？

陳：他交給部隊，交給警備隊。

馨：警備隊是在？

陳：警備隊是就是現在媽祖娘娘這裡。

游：喔！巨神像那邊。

陳：巨神像那邊，他的一個連在那邊，就算我們的守備隊，我們去打魚，打條子打一下也是拿到上面去給連長蓋個章才可以出海這樣子。

馨：所以警備隊在門前山那邊，一個連隊在那邊。

陳：對！我們這邊民防隊這邊有什麼東西，他會通知他，他然後我們接過以後交給警備隊去講習、訓練、打靶這樣子。

馨：所以村長就是負責招集大家？

陳：對！集合他們帶上去交給他。

游：舊底時候路很不好走啊？

陳：都是不好走的啊！舊底都是黃土路。

游：這麼小的路，從海邊跑上去。

馨：集合的時候是怎麼樣集合？是敲東西集合？還是...

游：吹螺管。

陳：也有敲鑼，也有吹螺管，以前沒有這個廣播器，那時候有用一位保丁...

馨：保丁我爸！（董金貴先生）

陳：你爸！你爸是以後的啦！

馨：喔！我爸還要後面喔！哈哈！

陳：以前有『瑞平』什麼的很多個。

馨：好幾個保丁？

陳：誒～好幾個。那個時候太苦了，到每一家收錢，收一下給保丁費。

游：以前『張瑞平』也是保丁啊！

馨：保丁有領錢，那村長沒領錢喔？

陳：保丁就是向村子每家每戶去收啊！

游：問你爸不是是說一戶五塊錢嗎？

馨：對對對！

陳：你爸以前、張瑞平這幾個，都是這個我叫他出去的，我不讓他做保丁，保丁有什麼出息？沒有。然後那個時候有考後備軍官班，你只有名字會寫，錄取！好幾個保丁，科蹄澳也好幾個，都是我逼他們去的，樓仔頂天壽仔這個叫...

游：張金玉他哥哥。

陳：誒對！我也逼他去，他也是做保丁，我做村長，我做二十幾年三十年了。

馨：張金福！

游：張金福！對！

陳：對啊！我逼他去的啊！我說在這裡沒有辦法、沒有用。

游：他還做到連長啊！

陳：他爸爸還幹到上校！開玩笑！

馨：中校，中校，還沒到上校啦！呵呵！

游：所以這樣知道有三個保丁？

陳：『瑞平』，那個育幼院院長是我表姐馮芸仙，她（初中）第一屆的，我第二屆的，我以前我跟她講張瑞平到你那邊當工友去，那個時候私人還可以講。

馨：張水平嗎？

游：張瑞平。

陳：他要不然在這裡當保丁啊！唉啊！能有什麼出息！我手上好幾個，科蹄澳還有兩、三個，都是當保丁，我都叫他們去。

馨：科蹄澳有記得是誰嗎？

游：科蹄澳是誰？

陳：科蹄澳這個誰的兒子？那個叫什麼「明」啊？那個現在臨時也記不起來了。

馨：然後后澳那邊也有幾個作保丁？

陳：后澳那個他不是，他那個是掃街的，菜市場掃街的。以前沒有垃圾車，他就用挑的，畚箕拿一個，垃圾裝裡面擔去海邊去倒。

游：以前每一村都有掃街的啊！

馨：這個都是村長義務管理？你來分配工作？

陳：也沒有分配。需要掃街的，你掃街請一個，但是薪水就是村長到各家戶裡面去收。

游：喔～～以前掃街薪水是這樣來的？

陳：政府沒有補貼啊！保丁也是，有的時候，那個時候又沒有錢，又要勞軍也是每家每戶拜託拜託多寫（捐）一點，什麼用費都是村長到外面去這個。

游：村長很重要啊！

陳：村公所什麼辦公桌沒有，什麼東西壞了，也是到店裡去修，拿點錢（公費）去買。

馨：所以說以前比較有公民意識耶！

游：誒！對啊！社會意識，社會主義意識。

陳：所以有的時候嫌麻煩就自己貼掉。

游：自己出錢。那有沒有想過哪個民意代表出來為戰地政務時期沒有薪資的老村長們爭取一些補償？

陳：沒有啊！

游：有想過嗎？

陳：想當然想啊！但誰會出來做（爭取）？

游：有想這樣，我們改天就可以形成一個議題，因為自衛隊都有，一個村長完全義務付出的你更應該要有補償，這可以形成一個議題，改天就可以給這些民意代表。

陳：對呀，做多少年以上的...

游：政府使千、使萬啊(花費無數)！而且這些老村長年紀都很老了，給一些象徵性的補償，讓他覺得我當年心血付出沒有白白付出。

馨：對！沒錯！這都是勞力活啊！



游：我們訪談的內容，我們會寫成文字，要交給文化處，這樣你沒有意見吧？因為我們都沒有說什麼私人的事情，隱私的事情，還原舊底歷史，讓人們可以了解以前歷史是怎麼樣的。今天我們很有收穫就是說我們形成一個議題，幫以前的老村長能夠爭取一些補償，也是應該的。

陳：我心裡有在想沒有辦法（幫別人）爭取，以前那個像搖舢舨的四個人的薪水八個人分，像你的阿公（董誠利先生）就是這樣子的，像那些都太苦了，風浪又大。

游：四個人薪水要給八個人分嗎？

陳：往日那時，有時候米領到的也都是給八個人在裡面分，那些人那一段時間那十多年那個沒有交通船那個時候實在很苦那些人，想給他爭取也不知道從哪裡下手。

游：這個我們可以形成一個....

陳：你福澳也有啊！

游：福澳是啊！以前那個姓江的那些，「祥斌」(家族)那都是搖舢舨的。以前有搖舢舨的只有福澳跟馬港兩個村嗎？

陳：就兩個村。北竿、白肯都有啊！

游：就是說我們南竿只有福澳、馬港這兩個村。

陳：只有這二個澳口。最後面沒有辦法，一個人收十塊、二十塊也不知道，人家坐舢舨就要收。

游：到尾斗坐舢舨有收費的？

陳：因為你沒有辦法生活啊！你把一個人的米、麵粉拿下來兩個人分，怎麼夠吃？

馨：上次有說到每趟十元，那已經比較晚期了。

陳：晚期了，晚期沒收幾年一下就沒有了。

游：我們這個「開口笑」這種船是從民國幾年在我們馬港？

陳：這也很久了，以前是補給的，以前就是我們坐船到台灣，他就開出去駁人。

游：可能民國四十幾年就開始了？

陳：四、五十年那個時候就有了。

馨：因為這張照片就已經是民國四十九年的照片。

陳：那個時候沒有搶灘以前就叫小艇出去駁人，駁下來以後，人駁完了他再搶灘。

游：人先下船來。

馨：然後這個都已經到 1979 了，所以就很久都有在跑。

游：1979 都很晚了。

陳：像你爺爺那樣子啊！以前都很苦啊！

馨：我爺爺（指阮義忠照片）很帥！

陳：你爺爺以前都很苦，我一直在想，但是我能力有限，那些人想當年是非常苦的。

游：這是你以前的老家？

馨：對啊！我老家，剛好那時候阮義忠有拍到裡面，很巧齣！這麼多家就拍到我家裡面，可能是我依公坐在裏面還滿帥的，呵！我在這個房子出生，老家是我高中的時候就拆掉蓋現在的房子。

游：哎～人生幾十年你看看是不是很快？

陳：一下就過去了。

馨：很快。

游：阮義忠那個有留下底片給我們嗎？

馨：底片我不知道文化處，應該不會留底片吧？

游：那這掃描的？

馨：這個是掃描出來的，所以就沒有到非常清晰。

游：這張相片很重要啊！

馨：我會再印一些給老村長一些老照片。

陳：他就是這一帶被犁掉起學校，這一帶是馬路。

馨：這裡很多是『應仔』（翁聲茂先生，翁以明之父）厝。

陳：『應仔』你那裡旁邊有個防空洞，力安是『應仔』的兒子，『應仔』兒子有兩個，力安這個大的，下面還有一個小的。

游：翁家我對他不熟，我只知道當警察這個。

馨：那個是乞進來的，然後還有前面生四個女兒，然後再生到小的兒子，再生兩個好像，一個有當過我老師。現在『應仔姆』（指翁聲茂先生的太太）還在台灣，九十幾歲。

陳：還在台灣，那個是他親生的，台灣那個是『應仔姆』親生的，這個是乞的。

馨：但是他算是長子。

陳：對！乞進來算是長子，長子就分舊厝（祖宅），舊厝分給他，下面那一間是第二個孩子的。我們舊底人說舊厝都要分給長子，所以說拆掉蓋這樣子。女兒好像有兩個三個？

游：有一個叫翁碧蓮？

陳：不是翁碧蓮！

馨：翁玉英，是「大眾」那一家嘛，還有清水那個翁玉珍，他們家三個還四個？

陳：還有一個嫁山隴開旅社的那個。

馨：東方明珠。

游：劉宜達他太太(翁玉菁)。

陳：誒！

游：以前翁家在這邊很旺啊？

陳：那一排過來翁什麼那個做...那個保險那個？『依馨』女兒，就是這個。

游：好像就是那個翁...

陳：翁金蓮！

游：是在朱興國老師家那邊那個？

陳：那一張（照片）可能就有。



馨：有！這家！

陳：朱興國老師家下面旁邊。

馨：這個旁邊對不對？

陳：給它擋住了，朱興國老師家這個對不對，她在他旁邊。

游：可能幾是在這位置。

馨：這邊是陳財華，陳邦亞，再來就是翁家，再來是我們家。

游：依明哥你家裡還有地契嗎？滿清時代的地契或是祖譜那些？

陳：通通以前房子通通燒掉了。

游：唉呀！

陳：好多人（的東西）都燒掉了，我們整條街。那個時候你幾歲？

馨：我那時候還沒出生啊！

陳：還沒出生啊？

馨：他是 71 年元月 25 日，我 71 年三月出生的。

陳：那個整條街燒掉了。

馨：我媽那時候懷孕。

陳：那個燒的不是時候，剛好除夕晚上。

游：所以說水火無情，一下水、一下火都要特別要注意，以前就都是柴排厝。

陳：正是啊！



馨：我想要請問老村長有對於日本人在馬祖的這件事有印象嗎？就「日本仔」那時候，就是國軍來之前的事？

陳：那個時候可能我還很小，我有聽說過日本仔來這裡亂七八糟很壞。

馨：可能太小還不知道。

游：對，那個民國三十三、三十四那邊，因為日本人來的時候比較晚期了，就投降前一陣子了。

馨：因為大宅（指舊馬祖日報社）這邊有當過翁家這個有當過，翁成燦二十幾年的時候，他不是有發生一些事件，一些比較親日，一些當時候...

游：跟這個林義和這裡這一段有聽過嗎？

陳：林義和他是四維那邊？這邊我們沒有。

游：翁成燦以前不是跟他.....？

陳：舊底等於說有點像是做土匪那樣子。

游：所以你小時候翁成燦就不在了？

陳：誼～就不在了。房子是在，人就不在。

馨：他們這邊跟對岸的筱埕、定海連結比較多。

陳：那個時候我都還很小，不一定那個時候出生沒有也不知道，我民國三十一年出生的。

馨：他大概二十七年的時候。我再請問一下善清叔叔他爸爸，以前有當過那個去對岸幫忙收集情報的事。

陳：他給他關在裡面啊！我也有聽說過。

馨：是在你當村長的時候？

陳：不是不是！那個很早。

游：那個更早時候。

陳：他留在大陸，最後那個時候蔣經國總統開放的時候，探親時候他還有回來啊！



游：你有見過這個人嗎？  
陳：有！有見過，回來的時候有見過。  
馨：所以有回來馬祖住？  
陳：就住在這邊啊！沒有幾年時間，大概十幾、二十年大概，人瘦瘦的。  
馨：會不會我有見過？但我不記得了。  
陳：(指照片)這是馬祖原始的照片，在那邊就沒有了，在過去就是空地了，這邊我第幾任村長的時候才蓋的，那條街。  
馨：新街是民國 66 年的時候。  
陳：這個還不止 66 年。  
馨：這個很早很早了。  
游：你看舊底那時候每一坪園（田）都做得這麼「澈潔」你看。  
陳：最後這裡才見起來做什麼馬祖清疇國小，我在這裡教過書，就在這裡學校。  
馨：我有一張清疇國小的照片。到處收集（提供照片），這是邦亞阿公（指另一張照片）。



（照片來源：連江縣中正國中小網站）

游：還認得嗎？  
陳：認得啊！他就住在這一層（指照片），這一層老人我都認得。  
馨：這張也是馬祖老照片，這是清疇國小。  
陳：這個就是住在那一排的。  
游：剛剛說的那一排那裡。妳說這張也是馬港？



馨：對！這是馬祖日報社，這是法院，這是從科蹄澳的方向拍過去。

陳：他這個還沒有完整，這邊還有一個鋁皮的房子，這一排過去彎過來，裡面還有一排鋼筋水泥的，對面兩邊中間。

馨：這張照片比這個都早，那時候國校什麼都還沒有蓋起來。

陳：這個後面就是朱興國老師家，他以前這個當聚會所，基督徒教會。

游：神愛世人。

馨：他們家的信仰是基督教也還滿奇妙的？

游：喔！不奇妙！！

馨：為什麼？

游：這個故事我採訪到了，這個我有資料，他說他爸爸以前『行貓纜』（走商帆船），這個進出口鐵釘，造船、蓋房子都要用鐵釘，然後他從這邊載東西向北，從大陸載東西向南，他們到過上海，到過...

馨：朱老師爸爸？

游：對！然後有一次從大陸載了鐵釘過來，快靠岸的時候，以前用風帆船，桅杆倒下來壓在他的胸部，從此以後就生病了，然後他媽媽以前，朱興國老師他媽媽是夫人村人，她家以前還滿有錢的，以前那個項鍊金鍊子，那時候軍醫，她沒有辦法啊！就鏈子剪一段請軍醫。喔對！我們以前有沒有衛生連、衛生排？

陳：我們這有衛生所。

游：衛生所是後面，李金梅的在這裡做護士，在更早之前有沒有阿兵哥衛生連、衛生所什麼在這裡？

陳：好像沒有這個印象，沒有。

游：那他可能不知道哪裡的軍醫，就金鏈子一段一斷剪來換取藥給她老公打針。

馨：打那個抗生素那種對不對？

游：對！以前的抗生素很珍貴啊！盤尼西林、白黴素之類的，後來他就是說都好不了，她就去信主。

陳：去信主。

游：以前就是說去信主以後鬼神就不會來，以為是鬼神附身，信主以後鬼身就不會...，後來信主後就好了。這一段故事我有寫在論文裡面。

馨：所以不管是基督教或是媽祖娘娘其實信仰的部分就是有一些神蹟顯在自己身上。這張跟這張可能差不多時間，這個是法院那裡，從科蹄澳拍下來。

游：舊底我們科蹄澳跟我們馬港本身這邊的人會打架？

陳：舊底以前燒塔的時候，有啊！平常不會，平常屬於一個圈。

游：舊底以前我們這邊有燒塔？

陳：燒塔時候一人拿一個火把上去這樣。他們上面也拿一個火把下來，那個是好玩。

馨：那個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陳：這個也是四、五十年的時候。

游：你小時候？

陳：對！我小時候。其他的沒有。

馨：為什麼要拿火把。

陳：燒塔啊！像鐵板那樣。

馨：也是中秋節嗎？

陳：也是一個節慶。

游：那時候塔差不多做哪個位置？

陳：就是到人家那裡，那個亂七八糟的房子它拿出來堆在一堆的燒啊！

游：喔～ 沒有說『塔』的樣子？

陳：冇！冇！

游：就是說僅這邊燒就這樣。我以前聽過有棺材板什麼？

陳：正是啊！什麼板都搬去燒啊！

馨：可是燒這個為什麼？

陳：就是燒越旺越好。

游：火燒得越望越好。

馨：就是除穢這樣子？

游：除穢這其實跟原始人火的崇拜有關係，我上次在鐵板幫他們上課，就是火神、火的崇拜，因為原始人一開始沒辦法自己產生火，後來自己能夠打石取火、鑽木取火之後，對火還是很崇拜的。

游：你小時候也有這樣燒塔的（問陳依明先生）  
陳：也有。  
游：燒塔時候就會「相爭」（打、吵架）？  
陳：燒過以後就沒事了。  
馨：那為什麼要跟別村打架？要搶資源的關係嗎？  
游：可能是這樣子啊！就是說這塊板子你撿到了，他說我撿到了，搶這個板子去燒，可能也有這樣子。  
陳：以前啊！我們馬祖的馬路，是從這邊下來（指照片），最後發生幾次車禍後，就順著學校後面這裡走。  
游：比較大彎了。  
陳：對！變比較大彎。以前這裡下坡很危險啊！  
馨：所以舊路是直接到馬祖澳後面？  
陳：對！到馬祖澳下面這邊，就是這條這裡，就是中正廚房這條路下來的。  
游：原來是這裡，所以這裡用一個大彎，坡度沒有那麼陡。  
陳：誼～坡度沒有那麼陡，對。  
馨：怪不得我老爸說我們家有地在後面，他說以前有路，我就很疑問哪裡有路？  
游：看不出來有路？  
游：喔！這一條其實有路的。那舊底以前有溪嗎？  
陳：有溪啊！有一條溪啊！  
游：溪是從我們這裡流下？  
陳：正是！從學校當中這裡流下，這個出口還在這裡。  
游：出口？  
陳：就是在我們這裡老人館這裡，旁邊有一個出口。  
游：老人館？  
馨：活動中心後面？  
陳：老人館旁邊，那裡有一個...(以手勢比出一個大出口)。  
馨：那個不是金木叔叔他家？  
陳：再上去，老人館的旁邊。  
游：那你知道地點了喔！？  
馨：我知道地點了，我去拍。  
游：因為我看這個(山勢)凹下來的地方，大概就是水的通道。  
陳：從學校後面那裡通到下面來啊！  
游：那就是溪水，山上那個水應該是從這邊(指照片)，妳看這邊的草木比較綠比較茂盛，這邊為什麼草木比較少，因為這邊被開墾了，所以樹木都會被砍掉了，因為它搶陽光。所以我們做考古也是這樣子，我們判斷一個地方，遠遠看過去，有這樣子的(狀況)就是水道。  
陳：從上面流下來。  
游：水從上面溪流下來，流到林中超市這裡？



陳：現在改了，從前面這邊下來(新的排水系統)，從我們街的中間(大排水溝)。

馨：怪不得，可以做豆腐，有水。

游：舊底我們這邊有做深水溝嗎？這條街起的時候？

陳：有做，差不多有(深)1公尺吧，兩邊都有，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游：所以，妳看這是用來導水的，所以廣場底下有個蓄水池，截流系統，我有聽說過這件事情。

馨：喔！這算是水利系統了。(指照片問)這個有印象是種什麼東西嗎？

陳：都是做園的。

游：這張照片可以看得出來，像種地瓜、種菜啦，那時候就有種菜賣給阿兵哥了嘛。

陳：有，還有「哲番薯」什麼的。

游：有沒有種稻米？

陳：有！

游：有沒有栽過小麥？你印象中有沒有？

陳：「庶米」(高粱)倒是有。但是數量很少。

游：上次我給妳們品嘗的就是用高粱做的，我就是把馬祖種高粱的記憶喚醒過來。

馨：(指照片)喔！「乞食」，我爸說有個乞食。

陳：(指另一張照片)這個就是街上燒的時候，阿兵哥來清的時候。

馨：這是燒掉的隔天的時候阿兵哥來清理廢棄物。可能就是木頭的，(火勢)就走得特別快。

游：那時候還好人都來得及跑出來。

陳：但是人也燒死了 4 個。

游：那個時候那小孩是太小，跑來不及？

陳：也有 10 幾歲了。

游：哎～那時候真的好慘啊！最重大的事件。

馨：這張有『焗蠣餅』了。

游：(指照片)那時候已經有瓦斯了耶。

馨：七十幾年有瓦斯桶了。

游：那有沒有舊廟的照片？

馨：很舊的有一張，這個是天主堂剛落成，這個是育幼院，這個是舊廟。

游：這張我也有，這張就是這張？

馨：這個是民國八十幾年的，廟已經改了，那張更早。

游：你看這就是我上次說傳統廟宇是「一門兩洞」(正門旁有二個圓或八角窗)。

馨：這是我們家。

游：阮義忠就剛好拍到你們家？

馨：對！他住上面，他就一路下來，到馬報社、老村長家。

游：那時候是從英雄館下來。

馨：對對對！就走我們前面那條線在停車的地方，一直進來我家正門口。

游：這邊這個是什麼？水井嗎？  
馨：我也不清楚，可能要問我老爸。  
游：舊底村子裡有這樣的樹也不簡單啊！以前樹還沒大就砍回去了。  
陳：就在你家門口？  
馨：對！就在我家門口。  
游：那時候應該就有瓦斯了，不然山上的樹老早就砍光光了。  
馨：我記得我爺爺有說過他有種一棵橄欖樹。  
游：其中有一棵橄欖樹？因為這棵看起來像是烏桕，不對，這棵是苦楝。  
馨：我自己小時候的印象，我好像有吃過那個橄欖，但就是這樣大大顆，苦楝就是小小顆，但後面蓋房子就全部砍掉了。  
陳：你們很用心喔！那麼久的照片都可以...  
游：這個很重要呢！我常常跟後生仔說啊！你們現在看到的不是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經過好多時代的改變，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都是以前的人辛苦努力之後，我們才有今天，所以說我們把這些回憶叫回來的目的就是要感念以前人的貢獻，沒有以前人的努力，哪有我們今天的好日子。



（逸馨提供：現今拍馬港衛生所的照片）

馨：這是我今天去拍衛生所。衛生所大概是什麼時候有在這裡？  
陳：呵呵！今天拍的？  
馨：那個字還很清楚！  
陳：對對！我知道。  
馨：「預防保健」！

陳：那個時候李金梅小姐就在了。

游：應該是馬港衛生所有了之後，然後才會訓練這些國中畢業的人...

陳：以前這個馬祖衛生所也是部隊支援的，醫官也是部隊的阿兵哥。

游：護士是我們本地的，因為要會講馬祖話啊！所以那時候訓練了一批，大概就是國中第一、二屆。

陳：然後這裡搬走以後就搬到現在這個老人館樓上。

馨：今天拍的，因為上次沒有拍到，今天拍才注意有「預防保健」的字還在。這個現在是誰的房子嗎？因為我看有人住在裡面？

陳：也沒有，現在是我在用，我洗衣機放裡面，我給他租的，這是『河清』的。

游：河清？以前做警察那個河清？

陳：不是，不是那個，是我們馬祖村百姓河清。

馨：那個門口中很多菜也是都是你種的？

陳：對對對！

馨：好可愛啊！我看整理的很好，還有菜什麼之類的。

陳：現在也沒有什麼整理了。

馨：我看到旁邊有個水井？

陳：水井那個是對面那一家的。

馨：他自己家挖的？就是那個依灼家？閩東之珠那邊。

陳：誒～依灼家。

游：在閩東之珠哪一邊？左手邊嗎？

馨：這個（衛生所）的對面就是閩東之珠的水井。

游：所以這樣可以推測，也可以問問看李金梅阿姨啊！

馨：問問她什麼做護士的？什麼時候訓練的？

游：因為我記得我生我老大的時候，她就已經在那邊當護士了。最早是李開炳老婆，開炳老婆最早時候在這裡。喔！那可能更早喔！原先是那個我表姐李開炳老婆，後來他調回衛生院現在縣立醫院之後，那時候李金梅才來，李金梅才受訓完成才過來。

馨：他這個受訓是婦女隊的受訓嗎？

游：不是婦女隊，那個好像是救災總會，救災總會訓練後....

陳：那個時候大部分是救災總會補助的。

游：救災總會補助，好像以前那時候縣立醫院幫忙受訓，以前不叫縣立醫院，叫衛生院。

馨：村長會有一些業務在這？

陳：沒有業務。

馨：可是我們以前接生也不會在這？

陳：接生婆我們這裡也有啊！

馨：所以就是請接生婆，不會在這邊（衛生所）？

游：不是！不會到這裡來生，都在家裡接生，我就接生過好幾個小朋友，都是在家裡生。

陳：他沒有到醫院。

游：後來就是姆姆（石仁愛修女）去接生。

陳：我們這裡也有一個接生婆啊！

馨：嗯～ 我記得！樓仔頂的張金水阿伯的姊姊。那這個衛生所的業務到底是？

陳：就是看小病，感冒啊！傷口啊！

游：因為狀況更複雜一點就會送到衛生院啊！如果更複雜會送到陸軍醫院。

馨：喔！陸軍醫院是更上層的單位？

游：不是，因為陸軍醫院不對外開放看民眾的診，必須由衛生所或是衛生院轉診上去。

馨：那這樣的分制也滿好的，就是一層一層的。

游：他也沒有固定分制，因為那時候沒有健保，最主要那後醫療資源很欠缺，以前的衛生院裡面氧氣都用不多，我回來當護士的時候，氧氣用一陣子就沒有了，病人就要送到上面去。

馨：那所以以前看病就要錢這樣子嗎？

游：不用錢！

陳：不用錢！

馨：但他們是有薪水的？

游：有，還是領縣政府的薪水，所以他的編制還是屬於縣立醫院，但那時候不叫縣立醫院。

馨：算是連江縣衛生院？

游：最早是連江縣衛生院下面的(衛生所)。





游：你說以前 paint（塗漆），是說民防隊去 paint 的嗎？

陳：冇！每一主都要(自己)paint，每一年做衛生都要洗都要 paint。

游：這一個漆是自己買的還是公家的？

陳：自己買的，沒有公家。

馨：那為什麼都是買藍色的？

陳：每村為了好看，門板洗一下，漆一下這樣。

馨：是因為榮譽嗎？

游：對，以前有清潔比賽。

陳：檢查衛生啊！

游：衛生比賽啊！

陳：每天都要比，他給你貼大概一寸多的紙「清潔」，有的「最清潔」，有的「不清潔」。「不清潔」就罰你公差了。

馨：不清潔還要罰公差喔！

游：所以以前的環境比現在乾淨，因為他有強制性。

馨：我之前有看到一份金門的資料，他是的確就是如果衛生環境不好，是有村長會去舉報，會罰你的公差，這邊也是嗎？戰地政務時期？

游：這邊也是。

陳：這邊不是村長去檢舉，他有檢查衛生的人。

游：他有一組專門檢查衛生的人。

陳：有一組檢查衛生的人。

馨：是微服出訪的方式嗎？

游：不是耶！都穿軍服，副村長帶領，每家每戶檢查。在我們福澳我們是這樣子，本來我們過年過節，你要買糯米，你要買什麼物資，他按你家幾口人來分配，然後呢！村長發下去給鄰長，鄰長來分，如果這一家戶清理衛生做的好，是最優等的，他就多加一些給他，本來說是要五斤，可是說你做得最好，多加兩斤。馬港是不是這樣不知道？我們福澳以前是這樣。

陳：對！

馨：就是當獎勵這樣。

游：但那個還是要錢喔！不是不要錢的。

馨：蛤？

陳：你可以多買啊！

馨：喔！你可以多買啊！他不是發喔！？

游：所以那些物資都是被管制。

陳：你本來說規定一個人一斤，你這個搞得很乾淨什麼東西，你可以多買兩斤幾斤。以前都是分配。

馨：要問的事情太有趣了，都會問不完。我爸說我要叫你叔公，輩份來說是叔公。

陳：當然，你爺爺、奶奶在馬祖的時候，我們交流的比較密切一點，等於你父親這一輩就稍微疏淡一點了，以前我們幾個都...

游：離開家，離開馬祖，沒有走動就沒有那麼親了。

陳：以前我們差不多年紀也好講話，有空了就聊聊天、吹吹牛逼，只有找這些人消耗時間，因為以前環境差也沒有現在這麼進步。

游：所以說以前的鄰里關係比較好，厝邊鄰里比較親近。今天感謝依明哥啊！

陳：這個你就拿去看吧！（指第二屆同學會名錄）這個就是我們班上同學的通訊錄。

馨：現在都在台灣？

陳：這裡有七、八個人，這裡陳龍生、邱吉淦在這邊，李成光在這邊，那個津津的，我在這邊，陳仁灼在這邊，在津沙。

馨：你們會常常聚會嗎？

陳：我們有的半年同學聚會一次。

游：誼這樣很好耶！同學有時候比兄弟還親啊！

馨：看到津津老闆、津津阿姨。

游：『依美』（游玉美女士）我姐啊！『依美』也是你們同一屆的嗎？

陳：不是同一屆，是家屬。

游：他跟這個成光姐夫一起。

馨：玉燕阿姨，你們同學合影，人很多耶！

陳：我們那一班五十幾個人，也走了差不多十幾個了，現在在的話，最少都是七十五以上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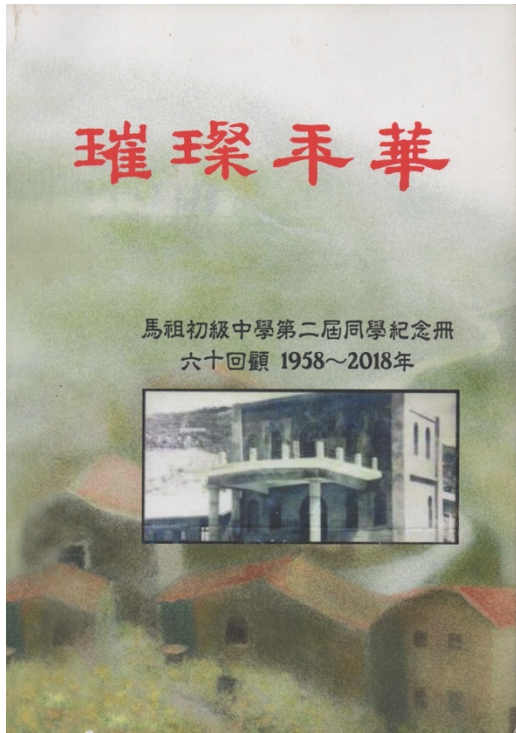
游：這個曹順官，這個是眷屬啊！（指招繼芬夫婿）美國人啊！希望你們年年如此每年都聚會。

馨：你們感情好好喔！還以一起出去玩去內蒙古，再印成一本給大家，好有動力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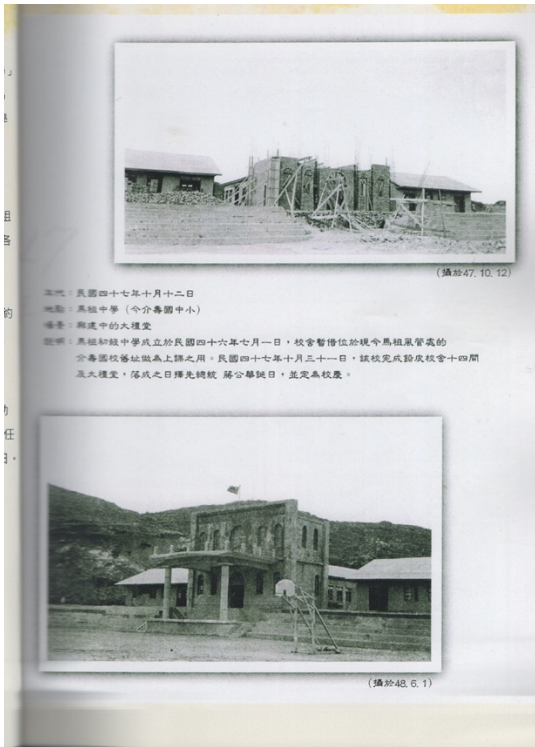
游：裡面好多老照片啊！

陳：老照片還少了，以前剛畢業給老師，錢繳了，給老師吃地了，結果沒有（照片），前幾年剛好六十年，這個同學說建議可以做一個。

馨：好有心啊！









### 三、 檢討及建議

優點:

1. 透過深度訪談，將個別長者的個人生命史和村莊發展史、馬祖列島發展史，共同連綴起大時代裡的小歷史，還原出他們在大歷史中應有的地位。
2. 用口語、文字和影像資料累積馬港社區文化記憶庫。
3. 充實馬港社區文化資源的資料量及內涵。
4. 凝聚社區向心力，增加社區尊榮感。
5. 促進長者與年輕世代之間的互動，減少代間隔閡。
6. 為長者留下影像和文字記錄，使其數十年來的貢獻和作為得以被看見和感念。
7. 讓地區年輕人重新認識馬祖村的形成及其形成的歷程，瞭解馬祖的人文和歷史，厚植文化資產根基。

改進意見:

1. 透過訪談及走讀，深覺長者不斷老化凋零，越是深耙故事，越是覺得對於地方的歷史文化不了解，期望青年世代能繼續收集老照故事，不斷充實社區歷史的資料庫，傳承社區的文化歷史。
2. 走讀及課程為開放式的活動，為鼓勵大眾參與沒有限定資格，但來自不同的

背景，想吸收學習知識的皆不同，且走讀領路人非專業導覽人員，往往因為不同的問題意見感到疲累，未來希冀辦理相關的走讀或課程，分不同目標族群為佳。

3. 計畫工作內容由於文字紀錄及故事建構的工作量龐大，加上需要馬祖話的轉譯紀錄更需要來回校對，為此花了比預期多的時間，且馬祖村 20-30 歲的青年參與甚少，希冀未來能策動更多地方青年參與，共同建構地方的村落歷史。

# 附件一：故事書寫

## 戰地政務的見證人：李銀梯的故事

1945 年，李銀梯出生在南竿科蹄澳，科蹄澳是往西尾（四維）村的一個小聚落，現在居民所剩不多，但其實以前的科蹄澳比馬祖澳要熱鬧。之所以住在地勢陡峭的科蹄澳，是因為從前有海盜，海盜出現時從山上一眼就能看到。等海盜上岸，村裡人都揹著番薯米之類的糧食躲進山裡了，海盜來了也佔不到便宜，只剩空蕩蕩的房子。

葫蘆坑、後澳、樓仔頂、科蹄澳，加上馬祖澳，這五個自然村組成現在的馬祖村，即「馬港」。馬祖澳現在的街道以前根本沒人住，是大約 1951 年左右，從大陸撤退時的船翻覆，用船板起厝，定居下來，馬祖街才漸漸形成。

李銀梯 7、8（約 1952 年）歲時就要在外賣餅，得走半個南竿到福澳去批發。餅擔回來的路上，有時被阿兵哥車子碰了，也得一塊塊撿起來。他在 9、10 歲左右（約 1955 年）才上學，一開始學校也是東搬西搬，最後蓋了一間洋灰厝，有三間教室、六個班級，一個教室由兩班共用。例如早上是一年級上課，二年級就「打野外」，帶到教室外上課。那時教室沒有椅子，都是船板、石頭放著就地坐下。老師則是跟著部隊從大陸來的，在大陸有受過教育，讀到初中、高中就可以當老師、當校長。

### 戰地經濟

讀了幾年書後，大約 12 歲左右（約 1957 年），老師看他每天都要去賣餅，乾脆介紹他到山隴的良友菜館做學徒，從拉風爐做起。之後他也到馬祖中學當工友、管過發電機，從馬祖國小（現在的中正國中小）離職後，大約 1972 年他決定自己開店。首先在馬港街上買了一間柴排厝（木造房），做阿兵哥生意，收益相當好，常常麵料還沒放，就被端去吃掉了。

那時「一碗牛肉麵才賣 15、25 元，之前在學校福利社一天才賣三四百塊。」但開店一天生意可收二、三千元。馬港如今有一條舊街、一條新街，那時舊街除了館店（餐廳），也有撞球店、洗湯池（澡堂），共 20 來間店，也算興旺。

直到 1977 年，馬港新街落成，店也遷到現址。但幾年後一場火災把舊街的舊房子都燒了，賠了起厝補貼 10 萬。新街的房子不大，根本不能做生意，李銀梯形容自己很膽大，竟然在戰地政務時期的晚上騎摩托車到防衛部等司令官。戰地政務下，「馬祖防衛司令部」的司令官是全馬祖最高行政者。司令官一出

現，他就遞上陳情書，說為了百姓好而蓋房子，但「房子蓋這麼矮怎麼住、怎麼做生意？」司令官看了，批「可」，部隊明天就把模板都拆了。

以前部隊人多，馬祖村裡有人專門做麵條賣部隊，有從福州傳到台灣的「切麵」（就是台灣稱呼的「切仔麵」），也有馬祖特有「風飛麵」，麵寬而薄，風吹容易飛起，所以得名。不只阿兵哥食量大，小孩也很能吃，在學校工作時，學生一頓吃槓麵、一頓吃饅頭，一天要用掉一包麵粉。李銀弟先生甚至煮過小麥——這是典型的「美援特徵」。

「前一天晚上先泡水，還要加一點鹼，才會煮得快。」他說。

現在人稱馬港的馬祖村之所以發展起來，和國宅等其他建設的配合有很大關係：英雄館、電影院、法院、育幼院，大概在一兩年的時間內陸續建好，星期日馬祖街上滿滿是阿兵哥。當年雖然十天才一班船，但平常島上的阿兵哥非常多。年輕人想從馬港搭船去台灣讀書，必須前一天傍晚就先借別人家暫住，不然人山人海，街上都走不進去。

#### 物資管制

以前物資都要管制，沒有開店是不准買車的。所以一開始李銀弟開餐廳時，到南竿東邊的山隴村買牛肉，就算一箱一箱買，但也沒辦法用車載送，直到 1973 年才買了摩托車。

販賣啤酒也要跟物資處買。酒是用酒簍裝的，酒簍也要算錢。李銀弟覺得很不公平：明明易開罐啤酒已經上市，罐上印著「專銷金馬地區」，價格便宜，馬祖物資處卻偏偏不進易開罐，因為瓶裝啤酒有很多「外水」（額外利潤），酒瓶、酒簍都可以賣錢——但在馬祖「酒瓶、酒簍根本到處丟，還要賣我們錢。」

郵務也是，金門當時已有「普郵」，馬祖卻還是軍郵，直到跟司令官反映才開放。不過害得馬祖軍郵好幾位鄉親被迫調去台灣，後來都會當面罵他。計程車也是李銀弟在 1980 年代擔任「諮詢代表」時要求開放的，最早全南竿只有 10 部、20 部車，每部計程車每個月可以跑 10 幾萬元，後來才開放到 80 部。

#### 民防隊經歷

依規定，當時的馬祖人有義務參加民防隊，李銀弟也不意外，他從 16 歲就「入伍」，離開學校工作後又擔任「義警」，一路從鄰長、分隊長、當到（戰地政務下的官派）諮詢代表。1991 年他從民防隊退休，46 歲退伍。如果隔年戰地政務沒有解除，他要當到 54 歲，當後備隊。後備隊的工作是在民防隊訓練時要去煮飯，進行這類的機動、後勤工作。



當民防隊時，一年有 15 天要在幹部班訓練，平常每幾個晚上去站衛兵 2 小時。民防隊有配槍，槍械有 5 粒子彈，口令和阿兵哥一致。軍事演習時要配合部隊，清運時也須配合去搬米等等。民防隊沒有薪水，後來才申請自衛隊補償金共 13 萬多元，是立委在解除戰地政務後，不斷主張政府應該補償馬祖百姓幾十年的奉獻所爭取而來。

以前民防隊要去樓仔頂開防空洞，因為樓仔頂（也在今馬祖村範圍內）可以向後山跑。馬祖澳是「戰地裡的戰地」，因為面朝大陸，是首當其衝。後來新碼頭選在南竿島中部的福澳，正是為了在守備上能有北竿島和高登島作為緩衝。山隴的馬祖高中體育場原本也是碼頭選址，但「船一進去就無法出來了。還是馬祖澳最好」，多沙便於搶灘。可惜戰地政務解除前夕，馬港被劃為軍港，沒辦法做成休閒碼頭。

「說起馬祖人以前真是苦。」有台灣人到李銀佛店裡，他總會說：「沒有我們金馬，還有台灣嗎？」

八二三砲戰不只金門挨打，對馬祖的砲擊也像撒豆一樣。但馬祖畢竟離福建沿岸較遠，較難打。有一次許多漁船來到馬港，國軍軍艦出去攔，他們竟然像撒豆一樣攻打軍艦，有許多砲彈打進鄉間，「把我們砲位打掉很多。」當時他才 13、4 歲，在梅石的撞球店上班，「嚇死了。」李銀佛說起來仍餘悸猶存。

梅石是南竿「特約茶室」的設置點，和其他娛樂設施聚集，假日時總是吸引阿兵哥來逛大街。1992 年，特約茶室和戰地政務一同落幕，走入了歷史

## 附件二：馬祖村大紀事對照表

馬祖村大紀事	年代（西元）	馬祖列島大紀事
	宋元時期	根據清初《使琉球記》中記載，宋朝福建湄洲的孝女林默娘（人稱媽祖），廿八歲時，因父兄駕船駛至閩江口海域，突遇巨風大浪，船毀人溺，媽祖得知，飛身入海拯救父兄，因而溺斃罹難，媽祖遺體當年隨海漂流至閩江口附近的小島（即今日馬祖的南竿），被漁民打撈上岸，並將媽祖埋葬在海岸邊。馬祖人則認為，媽祖葬於現今馬祖南竿馬港天后宮宮內的靈穴石棺中，且興廟供奉，相傳至今。這個島因而被稱為「媽祖島」，爾後又改為「馬祖」。馬祖地名因此而來，媽祖也成為馬祖居民最重要的信仰。
		清乾隆二年《福建通志》之附圖，於南竿塘上標註有「媽祖廟」與「媽祖澳」。故可知遲至清乾隆初該澳已建有媽祖廟，且媽祖澳一名亦已演繹成形。
嘉慶中期至清末，連江、長樂等縣沿海居民移入竿塘，馬祖的五個自然村逐漸形成。	1800 年	相傳清嘉慶年間海盜蔡牽，先後於東引、馬港、鐵板、津沙整建天后宮。
	1842 年	鴉片戰爭（清道光二十二年）後，開放五口通商，福州為通商口岸之一，竿塘為貿易集散地。
	1869 年	清同治八年閩浙總督於北竿塘歧、橋仔二村設置鹽碑告示，杜絕漁民配鹽紛擾。
法軍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七月率艦佔領馬祖澳，在馬祖海域澳及閩江口，當時繪製媽祖廟及常民生活。	1884 年	清光緒十年，爆發清法戰爭，因地理位置優越，七月法軍佔領馬祖澳，在馬祖海域砲擊閩江口，八月爆發馬尾海戰。

	1895 年	甲午戰爭失利，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台灣日治時期）
	1911 年	中華民國建國。
北洋政府國務總理許世英主政福建期間，完成閩海巡記，民國四年六月三日自馬祖澳下碇上岸，記載馬祖已有馬祖澳、美瑞澳、鐵板澳等十一澳，漁戶聚集。	1915 年	
	1934 年	由福建省政府首先在北竿設立「 <u>竿西聯保辦公處</u> 」，推行保甲制度，藉以聯防自衛。
翁成燦為長樂縣琅岐島人，繼承父業經營航運漁產運銷有成，斥資興建兩層樓青石大宅（於馬祖圖書館旁）。	1935 年	竿西聯保辦公處分為 <u>西洋聯保辦公處</u> （轄東湧、西洋）與 <u>竿塘聯保辦公處</u> （轄南竿、北竿）。民國二十四年，南北竿實施保甲制度，南竿隸屬竿塘聯保辦事處，翁成燦受派竿塘保長。
	1936 年	發生西安事變。迫使國民黨政府放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國共雙方建立形式上的民族統一抗日戰線。
	1937 年	日軍於福建沿海地區收羅海匪、漢奸，組成名為「福建和平救國軍」的日本偽軍。
一月 日軍劫貨船數艘，停泊馬祖澳無人看守，林義和率眾登貨船搬運一空。 九月 日軍在馬祖澳洗劫漁船十七艘，殺害漁民百餘人。	1938 年	
<u>竿塘聯保辦公處</u> 改制為鄉公所，聯保主任翁成燦為接任鄉長。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福清人余亞棹（宏清）被國軍圍剿，率千人逃竄南竿，盤據馬祖村翁成燦二層巨宅為指揮部，劫掠商旅，以應給養，委義和屬其所轄，義和不從，潛往廈門，翁、陳復奔筱埕，引國軍八十師登陸，余亞棹率部突圍，中彈斃命，部	1939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林義和率眾集合地方青年成立自衛隊自任隊長，以保境安民為任。福清人余亞棹（宏清）入侵竿塘，吸收自衛隊，後日軍興亞院委余為「福建和平救國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林義和認第二集團軍第一陸軍司令不受潛往廈門。曾經兩度派人前往南竿塘，洽談合作事宜，但都被林義和拒絕

眾傷亡慘重，國軍保留林義和白衛隊後撤離，翁成燦復主鄉事。		
林義和築馬祖澳防波堤，距離澳口百公尺左岸構築長堤，抵擋南風浪，後因林義和遇害而未竟全功。現今大退潮時，仍可見到水面下的長堤。	1942 年	日艦突至芙蓉澳，林義和登艦被扣，日軍將四人交給等候於港外的張逸舟所屬輪船「共存丸」號。當天，張逸舟率部登岸突襲，林義和部眾 <b>1800</b> 人被俘，砲隊、機槍等重武器及步槍 <b>646</b> 枝，全部遭繳械，張接收林勢力。
「福建和平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張逸舟（仙遊人），於南竿馬祖村重修天后宮，留有石碑。	1943 年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澎結束日本殖民時期。日軍敗退，國軍黨中央軍委將「福建和平救國軍」集中到南竿塘，並收編為「福建先遣軍」。
	1946 年	國共內戰。
	1949 年	共產黨取得絕對優勢，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u>中華民國國軍</u> 進駐馬祖各島。福州綏靖公署成立「福建省海上保安部隊」，又稱東海部隊，並以西莒山海一家為指揮基地。
馬祖舊街興起 馬祖國民學校成立（現馬祖圖書館位置），首任校長朱錦華	1950 年	韓戰爆發，美國政府在台成立「軍事顧問團」、「西方公司」等情報單位。美軍進駐馬祖協防，提供東海部隊軍武，使之在福建沿海進行游擊戰，並替美國情報局收集情資。 馬祖成立「 <u>馬祖行政公署</u> 」。
	1954 年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美國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美軍顧問團駐馬祖辦公廳舍設於南竿鐵板。
	1955 年	中共砲擊大陳島，大陳島撤退。 東海部隊整編為「反共救國軍」，大陳島撤退駐軍轉入馬祖，國軍成立馬祖守備區指揮部。 馬祖行政公署改為「 <u>閩東北行政公署</u> 」
	1956 年	金馬地區實施戰地政務，福建省政府奉 <u>中華民國國防部</u> 命令，撤銷「福建省第



		一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和長樂、羅源兩縣政府，馬祖地區政務交由 <b>馬祖守備區</b> （現改稱陸軍馬祖防衛指揮部） <b>戰地政務委員會</b> 接管，白肯鎮、東肯鄉改為 <u>西犬鄉</u> 、 <u>東犬鄉</u> ，東湧鄉改為 <u>東引鄉</u> ，馬祖列島進入軍事管制時期。
民國四十六年九月，馬祖日報創刊於翁成燦大宅。	1957 年	
馬祖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並投入大量駐軍，積極建設軍事設施。 縣長王緒自馬祖港搭乘銀翼水上飛機失事罹難，同機有四名西方公司的美國人。	1958 年	馬祖進入緊急戰備狀態，並投入大量駐軍，積極建設軍事設施。 7 月 蔣中正蒞臨馬祖，特書「枕戈待旦」勉勵官兵將士。 8 月 19 日 蔣中正自福澳登岸，視察炮兵政障地。 8 月 23 日中共發動八二三炮戰，砲擊金門。
民國 49 年，馬祖村南竿衛生所落成。（現翁家老宅後方、閩東之珠斜對面）	1960 年	美國總統大選，甘迺迪與尼克森競選總統，甘迺迪勝出。 美國總統選舉電視辯論會，雙方曾就是否放棄金門、馬祖的防線議題多次交鋒。
	1965 年	成立馬祖防衛司令部。 第一任司令官 雷開瑄中將。
民國 55 年，吳文獻、吳珍加、吳春富將登陸艇駛至馬祖澳，三人被中華民國政府以反共義士的身份相待。 馬祖國民學校更名為「連江縣立清疇國小」	1966 年	
	1968 年	實施北海專案，於東引、南竿、北竿開鑿進可攻、退可守的大型坑道碼頭
	1969 年	中共與美國關係改善趨於友好。失去反攻大陸的支持，軍事防禦策略轉向鞏固安全為主。
清疇國小旁闢建關建 <b>中正國中</b> 校舍。	1970年	
民國 60 年， <b>馬祖天主堂</b> 、 <b>連江縣育幼院</b> 、 <b>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b> 落成。	1971 年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中正國中與清疇國小合併為「連江縣立中正國民中小學」	1974 年	

時任行政院長 蔣經國來訪馬祖舊街	1975 年	蔣中正逝世。
來自比利時的石仁愛修女於馬祖服務，成立海星診所，為上千馬祖人接生。	1976 年	
民國 66 年，馬祖新街落成	1977 年	
光武堂落成啟用。民國 67 年 5 月 20 日啟用的光武堂是當年的軍民娛樂中心，是主要的聚集場所，裡面可以容納上千名官民，有幼稚園、電影院、集合場、演員梳妝與休息室、售票庭、穿堂等。	1978 年	
1977 年天主教「寶血幼稚園」成立於南竿馬港。當時區依孺斯修女來到馬祖，發現南竿地區未入學的幼童缺乏妥善照顧，興起了創辦一所幼稚園的心願，期使孩子們能獲得完善的學前教育。一開始，區修女先在南竿天主堂內設立「寶血幼稚園」，暫收 25 名幼童，並於 1978 年開班。區修女一面照顧幼童，一面到處籌募經費，花了十二萬元買下園址土地，再由各級教會支援建築費二百萬元，隨即動工興建。當時馬祖防衛部司令涂遂獲悉此事深受感動，特地派遣工兵協助興建，1979 年秋天，寶血幼稚園落成招生。招收 88 名學生，其中大班 40 名、小班 48 名，王玉芝、劉賽花兩位老師協助教學，除點心費外，不收任何費用，所需經費由天主教每年撥付二十餘萬元支應。	1979 年	中美斷交，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馬祖地區轉為制海、制空、反登陸作戰等守勢防禦策略。
	1980 年	福澳港興建。
元月 25 日 除夕夜馬祖舊街大火，商店街付諸一炬。重建後為現今樣貌。	1982 年	
	1987 年	台灣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黨禁、大陸探親。

	1988 年	蔣經國逝世。
清輝樓落成	1989 年	
	1992 年	金馬戰地政務結束金馬解嚴。馬祖地區解除軍事管制，地方經濟建設迅速發展。
社教館創立於民國五十五年，館址位於南竿鄉介壽村，後蒙教育部專案補助興建「連江縣社會教育館」，新館座落於南竿鄉馬祖村，於八十三年四月二十日附設圖書室對外開放。 九十年元月一日改制為連江縣立文化中心。九十二年元月一日改制為連江縣政府文化局，一〇六年元月一日改制為連江縣政府文化處，今後更應朝著培養全民讀書風氣，建立馬祖圖書館。	1994 年	
	1996 年	台灣首次總統民選，引發台海飛彈危機。 居民大量走避以及並密集舉行防空演習。
馬祖列島交通運輸中心轉移至福澳港	1997 年	11 月 26 日 福澳港經行政院核定為國內商港。國軍精實專案實施。各島兵力縮減，軍事設施大量閒置。
	1999 年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設立，部分軍事設施釋出為觀光用途。
	2001 年	1 月 2 日完成兩岸「宗教直航」首航：該日上午 7 時 30 分，五百多名馬祖進香客所乘之臺馬輪由本港出發，於 11 時 30 分平安抵達福州馬尾港，共歷經四個小時航程，為兩岸分治五十二年後首次之「宗教直航」。
后沃水庫動工，后沃自然村沒入水中	2003 年	
媽祖宗教園區開工	2009 年	

（製表資料參考南竿鄉誌、維基百科、田野調查等資料）